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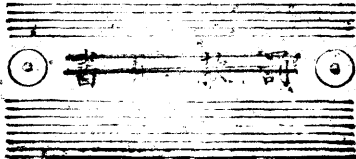
論語文選

二 郁達夫選

上海圖書館  
藏書

五  
姑  
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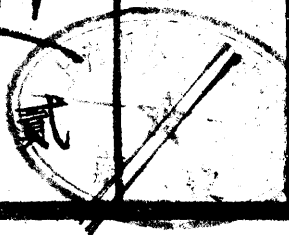
論語叢書

論語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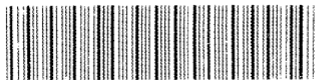
集

貳

時代圖書公司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6728

論語文選第二集目錄（先後次序）  
（全出偶然）

文壇登龍中西異術證（沈有乾）	一
賦得中西人士之吃（馬震百）	五
論文言文的好處（徐訏）	一〇
招攬生意（謝冰瑩）	二〇
縊女圖考釋（難知）	二五
半飽論（孫伏園）	三一
文章天成論（周谷城）	三四
說冒騙（郁達夫）	四三
廣告（或廣告之抵抗）術	四六
論雅與俗（周谷城）	五一
封面禍（阿器）	六二

說抽烟（劉大杰）	六六
吃瓜子（豐子愷）	七〇
牛剋鼠的資本集中說（羊先生述）	八〇
奴才文明論（一之）	八八
開房間（櫻姊）	九九
避暑（老舍）	一〇八
暑天小語（阿符）	一一二
浴室問題之解決（沈有乾）	一一四
談瀛（一之）	一二〇
人力車（平伯）	一二九
談倫敦漫步（重啞）	一三二
無題（海戈）	一三五
『洋太太的丈夫』自述（茂修）	一四二

一事無成記（沈有乾）	一五四
統計室中（乃蒙）	一六〇
奉命考察歐洲各國抽水馬桶記（溜子）	一六七
毫毛三根（郁達夫）	一七二
被捕者的自述（柏爾）	一七六
福姑奶奶談救國（依依）	一八二
論官令打井（何名）	一八九
孔子的國籍（海戈）	一九二
渴酒（劉大杰）	一九五
觀市政府主辦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記（豈凡）	一九九
讀書（一寰）	二〇六



類	編號	借期	書名
390	6735		
登記號	11124		

11124

## 文壇登龍中西異術證

沈有乾

日前購服所謂「便利物克生」虎烈拉預防劑，內有仿單一紙，一面中文，一面英文，對照而讀，頓悟文壇登龍中西異術。其英文說明譯成中文後大致如左：

### 「便利物克生」

膽汁的預防虎烈拉藥片

照培司萊格教授的研究配製

這便利物克生曾於幾次虎疫盛行時試用極有效驗。

服法

成人和七歲以上的兒童

一，空肚先服長圓膽汁丸一粒。一刻鐘後，再服扁圓防疫藥一片。一小時



後可進食物。

二，以後兩天早晨也照這辦法。

不滿七歲的兒童（特別劑）

一，空肚先服長圓膽汁丸兩粒。一刻鐘後，再服扁圓防疫藥一片。

二，次日早晨也照這辦法。

不需特別的飲食——盒中藥片可以無期貯藏

得到的免疫性至少保持一年

以上譯文對於原文意義未敢變通，不免有呆板之譏。蓋原文詳述服法，非常瑣碎，而對於虎疫之危險性及預防之重要性反置不論，殊不合中國人之脾胃。茲再錄其中文說明於下，以資比較。原文並無標點，茲特於其深得文壇登龍術處加以密圈，以引注意。

便利物克生

虎烈拉內服防疫劑

依照法國醫學博士培司萊格君所發明之祕方配製而成虎烈拉又名霍亂其傳染之速盡人咸知僅有患者在一二小時內即不能救其危險也可知矣在中國及東方諸國患是疫者較歐美爲夥故不得不以預防普通預防之術則注射防疫針然不免稍有痛苦及其他反感若偶一不慎即致危險且藥性不能持久而非由醫生不可此種手續至多不便故培司萊格君有鑒於斯悉心研究方發明得一種內服防疫劑功過於注射防疫針服法簡便無須醫生毫無危險人人可服誠是預防之聖藥也

每盒內計圓形藥丸三九  
扁形藥片三片

### 服法

成人及七歲以上之孩童每晨空肚先服圓藥丸一粒。續吞扁藥餅一片繼續三天則完全矣孩童在七歲以下者連服二天服法同前最好於服藥後一小時始進食物

按記者已是成人，所以服圓藥丸時並未發生應服一枚或二枚之問題。至於『續吞』本與『一刻鐘後再服』並無不相容處。而服藥後一小時始進食物既是

11124

「最好」辦法，當然無須再覓次好辦法。況且對於虎烈拉及防疫劑的大道理已經領教了。子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

# 賦得中西人士之吃有序

馬震百

詩已在十餘年之前得到解放；詞呢，目下正在鑿開鐐銕，還它自由；至於賦的解決，這就少不得要老馬出來提倡一番。閒居賦此，聊當冲天一砲。

如有無恥之尤，見獵心喜，東施效顰，說「你解放賦，我來解放曲吧」，那時節，我老馬定叫鄭板橋，馬如飛，林步青，邵文濱輩黑夜嚙其頭。

鮮花白布，銀色餐具，疑讀「伏維尙饗」之文，咏「魂兮歸來」之賦，洎乎羣賢畢至，高朋滿座，則所吃者不過湯一，魚一，牛肉一，蛋糕一，香蕉一支去兩頭，咖啡一盅加牛乳，此卽去年白川大將請李頓老頭一行人吃飯之 Menu 也。（註一）若夫少川氏——姓唐姓顧，均無不可——之掌折衝也，樽俎之事，必道必地，庖有專丁，肴有專味；或採諸山，或取諸海；高鼻子輩舉象牙之筷，夾海參魚唇之類，少川氏莞爾而笑曰：「先生，盍用匙？」高鼻子曰：

Oh I'm sorry!" 僕歐聞之，出而語人曰：「洋人向我道歉矣！我外交勝利矣！——」這就叫做糖黏灶君嘴，酒壺觸倒人，惟我華人優爲之。

(註一) 據說作新詩 *Inspiration* 可與「情」，「人」，「昏」，「悶」字押韻，那末 *Menu* 當然可協「乳」，「座」，「賦」，「具」，「布」。下面 *sorry* 協「匙」，「類」，做此。

馬路開行，忽逢舊雨，一把拉牢，酒樓小敘，是賓是主，是你？是我？甲曰我做東，乙曰東我做，於是彼此不免默計囊金，酌情點菜。霎時間，杯盤狼籍，鼓腹下樓，兩人不約而同，納一手於懷，探囊取物，物又重，人又急，取之不出，面紅耳赤，『我來付！』搶步上前，互相擠軋，行動『斷然』，言詞『過激』，會鈔不成，勢將廝殺，旁人倒退，惟恐波及，掌櫃老者，瞠目撟舌。這場風波，你知道是如何解決？結果：一人失敗，面現得色，其一獲勝，意有餘惜，於是口銜牙籤，鞠躬告別。——其時英人羅素，適來游歷，見狀心折，連呼好極，歸而著書，書名東方人之哲學。

我的朋友堂堂乎張好吃甚於好色，其選擇館子也，有三標準焉——必髒，

必舊，必黑。叩其故，則曰：「館子之髒而黑者，定係老牌子無疑，其菜必佳；苟潔而新而亮，則所費於裝飾者已多，勢必減其料，馬虎其菜以資彌補，我吃菜也，非吃生財傢伙也，奚病乎髒舊與黑？且也，廚師老爺穿白圍裙用蒸溜水而能燒出好菜者，我未之前聞！必也光頭袒腹，牛鼻之禪膩如油布，東揩西抹，左烹右調；四味雜投，淋漓盡致，夫然後味斯美矣。譬之油畫，幾曾見一幅五色分明，一絲不亂之名作？爛糊排翅，其味如何，君之所知也；此中有翅，有翅之皮，有蝦仁，有蟹粉，有火腿，有肉絲，有筍丁，有白菜，有豬油，有鷄湯，有光祿大夫之唾餘，有煤爐灶上之雜屑，糖與鹽不妨同流，酸與辣亦可合污，然而爛糊排翅其味若何君之所知也。足下亦嘗吃過牛排乎？牛肉一方，孤零零地白磁盆裏一塊腥，望去先不順眼，何待吃？偏有羨慕西方文化者流，嗜痴成癖，美其名曰大菜，我想他們定是問誰借到了一張外國嘴巴，像他們租來的西裝。」堂堂乎張的議論，無疑地獲得了大眾的擁護，明年而老舍君之

老張的哲學問世。

中國人的理想吃法是如此這般：——時將夜午，八圈已畢，有美一人，邀

我入其妝閣，繡簾甫啓，茉莉花粉之氣中人欲醉。『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數一數，老三：四，五，恰三箇。抬頭望，四壁是對聯，照相，帽架，畫鏡，白牆腳不見一方寸；頭上是綵紙條兒，電風扇，紅紗燈，綠紗燈；地下是

痰盂。鉛桶（小使用），拖鞋，擱腳凳。我於是慢條斯理，沿坑橫下，一美

在對面燒煙奉陪，一美傍足而坐，一美依坑欄輕輕爲我敲背，環境既十分落位（註二）矣，可以開始吃矣；先呷烏龍濃茶以引路，再抽享白雪茄以舒氣，提精

神有雅片煙，挨時光有西瓜子，二小時後，一美低聲問：『大少吃點啥物事？

』大少先不做聲，有頃，徐徐曰：『我什麼都吃膩了；你叫娘姨到寶裕里去買

兩塊甜方糕，回頭走滿庭芳，帶碗牛肉湯。』半點鐘後，糕湯來了，大少舉擦

腳趾縫之手取糕，糕盡吃湯，湯盡喝茶，以茶嗽口，嚼嚼嚼；三迴復，始嚥下

。於是又抽煙，又喝茶，大少之食事畢而鷄已鳴矣。核其時可五小時，權其量

逾卅盎斯，然而大少始終不曾離坑床半步也。

(這二) 落位二字係滬諺，望文生義，想不是上海人也可懂其意思。

西洋人的理想吃法又是如彼那般：——忙了六天，今日有閒，或往海濱，或上山巔，或到曠野，或傍林泉，男女各半，席地談天，謔浪笑傲，遊戲人間，於是取出糖菓糕餅之屬，送口細嚼，忽見麋鹿一頭，絕塵而馳，翼然齊起，鼓噪而追，伊斯脫門，一馬當先，力士夏蓋，奮臂而前，伊執其角，夏捺其肩，剎那之頃，美鹿殲焉，於是分工合作，各盡其能，或任宰割，存肥取精，或任洗剔，必干必淨，或起爐灶，或往樵薪，圍聚而觀，嘗櫛於鼎，男吻女頰，女吻男脛，問大耳令：『你可開心？』於是浴乎沂，食乎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我與點也。』



## 論文言文的好處（附官例二則）

徐 訥

中國文體革命，到現在已經有好些年；但是白話文的應用，範圍只在少數人們的寫作譯著，以及青年男女的書信。所有佈告，報章，公文等等，仍是音韶鏗鏘，四六駢儷的在幹。這種現象，不滿意的人想都不滿意的了，但對於這個根本原因，似乎都沒有想到他的根本。

中國學校與社會的間隔，是比任何國家都離開得遠；文體的對壘也是牠的一個重大原因。我曾經下過一個統計。一個大學裏面，文科學生是大部分主張語體的，法科學生主張語體的只有二分之一，理科學生則多數反對語體，主張文言。所以畢業的大學生們，理科學生是容易尋到職業，這並不是說中國現在需要理科人才，而是說中國的公私機關，需要理科學生們的國文。

上面所說的公私機關，有一個一半例外就是學校；學校的教員，關於理科

的當然是屬於理科人材；但國語一科，有時候也要借重理科人材的，因為有校長與環境及當地鄉紳意見，對於想以白話文來搬弄是非與宣傳赤化的人是將拒之于千里之外的。

白話文與赤化相連，這是毫不希罕的事，原因是因為凡赤化之文件與宣傳品都是白話，而文言之印刷郵件決無赤化之色彩之故。但這個理由，在學校運用時候，就連帶有實際問題的。

譬如說，一個教員極力提倡白話，而對於文言自然說是背時代的東西，於是學生對於學校所出的『四六』『八股』的佈告，自然有些輕視，這些輕視就是反叛色彩，在校長看來就是赤化了。

講到文言白話之爭，勝敗的情形，我們看起來是很有趣的。開端當然是五四運動，以後是語體文一天天擴張勢力，等到報上有一版可用白話文買錢的，用白話文發表意見的地位後，教授先生，所謂領導白話文運動的許多先進的人們的作品與刊物就有許許多多青年來買的時候，他們也就樂于偏安了。這一偏

安不要緊，天下就分爲二半：與社會直接發生關係的是文言，而間接發生關係的是語體。於是語體文是讀書時代的工具，而文言文是任事時候的工具，這一來，凡是讀書的人們到社會還要從新準備一種工具，直到現在，報紙上專修國文教師招生的廣告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分治情形能維持，還在當時軍閥官僚，作孽太多，青年學生，對他們是抱輕視的態度的；所以雖然是幾次提倡文言，摧殘語體，事實上是毫不見効。而見効的是在學生從學校到社會去的時候，感到了白話文之無用，不得不到國文專修地方，由許多名人教育界人仕介紹的老先生處專修一年兩年。

這個情形，直到北伐軍起來有些動搖了。那時候我在北平，親眼看見或聽見許多青年對於報上『一切皆用白話』的消息是當爲革命澈底處之一個特徵的。但是這個特徵一直沒有傳到北平，只到武漢。當我們的×××（恕我犯規）駐節南京，與×××小姐訂百年好合之秋，一篇祝文是洋洋四六駢體，而讀祝文者又是我們五四運動領袖的先生（再恕我犯規）。這個消息是給語體文一個

很大的打擊，在文言與語體天平之中，文言是升到了試驗者的鼻子，接着是東南大學改名曰中央，凡投考國文者必需文言，於是，據我所知道（並且調查來的）有三個中學都要求校長聘請一個精通古文的國文先生，來代替主張語體的教員。于是有一位我們老師胡適之先生（三恕我犯規）的高足也遭了失業的慘遇。

這個語體文天平再平下來，是直到我們的××××失去了初到南京時光榮，中央大學並不能集中全國中學的信仰，左翼文壇的進展的當兒。但無論如何，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分治天下的局面。

但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特徵；無論個人或是團體，在他違反大眾時候就去遷就或提倡文言，反之則就主張白語了。在這上面，關於文言勢力爲什麼長存在着的緣故，我發現一個簡直的原委，這就是『文言文可以要弄糊塗』。

離開了大眾，與大眾相對待的時候，遇什麼事件與問題要答覆或宣佈給大

衆聽的時候，文言文的用處就來了。誰有細心與工夫可以收集每個政治會議的開幕閉會的宣言，以及許多愛國愛民的通電，或者是對於外交上的報告，民衆方面的答覆，立刻可以看出是怎麼樣避免逐條逐題來講，來就『之乎也哉』的『轉文』！而且更進一步，有些佈告一類東西，叫第三者看來糊塗地同情牠，這也是文言一種長處。如果不信，有『偽』爲證。

追繳紹興縣民欠舊賦委員  
紹興縣政 府 佈告

歷年舊賦	積欠愈多	奉冷續追	嚴不容拖
遵照頒法	按戶催科	倘敢玩抗	執法不阿
告爾人民	毋再蹉跎	趕速清完	樂如之何

委員朱穌君縣長湯日新財政局長張鍾湘

在上引佈告中，我只在末二句上各加一字。成爲『你趕速清完我樂如之何』則不是更明白了當了麼？然而我們佈告者不需這樣清楚！而在那班讀過論語的第三者看起來，一切莊嚴的同情，將換爲幽默的淺笑了。

此外，有些愚蠢的頭腦，滑稽的行態，不學無術的見解，可以用文言變成學究的莊嚴的；請讀二十二年九月四日的杭州民國日報，內有：

甯波公安局嚴禁

## 女子奇裝異服

爲維風化實有厲禁必要

倘敢公然過市立加逮捕

（甯波快信）甯波公安局昨出示嚴禁女子奇裝異服。特爲抄錄於下。爲嚴禁事。查得年來女子服裝。每多競尙新奇。風氣已爲之一變。近更變本加厲。裙則長不過膝。足則赤然無襪。是種裸脛露趾之怪象。一經躑躅通衢。萬人注目。莫不引爲奇觀。乃竟恬不爲怪。尤復欣然自得。寡廉鮮恥。道德淪亡。考其作俑之始。又皆出於一般習識女子。興念及此。殊堪痛恨。似此提倡乖謬。有傷風化。一旦相互倣尤。蔓延全境。行見文物之邦。將爲野蠻異族所同化。不獨貽笑大雅。抑且騰笑友邦。輕侮賤視。豈非自召。其謂區區小節。實屬國體有關。本局長負維持風化之責。斷難默爾姑容。合亟布告。從嚴禁止。以維廉恥而敦風俗。嗣後務各自愛。慎勿再蹈前項惡習。藉重人格。以全聲譽。倘仍不知悔改。公然過市。惟有立加逮捕。按照奇裝異服。依法從重拘罰。不稍寬貸。除飭屬遵照。認真辦理外。仰各凜遵毋違。是爲至要。切切此布。

這個布告，初讀之下，頗有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之勢，而且莊嚴拘謹之氣，使人疑心公安局長乃羅漢投胎之『得道和尚』矣。即使這佈告引不起『心裏善導』，亦將有森然之氣凜凜乎來了。但一經翻譯爲白語，且看我們對此感想如何？忽忽意譯如下，括弧內，乃鄙人讀時區區之聯想也。

『爲嚴厲禁止事情，查到（原來是查到的！）年來女子的服裝，每每在競爭推尙新奇的樣子，爲牠，風氣是已經變掉了！（風氣？）而現在竟更加不像話起來，裙呢，短到膝蓋上面，脚呢，光得襪都沒有，這種脚跟也露，脚趾也露的現象，一在大街上走過，引起一萬個人來注目，無有不當爲『奇觀』的；而你們居然很快活地得意着，毫不覺得奇怪！不要臉呀！道德淪亡了！（于是乎）考察到那開頭的人，又都是出于那一般有智識的女子，一想到這裏，我真要痛恨煞哉！（大概他太太不是智識女子吧？）像這樣在提倡『亂七八糟』，是有傷風化的哩！有一天，大家看樣模仿起來，傳染到全地方，那這個『文物之邦』，將爲『野蠻異族』（大概指歐美來的紅毛人吧？）所同化，非但要給『

大雅』（誰是「大雅」呢？）貽譏，而且「友邦」（這也是指紅毛人麼？）還要騰笑我們哩！這種被別人看輕笑賤，豈不是自己惹來的麼？這雖說是區區小節目，但實實在在是關國家體面（國家體面在此，則早就「百無禁忌」了！）本局長爲担负維持風化的責任，是斷于不能不響而讓你們去亂來的，所以布告出來，要厲害地禁止了；這是維持你們廉恥，來敦厚我們風俗呀！以後一定要自己愛惜自己。（不要被局長看中。）勿要再做出上述的壞習慣，藉重你們人格，保全我們名譽，（此二句要細心讀之，一遍二遍，免個人災難；十遍百遍，免全家災難；千遍萬遍，免全國災難！再讀下去，軍縮會議成功，經濟會議完成，日本退出東三省，世界經濟復興！）如果再不懊悔而改掉，而還敢公開地在市街上走過，那只有立刻捉來，按照「奇裝異服」，依着法律，從重的捉來罰你，一點也不寬饒你們呢！除了叫所屬都遵照認真辦理以外，叫你們都「凜遵」着不要違背，要緊要緊，「切切此布。」

這樣一譯，公安局長是變成了一位該讓佛洛德去醫一下的病人了。而且讀



下去，意義之可笑與不通，就赤裸裸比『裾不過膝亦然無襪』的女子，更加令人引爲奇觀了。

所以文言的好處就在糊塗。因有這個好處，是牠永存之道。

從前有個笑話：『有人見禁止便溺的佈告：「凡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故意讀爲「凡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了。以抵制禁止他的公安局長。』現在公安局長們似乎反轉來用此法來抵制我們小百姓了。

最近中央有一切公文佈告加標點符號的命令，這當然是好現象；但我們還希望能用語體文；免得後起的學生們再像最近的一位朋友，不遵上司的命令，將一篇英文的經濟學文章，不譯成文言而譯成白話因而退職才好。

此外，這篇文章要寄論語的緣故，是希望使論語同人，尤其是編者特別注意，來享受這個『文言文』的好處，非文言稿子不收才好；因爲用文言文說話是比較方便些的；赤化之獄，無論屬於投稿者或是『論語』的，也都可少些了。

。

語堂按：事亦湊巧，上午寫完兩篇關於『語錄體』及『白話四六』的文章（見本期論語）下午接到這樣的稿件，上海靈學會要振振有詞了。讀了靜默三分，哭笑不得，對於『白話四六』（鬼話）的攻擊，有點悔意了。溯自革命以來，吾國思想上是儒道釋三姑六婆的復辟，文學上是三家村駢四儷六的復辟。然而在位者愈復辟，愈抓不住青年，天下分而爲二，誠如徐君所云。並且反對白話的聲浪，南北一致。甯波有公安局佈告，廣州有招攷記室的四六文（見本刊第二十四期古香齋），所以年來古香齋的材料，多至無從容納。在這個時候，我乃出而打白話鬼，未免使在位者太得意，於心委實不甘。而且我兩篇論語，給不糊塗的青年讀來，自然會明我的意思，萬一給僮夫俗子衛道先生看到，必定歡欣鼓舞，認爲我是他們的同志。此種况味，如何形容。然而世事可笑，每每如此，管不了許多了。橫豎有因爲愛讀古香齋文字而買論語的讀者，我能禁止此輩逐期購閱論語嗎？

# 招攬生意

謝冰瑩

一個胖得像羅漢一般身穿短衣褲的男人坐在「校長辦公室」裏足足坐了半個多鐘頭。

「他找誰呢？」

兩次從門口經過我都想問一聲：「你要會誰？」因為我知道除了萍先生和猷先生在校外，其餘的似乎都因事外去了，如果他要找的正是出去了的人未免等得太苦，因為今天的氣候實在熱得使人發昏。

終於因了那位陌生的客人底樣子有點可怕，我沒有問他，仍舊低着頭走過校長辦公室的門而來到教導課看論語了。

「萍先生，×××書局有位先生找你。」

猷帶了那位我看見坐在校長辦公室裏的客人來。

「呵，呵。」

萍出去了。

「這是這邊的教導主任萍先生，」猷首先介紹萍給那位來賓：「先生（這是對來賓說的）如有甚麼事可和他商量。」

「好，好。」

猷退，他們的談話開始了：

「貴姓？」萍問。

客人從皮夾裏取出名片來，萍看了客氣地說着：

「L先生，請坐請坐。」

主賓就位。

「先生過去在那裏——」

萍不等他說完，便接着答覆：

「在××大學。」

大約靜默了一秒又四分之一的時間。

「敝局要請先生幫忙一下。」

客人說話時的態度是謙恭的，聲音是和悅的，我想在他胖胖的臉兒上一定還有一陣羞答答的笑容。

「不要客氣，敝校用貴局的教科書很多，因為貴局出版的書比較其他的要『詳』。」

萍先生自然也是陪着滿臉笑容地說。

「淺到不淺。」

糟糕！原來那位來賓先生他將「詳」字誤聽成「淺」字了，萍連忙很着急地更正：

「不是「淺」，是編得很好。」

萍也就將錯就錯，並不解釋剛才說的是「詳」而並非「淺」，只是再以「編得很好」四字答之。

「貴校各科教本都已定妥了吧？」來賓又問。

「是的，都定妥了，教育廳也曾發下了一個教科書目錄，裏面規定的書有很多是貴局出版的。」

「喝，教育廳也有規定嗎？可不可將那表給我看一下？」

「對不起，請你進裏面來看吧。」

原來表只有一張，而且已經貼在教導課的壁上了。

「可以，可以。」

看了約一分鐘又四分之一秒，主賓又退至教員預備室——此刻的臨時會客室。

「貴校共有學生幾班？」

「五班。」

「貴校還有幾班的國文教材可否全用……」

究竟這位先生很懂得「幽默」，底下的句子沒有直說出來。

『那不可能，因為既經教育廳選定了的課本是不能隨意更動的，下次有機會時一定介紹到貴局來……』萍，不但懂得幽默，而且也知道用幽默回答他。

『謝謝，謝謝。』

客人持帽起立，做要走的姿勢。

『有暇請屈駕來敝局指教，指教。』

客人一面鞠躬，一面誠懇地說。

『好的，改日定來奉看。』

『再見。』

『再見。』

## 縊女圖考釋

難知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九日有女子李靜淑自縊於北京大學之西齋，越五日世界畫報上登出一張照片來，表示『尙懸窗上時之情景』。我們愚笨的想像，以爲案情發覺之後學校當局以及警察必定先行解救，到了實在沒有希望，這纔辦理檢驗手續，一方面報館報告事實，或者去找到一張相片登入，使我們知道死者在世時是這樣一個人。然而不然。當局讓她直挂在原處一日一夜，而報上來一張圖畫使大家看看當時情景。愚笨的頭腦於是完全失敗，預料固然不對，即想了解此中意義亦復不可得。第一件的理由據說是爲的避免『法律糾紛』。我想既然呈報弔死，那麼豈可不弔在那裏，還有一層，假如放了下來居然救活，雖然添一活人，豈不也就少一死人，正如笑話裏的『和尚有了，我却何在』，如何交代得出去，於是糾紛就起來了。這個解釋勉強敷衍過去，關於第二件却



似乎沒有這樣容易解答，須得多費點心去想纔好。

有人說這是尸體賞鑑的一種嗜好。日本人類學民俗學雜誌 *Dolmen* 上邊有加賀友子講中國的死刑的一篇文章，說及張大元帥時代到梅蘭芳家裏去敲竹杠而被梟首的某少年，許多人都去看挂在電杆上的頭，末了說這是中國民族的特質，沒有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不過這未必可靠，日本女流的話固然難免有心毀謗，再說這些示衆的事在外國也是普通，在法國戴恩所著英國文學史第三卷第一章講王政復古的地方便會說起，雖然後邊很加上不敬的批評，難怪人家很多說他是落了伍。他說英王復辟之後舊官僚又得勢，種種的殘殺異己，又將叛黨割棺戮尸：

「克林威耳，愛耳敦，勃拉特蕭的腐爛的尸體在夜裏掘了起來，他們的頭掣來插竹竿上豎在議會堂上。貴婦人們都去看這可怕的景象，那良善的伊佛林拍手喝采，廷臣們作歌詠歎。這些人們墮落到如此，見這景象也並不覺得不舒服。視覺與嗅覺不復能幫助人類，使他發生嫌惡，他們的感官與他們的心一樣

的死了。」

但是這種景象也有人並不以為可嫌惡，因為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紀時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兒童文學的作者如謝五德太太便很利用絞架為教材。哲木斯在『昨日之兒童的書』引論中說，他們誠實的相信，惡人的公平而可怕的果報的恐嚇應該與棍子和藥碗天天給孩子們服用，這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泰斗聽了很會感到不安。這恐怕是實在的，但在那時却都深信絞架的價值，所以也不見得一定會錯。現在且舉謝五德太太的大著『費厄却耳特家』為例，兩個小兒打架，費厄却耳特先生想起氣是殺人媒的話，便帶領他們往一個地方去，到來看時原來是一座絞架。『架上用了鎖索挂着一個男子的身體，這還沒有落成碎片，雖然已經挂在那裏有好幾年了。那身體穿了一件藍衫，一塊絲巾圍着襪子，穿鞋著襪，衣服一切都還完全無缺，但是那尸體的臉是那麼駭人，孩子們一看都不敢看。』這是一個殺人的凶手，絞死了示衆，直到跌落成為碎片而止。費厄却耳特先生講述他的故事，一陣風吹來搖動絞架上的死人，鐵索悉率作

響，孩子們該得要死，費厄却耳特先生還要繼續講這故事，於是結果圓滿，兩個小孩跪下禱告，請求改心。

這真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話，在中國此刻現在抄來講講，總是有利無損的。不過上面所說的都是罪人示衆，與平常自盡的不同，所以無論怎樣地講得頭頭是道，也總有點兒文不對題。那麼，這還得回過頭來另找例子。弔死的人大約古已有之，而且也一定不少，可是後來膾炙人口，一直欣賞不厭者似乎又不多，——多謝讀過唐詩三百首的好處，不久就想出了楊貴妃太真玉環，「宛轉蛾眉馬前死」，正是最好的例了。某文人曾經說過，中國古今文人喜歡弔死人的膀子，這確是實情，冥通幽媾的故事固已汗牛而充棟，即不然也至少要寫些豔詞以表示其『頗涉遐想』之至意。聽說玉環有羅襪流落人間。一千年來直使得老少文人都瞪青了眼睛。哼了多少有趣的詩文，歷代相傳幾乎成爲一種瘡疾。閑言少說，且找證據，一把抓住了疑雨集的著者王次回。他有一篇鄰女哀詞，可以算是承先啓後的大作。序云，「鄰女有自經者，不曉何因，而里媪述

其光豔皎潔，閱日不變，且以中夜起自結束，選綵而衣，配花而戴，於綰髻塗妝，膏唇耀首，以至約縑迫襪，皆著意精好，盡態極研，而始畢命焉。』這與十一日報上所載死者『係一時髦女生，貌頗韶秀，衣灰色線呢短袖長旗袍，外罩淡黃色絨線馬褂，形狀並不可怕，舌頭亦未露出，』差不多是同一情調。至於詩句尤多妙語，如起四語云，『明姿靚服嚴妝乍，垂手亭亭儼圖畫，女伴當窗喚不應，還疑背面鞦韆下，』就是很好的縊女圖題辭。再云，『素頸何曾著齒痕，卻教反縛同心結，』又云，『千春不改凝酥面，媚眼微媚若流盼，』則大弔其膀子。復云，『當時犀麝定沈埋，繡機何人拾馬嵬，乞取卿家通替樣，許盛銀液看千回』，既顯然表出楊太真的聯想，又想學寄奴後人的樣，主意十分鮮明了。據南史，殷淑儀死後，宋孝武時常想念，遂爲通替棺，欲見則引替睹尸，如此積日，形色不異。王次回以爲棺中該加水銀，史上雖無明文，亦屬自有見地。其實可惜的還是當時沒有泰西照相法，不然只須一張乾片了事，不用着這些麻煩了。

我們靠了徐電發本事詩的幫助，得讀王次回的詩，得知尸體賞鑑的意義，這是很可感謝的。但是我們畢竟是凡人，受教之後再去想想看看，也總不感到什麼興趣。再想那李姓女子，生前認識了一個男人，旋被遺棄，家裏又很頑固，迫得上吊畢命，遺言只願穿上紅袍，死後挂上一天一夜，殮時據報載家裏也沒有人到，只派兩個聽差來，這也就夠淒慘了，不幸的人，我們對於她不能有什麼一點供養，只希望她的苦辛屈辱就此完畢，早早入土爲安，身滅名沒，歸於空虛，不要再被人說及以至想起。何苦來再留下一張懸於窗上的照片供千百人的隨喜賞玩，此雖或有愜於文人畫家之雅鑒，吾們凡人乃終不能解也。審如是也，吾之考釋又豈靠得住乎。

(廿二年十月二十日)

## 半飽論

孫伏園

昨天和一位老於吏治的縣令談天，聽他發表多年從政的經驗。我把他的席話總結起來，題上三字，曰「半飽論」。

如果嫌三字太簡，也可以把它鋪排成三句話，但是不能更多。因為照這位縣令的看法，中國的問題實在非常簡單，無論今天這個主義明天那個主義，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治理中國的領袖們承認下列的三句話，中國便有辦法：

- 一，現在的中國人只能喫到半飽，
- 二，我能夠而且只要喫到半飽；
- 三，誰要喫到全飽，我就打誰的屁股。

不要說這三句話粗淺，如果用文雅時髦的話翻譯出來，第一句是說中國經濟現况普遍貧窮，第二句話是說未來中國領袖要能刻苦自勵，第三句是說中國經濟

必需國家統制，貪官污吏必須嚴辦。

如果不承認第一條當然不必說了。承認了第一條而要再能承認並實行第二條第三條，那是極難極難的事。第三條比第二條更難。

我們用這三樣標準來衡量今日中國的領袖，便知道中國的問題一時是不是有解決的辦法。

對於第一條，領袖們承認的很多，但都覺得那是中國人活該！

對於第二條，承認的且實行的也有，但大多數都做不到。

對於第三條，領袖們的看法，和這位縣令的看法完全兩樣。他們既沒有勇氣打全飽人們的屁股，他們自然就有縱容半飽和不飽人們犯上作亂的嫌疑。他們以為對於半飽和不飽的人們，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刮』。他們以為對於全飽的人們，也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殺』。他們由全飽的人們那裏刮得錢來，買了飛機，炸彈，坦克車，驅使一羣半飽和不飽的人們，向另一羣半飽和不飽的人們去轟炸。半飽和不飽的人們，固然因而炸死許多；全飽和半飽的人們，

却因而漸漸成爲半飽和不飽。領袖們的原意是以保護全飽人們勦滅不飽人們爲口實的，結果是除了自己得到全飽以外，兩面都不討好。

中國的問題雖如這位縣令所說那樣簡單，但是中國的領袖們，沒有一人敢承認這簡單的問題。未來中國領袖的陶鑄，走的一定是這個方向；已有中國領袖地位的保持，走的也不外是這個方向。

不當領袖的時候捱餓是常事，爲什麼一當領袖就餓不起了？不當領袖的時候抑富憐貧是素志，爲什麼一當領袖就軟化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受苦的日子還長着哩。



# 文章天成論

周谷城

## 一、什麼叫天成

天，就是天然；成，就是現成；天成，就是天然現成。再換句話說，天然現成，就是不得不然的事情或道理。例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是不得不然的；飢則思食，渴則思飲。是不得不然的；甚至自己的愛人被朋友搶了去，忿不可當，順手拿着手鎗，要結果朋友的性命，雖明知犯法，却毅然爲之，也祇是不得不然。更推廣說，凡笑之出於不得不然，哭之出於不得不然，憤恨怒罵等之出於不得不然，都可以說是天然現成的事情或道理。

## 二、文章與天成

真正好文章，所描寫的東西，應當是天然現成的，或不得不然的東西。反過來說，凡天然現成的東西，倘誠實無妄的寫在紙上，縱令不一定成好文章，

但也決不至壞到不像樣。例如大衆上火車，老太婆看有聲電影，都是天然現成之事，且尋常到不能再尋常了，經老舍老實寫出，也便有味。本來文章與天然，是一件事：出自宇宙，曰天然現成的事情或道理；寫在紙上便叫文章。這可以說是「二而一」。但寫在紙上的，畢竟是寫成的，讀者一定要經過紙上的寫成，才能悟到天然的現成。因此之故，一件事情，畢竟成了兩樣。正因這一轉折，乃有所謂性靈與天然等等可言。天然無限，文人不怕沒有文章；性靈不昧，好文章一定可以寫出。

### 三、自作聰明，與天然遠隔

既有天然現成的東西可作材料，又有性靈作技術，應該個個可寫好文章，何以世間也有文章不好的呢？這其中最大原因之一，我認爲是過於自作聰明。自作聰明，等於作假；作假一定亂真。天然現成的東西，常因自作聰明而打得粉碎。例如有媳婦於此，因死了阿姑，放聲大哭。右手拿着手帕往兩眼上一蒙，左手捻着鼻子，使勁將鼻涕捻出，一聲聲大嚷。這時鄰家小孩，有來看哭的

，但看見哭得有勁，却看不出傷心之處。親戚朋友也在聽哭，却祇聽到哭得有理，并聽不出傷心之處。本來媳婦死了阿姑，於心不痛，何必大哭？然社會習慣，禮教勢力，定要她哭，於是她自作聰明，以手蒙眼，而放大聲。其結果有遠離天然的好演說詞一篇。若認為是痛心之哭，而寫在紙上以當文章，定是下作。

#### 四、弄假成真，積非勝是

難之者曰：媳婦之哭阿姑，既是由於習慣之壓迫，禮教之驅使，便是出於不得不然，便是天然現成，何得說是自作聰明，與天然遠隔呢？準是而談，凡有文章，無論好壞，都是出於不得不然。這一非難，不獨可以解答，且可以幫助我說明一個另外的道理。道理唯何？辨證唯物論所謂『社會存在決定個人意識；個人意識不能決定社會存在』是也。若要存真，則心不痛時不應哭；但以孝治天下的時候，禮教勢力大於個人，可以強迫不願哭者假裝痛心。久而又久，積非可以勝是，弄假畢竟成真。於是社會上許多行爲，不獨是『假的』真，就

是文人的文章，也多是真的『假貨』。真的假貨，在不平等的社會裏，任何時代都有。往日歌功頌德的歌與頌，今日的通電與宣言都是這等。一時代以爲真的，另一時代，社會情形變了，才發見其假；一部份人以爲真的，另一部份人因地位不同，才發見其假。

### 五、所謂天才

我的文章寫到此處，又逼着我要講天才。所謂天才，究竟是什麼呢？如果請心理學者來解答，那就著一本厚書，也不能中我之用。我所謂天才，即『最不肯把假當作真』的人，即『最不肯把非常作是』的人。總括的說，祇有這句；分開來說，却有許多講法。（1）不肯把假的當真的，首先要慧而愚而硬，故天才不是聰明人。（2）得勢者要以假當真；不肯以假當真的，必須離開得勢者，故貴族天才，背叛自己的階級。（3）時代以假當真，不肯以假當真的，便成超時代的人物，故天才超時代。（4）超時代的被時代奚落壓迫，故天才生活定清苦。（5）被時代奚落壓迫的，定是少數傻瓜，故古今天才都不多。

(6) 天才爲數既不多，因不多之故，愈被人叫作天才。我的天才論如此。但沒有檢查過天才的履歷，不知與此相符否。如果大體相符，那真會要逼得我自己稱自己的論斷爲天才的天才論。

### 六、三種性靈不昧的人

祇要不肯以假當真，便可以成天才；那末世之天才，將會多如過江之鱗，世界也會成爲一個天才世界，那不很稀奇麼？其實并不稀奇。世人本來個個是天才；祇因社會次序逼人作假，大家才拋却天才資格。剩下來的，有三種人，在我的眼中，尚可稱之爲天才：一曰愚民，二曰少女，三曰小孩。天才與文章連在一起，當是文學之家。果然不錯，愚民可作文學家。據研究文學史的朋友說，民間歌謠，出自此輩，都能動人，都親切有味。少女可作文學家，十餘年前，梁任公曾說過，女子最長於文藝美術，是一明證。小孩可作文學家，我自己可以製造一個證據。我有許多女朋友，多是小學教師。我常見他們書桌上所堆小學生課文中有天真得可笑的妙文。不過這三種人，雖有不昧的性靈，可將

天然現成，誠實無妄的表出，但因文字不夠用，所接觸的天然又不多，終於不能個個成文學家。

### 七、性靈汎論

祇要性靈不昧，能將天然現成如量反映出來的，雖文字不夠用，或接觸天然現成之物不多，亦大可以說已具備了文學家的資格的二分之一。反之，文學雖夠用，天然現成之物雖接觸得多，但性靈昧了，也祇能算具備了文學家的資格的二分之一。若昧了的性靈，硬要把天然現成之物搗碎，再反映出來，將全真翻作全假，那會并二分一的資格都不夠。性靈如此重要，究竟是什麼東西？簡括的說，就是『不把真當假』，『不把假當真』的反映作用。能將天然現成的事情或道理，結結實實，圓圓滿滿，反映出來的便是性靈。取譬喻來說，有如沒有生鏽的銅鑼，重打則大響，輕打則小響，全不作假，將輕重之打，如量翻成大小之響。又如新從石上磨過的菜刀，鋒芒極銳，切小菜如蘿蔔之類，便利爽手，切成的東西，亦光滑平整。又如沒有磨壞的留聲片，一觸即響，其聲清粹

可聽。換句話說，人類反映作用之未受損害者，便是性靈。祇借社會次序幾乎把一切所謂文明人類之反映作用都磨光了。

## 八 天然爲我選材

一任性靈將天然現成之物如量反映出來，那如照像器之攝取物像何異？文學家而果機械至於如此，還成什麼文學家？但這不是機械，祇是存真。性靈之可貴，在其能存真。照像器之攝取物像，雖不像性靈之反映天然；但性靈之反映天然現成事情或道理，一定要如照像器攝取物像那樣誠實無妄。物像之被照像器攝出者，有中心，有邊際，有正面，有反面，絲毫不顛倒錯亂，可稱好像。天然現成事情或道理，自有其緩急輕重大小之分；祇要性靈不失真，反映出來，當能恰如其量，毫不呆板。如親愛的女友被人搶去，定要拿手鎗以見高低；若家有一黃臉婆，被人捉了去，則祇須稍稍出言不遜，臭罵幾句，定可了事。所以任性靈反映天然，祇見真實，決不呆板。唯有憑聰明解篡天然，則祇見呆板，決不真實。

## 九、含蓄沒有道理

議論到此，又逼着我要解答另一問題。照上面所述看來，性靈之反映天然現成，祇恐不完備，不真切，斷沒有將不得不然之事，留下一部分不反映之理。果爾，則通常所謂含蓄又作何解呢？通常所謂含蓄，不是說作文章時，須把某些意思藏起一點，莫說得太露麼？不是說得太露，便索然無味，或韻味不長麼？我如要堅持以性靈如量反映天然，我祇好說含蓄沒有道理。我以爲含蓄云云，定是讀者對於作者所生的誤解，決不是作者自己用過含蓄工夫。然則讀者爲何有此等誤解呢？答曰：一因文字本身有缺陷，二因作者的確有性靈。兩兩相合，遂使人妄生含蓄一解。文字本祇有暗示作用，不能像照相機那樣聽指揮。但真有性靈的作家，能用缺而不全的文字將天然現成誠實無妄的暗示出來。文字與意思紐成一起，讀者但看見意思完全，文字有缺，遂謂作者用了含蓄之功。此一誤解，恰足以證明作者絕對不想含蓄。難者或曰，有些文章，除幾個緊要意思之外，讀之令人生厭，不是由於沒有含蓄麼？答曰，不是由於沒有含



蓄，乃是由於性靈味了，反映不真。性靈味了，反映不真，即含蓄到剩一個字，亦嫌太多。性而有靈，反映逼真，即盡量描寫，亦嫌太少。

## 說冒騙

郁達夫

翻閱五月四日的申報，看見廣告欄裏，有周佛海先生啓事一則，說：『佛海長男，年甫十齡，乃竟有不肖之徒，假借本人爲長男結婚名義，印發喜柬。并於柬上註明「倘荷隆儀請投送鎮江招商東巷九號」等語，顯係假託名義，冀圖斂財』云云。看了這一則啓事，使我發生了兩種感想，第一，是中國讀書人的沒有出路，而又不肯去走正當的革命途徑；第二，是官場的婚喪慶弔的送厚禮的陋習。

這假託名義者，曉得去印喜柬，分發給相當與署名者有關的人，顯然是讀書人無疑。而被假冒者，又係是身膺黨國重寄的現任官吏，則獨在官場中，能以這些婚喪之事斂一筆財的事情，也很明白。

說到中國的冒騙，花樣實在真多不過。賣醬鴨的店名，有陸稿薦、真陸稿

薦、老陸稿薦、真老陸稿薦等，還有印成『如再假冒，男盜女娼』的商標印紙來表白心跡的店家。浙江紹興鄉下脚夫之狡滑者，聞每有代一健旺活着的富翁，向各親友去假報死信，以期騙一頓飯，和二百錢的謝禮的人。中國在冒騙上的發明的天才，實在是無奇不有，有時候每使人感到以這一種智慧，而只應用到冒騙上去，真是大才小用，可惜得很。

但中國的冒騙假造，目的也有不專在斂錢上面的。記得當安福系專政的時候，某總長爲安插私人之故而大裁了一批部員。事情過後，某總長適逢着整十的生辰，正在華堂開筵，接受賀客的當中，棺材店裏，忽而送來了一具白木的棺材，說這是今天府上差人來定做的，當然是被裁屬吏們的把戲。還有某甲因恨某乙之故，居然去替他登了一箇報，說某乙欲聘幾位五十元一月的書記，應徵者須於每日早晨五點鐘來某乙家面談云云，結果弄得某乙寢食不安，無暇分辨。這些當然又是假冒的花樣新翻，以期搗亂的惡作劇。

然而不管怎樣，照中國近來的假作薦函以干事者之衆多，和冒騙者的花樣

的新奇等事實看來，則目下一般讀書人的絕無出路的一點，却是千真萬確的鐵案。

# 廣告（或廣告之抵抗）術

沈有乾

## 序

孫子不云乎，『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 知彼（或知己）篇

某公司製造電筒用乾電，同一品質，用兩種牌子，定兩種價格，雇客亦分兩種，各購一種，各得其所。

某公司將工料相等之皮鞋兩雙，其一標價六元，其一標價十二元，陳列於櫥窗中，見者爭購標價十二元者云。

某種香水，其初定價低廉，銷路甚小，經理者知彼知己，決計增價幾倍，至與最昂貴之貨相等，生意果大增云。

某銀行前嘗置下列廣告：

## 致富捷徑

### 嘉利福義亞養貓公司招股

本公司擬養貓十萬隻。每隻每年平均可生小貓十二隻。貓皮每隻可售三角。工人一百。每日可剝貓皮五千隻。預算每日可獲淨利一萬元以上。

本公司擬同時養鼠一百萬隻。鼠之生育十二倍於貓，故每日貓必有鼠可食。至於鼠之食品，可用剝去其皮之死貓。

總之，本公司以貓飼鼠，以鼠飼貓，費用無幾，貓皮之利可得。每股現售五分。不久增價。幸毋失此良機！

嘉利福義亞養貓公司

謹啓

右列廣告原是提倡節儉儲蓄之意，旁有大字警告，謂此種計劃一望而知其爲騙局，投資務必調查，幸毋受欺云云。

不料該銀行自陳列此廣告後，來函及親臨詢問是項股票者過多，不得不將廣告移去云。

以上諸例，一言以蔽之：曰，人者，非理性之動物也。

（按此結論並不與拙著中國人者理性之動物也論互相抵觸。現在最入時的不是邏輯，而是辯證法——不論其爲唯心或唯物。照辯證法，一切的一切，都有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大約是亞里士多德的時代——邏輯者邏輯也。在第二個時期——大約是黑狗兒，馬尅死，與恩兀兒屎的時代——辯證者非辯證也。在第三個時期大約就是廣告時代了——人者，理性而非理性之動物也。）

### 知己（或知彼）篇

美國著名藥理學家某君對於其貴國出品李士得林（Listerine）嘗發表以下談話：

撒莫耳（thymol）加以少量之硼酸與安息香酸，稱爲李士得林，每瓶售金一元。但細菌不能辨認超等防腐劑如鼻官然，未免可惜。蓋照吳德所引細菌試

驗，價值四百九十五元之李士得林，其防腐作用等於價值一分之昇汞，或價值十五元之李士得林等於價值一分之石炭酸。

一九一五年，衛拉氏得美國拳術錦標，果化鐵之廣告引其言曰：「若非常果化鐵，予決不能打勝約翰孫如此之易」。其後四年，衛拉敗於鄧姆賽，果化鐵之廣告乃引鄧氏之言曰：「予因常服果化鐵，身體康健，拳拳有力，士裏士之役（按一九一九年鄧衛兩氏爭拳術錦標於斯，故云），實賴果化鐵也。」

據說支加哥，紐約，與好爛污等處俱有「偉人公司」之組織，專售各種明星及其他偉大人物之照相，簽名，與其發表之書面談話，代價自一百五十元至二千五百元不等云。上海若尚無此種公司之組織，職業指導幼稚之故也。

廣告之用照相信件等為證據者以藥品為最多，某大醫生之某色補丸其最著之一例也。然此種證書未必皆由賄賂而得，亦有出乎受「惠」者之自願者。聞某君服用某種補品後，自以為胃病全消，體重大增，亟作證書，投寄經售者登報，竟能與其因胃癌而疾終正寢之訃告同日見諸各報云。



且證書式之廣告，所廣告者非特被證之貨而已，作證之人亦與有榮，故凡有志流芳者多樂爲之。某記者曾謂此種同志曰，「若閣下之腦筋不能使大名登諸報端，盍簽字於一種補藥之證書，或閣下之腎臟能之。」

### 應用（或實例）篇

鄙人擬將拙著廣告（或廣告之抵抗）術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諸國文字，以揚祖國之光於海外。

# 論雅與俗

周谷城

## 一 引 端

雅與俗兩字，凡讀書至相當程度的人，都歡喜使用。但專門討論這兩字，發而爲文章的，却不多見；蓋因其與國計民生不相干，對於國家之生死存亡，更毫無關係，實在值不得討論也。不過在文人中，這兩字的確是重要的，文人最喜用這兩字以表示人們的好醜。倘有文人某甲於此，偶一不小心，竟被某乙稱爲不脫俗，其難受之處，料想當與被人稱爲反革命差不多。被人稱爲反革命，尙可用言語文章或行徑來剖白。若被人稱爲不脫俗，連剖白都不可以：一則凡稱人爲不脫俗者，很少當面直稱的，實在無從剖白；二則凡稱人爲不脫俗者，在法律上并不犯何等罪，雖令人不愉快，人却無法糾彈。唯一報復之法，祇有自己起來，也用迂迴曲折的方法，將不脫俗的惡稱呼，加到敵人身上。我想

這樣一往一復，當是文人相輕的一個原因。不過文人雖相輕，亦祇相輕而已，終不失爲文人；因此雅與俗仍無討論之必要。我之爲文論此，祇因這兩字在文中間被使用的機會太多，令我發生興趣，而留意，而討論。

## 二 似標準其實不是標準

要討論何者爲雅，何者爲俗，最宜先有標準。現在有很多東西可以舉出作標準。拿身體說吧，有些人，生成一幅秀骨，五官排得很勻稱，且都很整齊：眼睛就是眼睛的樣子，鼻子就是鼻子的樣子；身材長短合度，令人見了覺得聰秀可喜，認爲是一個雅人。裝飾也可以做標準。頭髮自左向右分，兩撇仁丹鬚鬚，老是仁丹式；一雙皮鞋，老是亮晶晶。令人見了，覺得雅緻。神氣也更可以做標準。有些人慣喜高談闊論，與三五個朋友聚談之時，慣發非常可喜之言。你說梁啓超的文章還可以，他一定要說：梁啓超根本就不認識字，何有於文章。社會上大家認爲頭等有學問道德、及社會地位的人，他一定要說是最不行的傢伙。真正不行的傢伙，他一定要說，比起蔡元培來要高明得多。這樣子

，便很像有名士風度了，名士當然是很雅的。此外有因收藏磚頭瓦塊，而被稱爲雅的；有因穿杭州粉白布底鞋而被稱爲雅的，有因信紙上印三兩個古字而被稱爲雅的。總而言之，凡表現於外，令人一見便覺得雅的東西，都是雅的標準；反乎此便俗了。我們要斷定人們之或雅或俗，決離不了人們之聲音笑貌，決離不了人們裝飾的樣子，決離不了人們的言談態度、習慣嗜好等等。因之上面所述，都可以做雅與俗之標準。但正因為都可以做標準，便一律不成其爲標準了。

### 三 雅的俗

件件都可以做標準的，何以忽然一律不成其爲標準呢？這并非我詭辯，實在有理由。蓋所標愈多，愈不可以爲準。準之之度的減少，正因為標之之數的加多。世間常有一些聰敏的文人，爲向上心所驅使，急欲達到風雅，脫去俗氣；於此等小處，不暇留意；於是各人擇一雅的標準，而固執之。結果不幸，往往一雅便雅到俗爲止。舉例說吧，有些人看中了蘇曼殊，認曼殊那幅骨頭富有雅

氣，祇想把自己弄成一個今日的曼殊。其實這是上當而且不可能的。蓋我縱令能成爲曼殊，然已喪失了自己的個性，十分可惜。何況曼殊之所以爲曼殊者，祇有曼殊自己能享有；其歷史、其處境、其父母所丟下的精蟲之組合等等，所以造成曼殊者，更絕對非他人所能強同。其次有些人看中了世家子孫的神氣，認定風流倜儻的裘馬少年，是翩翩佳公子。其動靜語默，雅到可愛，與寒酸的窮貨，絕不相同。於是有意模倣，想以世家少爺爲雅的典範。其實這也不好。蓋自己正在當少爺的，固無所用其模倣；模倣者定是想當少爺而不可得的，或昔爲少爺而今不能的。果爾，則與其模倣少爺之神氣，實不如下個決心，先造成少爺之所以爲少爺的優越生活，較爲得體。更有些人，以名士爲雅的典範。名士應當罵人，於是自己常以罵人爲入雅之門。取譬來說吧，自己本是模倣梁啓超之文章的，一旦文章通了，博有微名；爲欲使微名漲大，遂反轉來說梁啓超是一不識字之人。說梁啓超不識字，在章太炎說來，固無不可；但自己非章太炎，說來便無力量，便會由雅入俗。

#### 四 俗 的 雅

人之求雅，是絕對應當的；且造成雅的因素，亦多至不可勝數。凡頭髮鬚鬚的式樣，皮鞋領帶的顏色，文章的措詞，說話的態度，叫傭人的叫法，稱朋友的稱法，以及其他其他，無一不可以成爲雅的因素。但要於這些因素中，選出若干，以構成一標準而固執之，一定上當，一定會從雅出發，到落俗收場。蓋天下事理，往往在吾人逆料之外；在逆料之中的，往往不是事理之真。預料向雅之標準追去，定會入雅；然結果或不免於俗。反之若隨俗而行，設想起來，定會俗到令人難堪；然結果或近乎雅。前者之例，前面舉了；後者之例更隨處可見。例如穿着西裝，行叩頭禮，想來一定俗不可耐；然在大家叩頭之空氣中，向七八十歲的至親前輩祝壽，毫不着跡的跪下去叩頭，亦并非俗不可耐。又如文人，不唱崑曲而唱毛毛雨，想來也一定俗不可耐。然在三五良朋，春日郊遊，小休樹蔭之下，大家須各獻一技以爲樂，迫不得已時，拿毛毛雨應付，亦殊不見得俗不可耐。這類例子，不勝枚舉。祇要自己不存心要做一個雅人

，祇要自己不怕落俗，能依情境之所許可者老老實實活動下去，其結果雖不十分雅，但本色自在之處，往往令人生愛，且可成大英雄，蓋俗話說過：唯大英雄能本色也。

### 五 似無標準其實有標準

由上所述看來，雅與俗似乎絕對沒有標準，蓋向雅追求，結果反而俗了；隨俗行去，結果竟可成爲一個雅人。果如是者，則人們任何舉動，都可以構成雅；也都可以構成俗。這不是矛盾之極嗎？答曰，并不矛盾。構成雅的一切舉動，本都可以成爲俗的；構成俗的一切舉動，本都可以成爲雅的。然雅與俗并非因此無標準了。且我所謂真正的標準，却就在人家所謂無標準之處。我這裏的說話，最好套上黑格爾說話的調子。所謂無標準的『無』，并非等於零，祇是與有標準的『有』相對反而已。這樣的標準，可用正反兩面的話說明之；從反面說，這標準就是『不粘着』；從正面說，這標準就是『很機警』。凡不粘着或很機警的人，其一舉動，一言語，都能洽合情境之所許，不多一分，不少

一分；多一分，覺太重笨了，少一分，又覺不完全。情境當前，毫不必較多少腦筋；當俗處便俗，當雅處便雅；結果雅固絕不落俗，俗亦恰成爲雅。人們本來是很不粘着的，本來是很機警的；換句話說，個個都天真活潑而聰敏。個個都有一套雅與俗的現成標準。祇惜求雅脫俗之心太切，遂另起爐灶，新訂標準。新標準成，現成的標準遂被拋却。現成的標準拋却了，雅不得，俗亦不得。將信紙上多印幾行古文，未必真的雅了；摩登太太在前，自己用藍大布作西裝外套以示儉約，未必就隨了俗，雅而不真，固不好，爲要隨俗，而亦有幾分假，當然更不好。

## 六 雅俗決於社會階層

照上面的講法，雅俗一任自然，全憑個人的聰敏機智；這不是一個孔老二，便是一個王陽明。唯心主義的色彩這樣濃厚，這還了得。不過這并不稀奇。唯心的色彩之厚，正所以證唯物的道理之真。真正的唯物論，并不拋棄唯心論，而祇把牠吞到自己肚裏。一個人的聰敏機智，無論如何高，終不能高到與



物質脫離關係，而祇是物質情境以內之事情。祇有兩手動物與物質情境相關切之頃，才有聰敏機智可言。兩手動物既是動的，而物質情境，又未必全如衣服鞋帽一般，可以隨身拿走。於是此兩者互相關切之方式乃變化萬端，而人之聰敏機智，乃多至不可勝數。人之聰敏機智多，正足以表示人所處之物質情境複雜。不過物質情境雖雜，其中仍有系列可分：窮人的物質情境是一套，富人的物質情境又是一套，小資產階級的物質情境，更折衷而為另一套。至是我們可以概括一句曰：社會階層決定物質情境，物質情境決定聰敏機智，聰敏機智決定雅俗標準。翻過來再說，便是這樣的：雅俗標準決定於聰敏機智，聰敏機智決於物質情境，物質情境決於社會階層。孔老二，雅人也，聰敏機智人也；然不能雅到他的社會階層之外去。王陽明，雅人也，聰敏機智人也，亦不能雅到他的社會階層之外去。

## 七 必然的自由

難之者曰：人的聰敏機智，既已被物質情境所決定了，還算什麼聰敏機智

？答曰：正因被物質情境決定了，才成了真的聰敏機智。倘兩手動物，絕對不與物質情境相干，則決不能有聰敏機智；縱令有了，當亦無用；既然無用，字典上當亦尋不出他們的稱呼。我們大家都曉得：兒子之所以叫做兒子，正因為他有父親；套此調子，我們可以說：聰敏機智之所以叫做聰敏機智，正因為他們有物質情境。這層道理，昧者不察，於是看見了聰敏的，便把聰敏捧上天；看見了物質的，亦祇許有物質。因之兩者互相攻擊，然都不能使對方全倒。我們於今不落這圈套了。王陽明儘管有嚇煞人的聰敏，却離不了物質；物質儘管是結結實實，却容許王陽明有聰敏。論討至此，又有一不可不答之問題隨着發生。聰敏既是決於物質，然則人類究竟有無自由？答曰：有。物質之下，既可

有聰敏；真正的自由，亦就在物質必然的條件之下。難者或曰：這成什麼話？答曰：這是真話。原來自由一事，并非神祕莫測的東西；亦祇是如黑格爾所說的識得必然而已。不過必然之識得，又與基督徒之所謂天啓不同。由不識到識得，定要經過薰陶歷練。大抵人之處世，有如心理實驗室裏老鼠之入迷津：老

鼠在迷津裏，始則不免碰壁，終乃來去自由。人之處世，總須薰陶歷練。初出茅廬的人，到處丟醜；但丟到相當程度，便會識得物質必然之理，而有自由。真正的雅人并非神仙；乃處處認得物質必然之理，而有絕對自由，而不丟醜者。

#### 八 脫俗入雅終有辦法

講到這裏，又有一疑問，必然發生。物質這東西，表現爲千差萬別的樣子；物質必然之理，當多至不可勝數。那末一個人如要處處識得必然之理，如何可能？將必然之理一個一個的識下去，又何等的苦？的確不錯，這是很苦的。爲欲減去此苦，教育家乃出來想法子。中國往日教育家的法子想得最好；他們不要人有專門技能，祇教人聰敏活潑。人人聰敏活潑到不失赤子之心，則簡單的農業社會裏，浮在人們眼前的物質必然之理，當然一遇到便識得；且此等必然之理，又多限於人與人之交涉，那末聰敏活潑的人，當然順應得好。然而還是難，所以往日文人未必個個都雅。西洋現代的教育家，法子也想得好；他們

知道資本主義社會里，物質必然之理，應識得的，既多且深；於是他們祇教人以專門技能，不管人家的聰敏活潑。這是很好的：一個人有一部份專門技能，識得一部份物質必然之理，在自己所從事的範圍之內，件件曉得，總不去醜，總是雅。離了這範圍，件件不曉得，連丟醜的機會都沒有，決無雅俗問題發生。所以世界文明儘管退到中國過去那樣子，文人自有法子，可以脫俗而入雅。反之若進到現代歐美那樣，文人一經雅了，裏俗也不得；再往前進，當然更有辦法。不過在目前的中國，尙大可以運用聰敏機智。

# 封面禍

阿 器

走進無論那一家書店，書籍的封面，總是花花綠綠的，有的還畫着十分肉感的女士，有的却印上一個容貌可怕的外國人，絕少古氣盎然的裝幀。這是書店老闆當着讀者是蝴蝶和蜜蜂，特意請裝幀的先生煞費苦心來弄成花朵一樣，用以吸引讀者，可是這樣的封面，如果讀者購買而遭到飛來橫禍，我以為老闆也應該担些相當責任。老闆們不要以為這種封面在上海的租界上不生問題，要知道中國的地方很大，各地的情形不同，豈能以上海一隅而概論全國！下面兩件關於封面的案件，一是我朋友親身嘗着，一是朋友在朋友處聽來的故事。

有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我的朋友挾了皮包匆匆地低着頭走回家去。因為心裏正在想一件什麼事，前面武裝同志怪聲吆喝着『口令！』竟沒有聽到。這一下，可鬧出禍事來了！武裝同志繼續吆喝着『口令！』而同時槍上的機關

也咕啲格落地響了起來。我那朋友驚醒了，立刻『啊——』的一聲，表示着請求不要開槍。於是武裝同志又吆喝了『立停！手舉起來！』我那朋友也受了催眠一般的完全照辦。接着，兩位武裝同志奔跑過來，奪了他手裏的皮包，夾他到軍營之中，不聲不響的在一間小房子中鎖了起來。大約到早晨兩三點鐘的時候，軍官們的雀戰散場了，鴉片也抽飽了，於是排好了法堂，開始審判新捉到的囚徒了。我那朋友走上所謂法庭，見到自己皮包躺在軍法官面前的桌上。軍法官沒有像推事一樣先詢姓名年齡住址籍貫職業等的履歷，就開口喊道：

『好！你是共產黨！』

『不，我不是共產黨。』我那朋友搖搖頭。

『你還要賴嗎？證據都有！』審判官說着就在他的皮包裏拿出一本封面上印着一個滿臉鬍子的可怕的外國人相片的書。接着又問：『你知道這是那一個  
人？』

『這是巴枯甯。』

「巴枯甯？是那一國的人？」

「俄國人。」

「俄國人？這還不是共產黨嗎？」

「不是，他是無政府黨。」

「無政府黨？無政府黨不也就是共產黨嗎？」

「不是。」

「誰說不是，你是想賴，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不，這是中央委員李石曾先生翻譯的。」

「人家冒他的名。」

「並非冒名，這可查的。」

「查嗎？哈哈，關起來，我們查明了再說吧！」

於是，退堂了，我那朋友依舊拘禁了起來。不久，有兩個小頭目，前來疏通，說查是還不知到何日才能查明，這樣關下去也徒然自吃苦，還是罰些錢出

去吧！我那朋友知道『秀才碰到兵，有理講不清』，於是商議罰款，由五百元而跌到八十元，臨時放出來的時候，軍法官還說：『看你年紀輕輕，前途尙有希望，不然是要槍斃的。現在出去了，可不得再去做共產黨了！』

還有，我朋友告訴我，有個北平的學生，暑假返家，在鄭州下來，兵士檢查行李，中間查到了一本魯迅的吶喊。因爲此書是紅的封面，因此也受了赤化的嫌疑，拘禁獄中，暑假不能返家了。八大爺們查到這樣一個赤化嫌疑犯，因想得功，於是等因奉此的將此書一直轉到上級機關去。上級機關的老爺們看到不禁哈哈大笑，立刻又是等因奉此的一步步轉下來，並且着卽釋放。可是釋放出來，這位學生，已經省了他父親兩個月的黃米飯了。



## 說抽煙

劉大杰

聽說牛津大學最高班的學生，是不大到教室裏去上課的。時常坐在教授家裏的沙發椅上，抽香煙，喝咖啡，隨便地談着閑話。他們就在那一縷一縷的煙圈裏，學得了最高的哲學文學及其他種種的學問。所以有人說，這是『煙的文化』。我自己雖說沒有到過牛津，在幾本外國書上，看見這樣的記載的時候，覺得很有些道理。中國近年來大學教育的沒有成績，原因雖是很多，我想，這種『煙的文化』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的病根罷。校長教員們，都只講一點形式。到了上課的時候，拿着皮面金字的課本，慌慌忙忙地站在台上講幾十分鐘。鈴子一響，教員們夾着皮包，就逃得無影無蹤了。教了一年半載的書，學生們不認得教員，教員也不認得學生。這種教育的結果，是教員拿錢，學生拿證書而已。

煙這種東西，在實際生活上看來，是一種奢侈品，一種無用的東西。但在精神的生活上，却是一種必需品，一種有用的東西。一個人失了戀，或是陷入極大的苦痛的時候，總是想抽煙，想一支兩支不斷地抽下去。在時時不斷的煙影裏，好像另外有一個世人所看不到的世界，好像自己所有的苦痛，悲傷，眼淚，絕望，和幻滅的情感，都在這煙影裏溶化了似的，牠能給我們一種片時的慰安。至於講到煙與文化的關係，那是更大了。試問在近代的中外作家裏，有那一篇好小說，有那一首好詩，不是從煙圈裏做出來的。誠然，也有些作家，不抽煙也可以做出好文章來，好像我們的光旦老哥，他的文章，就從沒有借助過煙的刺激，但這却是少數中的少數。在我個人的經驗中，好像沒有烟，就寫不出一個字來，就是不抽，也得燃一支烟捲，擱在烟盤上，讓牠一縷一縷的烟影，自由地輕緩地在空中轉動。似乎要這樣，才可以引起滔滔不絕的文思。

在中國古代的詩人詞客裏，很少有描寫抽烟的句子，不知道當時他們抽烟不？大概他們那時拿來刺激文思的東西，最要緊的是酒與美人，所以在中國前

人的作品裏，酒與美人，是與花月兩字同樣重用的。到了近代，烟風比酒風更盛了。在我們中國，一年烟的耗費的數目，遠在教育費以上的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罷。好比我自己，一個小家庭，也有四五個人吃飯，一個月只吃得六七塊錢的米，一個月的烟錢，至少得十元。若是多寫點文章，朋友們來打幾次牌，總在十元以上。並且我還是抽的五華牌美麗牌那樣的普通烟，雖說有時也買一兩盒白錫包，那種機會却不常有。平均下來，我一年的烟費，在我們這種階級的收入上，倒是一筆巨款了。

這半年來，我也常有戒烟的心思，但總是沒有效。抽多了，第二天早晨起來，自己也會感到口渴唇乾的苦楚，兩隻指頭，也燻得烏黑了。心裏想，何不少抽兩支？結果是不行，反而一天天地抽多了。近來世風日變，絕食的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甘地絕食，牛蘭絕食，工廠裏的女工也絕食。據報上的記載，他們絕食五六天，還沒有餓死。所以我時常想，沒有飯吃，餓三五天，還受得住，沒有烟抽，一兩點鐘，就會枯死的罷。

前年好像是在新月上，讀到了西林先生一篇題名為北京的空氣的劇本，我感到濃厚的興味。在那個獨幕劇裏，描寫一個住在北京的男主人，正同一個從上海來的朋友，坐在書房里愉快地談話。到了深夜，忽然發現烟罐沒有烟了，於是乎着了急。屋子裏找遍了，仍是沒有，到街上去買，小店都關了門。沒有法，最後男主人是悄悄地走到僕人的房裏去，把僕人的一點殘烟，都偷來抽光了。我想，丁先生這個劇本，在不抽烟的人看起來，會感到索然無味的，然而我們讀了，都特別能體會作者的心情。我勸愛抽烟的朋友們，去讀讀北京的空氣。

# 吃瓜子

豐子愷

從西洋回來的朋友說：中國人人人具有三種博士的資格，拿筷子博士，吹煤頭紙博士，喫瓜子博士。

中國人關於這三種技術，據我所見，的確是名不虛傳。最後一種，吃瓜子的技術，尤可謂天下第一。

這裏精通拿筷子法的人，有了一雙筷，可抵刀鋸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羅剔抉，無所不精。這兩根毛竹彷彿是身體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長，或者一對取食的觸手。用時好像海京伯馬戲裏的某種演技，熟能生巧，巧極通神。不必說西洋人，就是我看了，也想贈與博士的銜頭才好。至於精通吹煤頭紙法的人，首推幾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們的『要有火』比上帝還容易，只消向煤頭紙上輕輕一吹，火便來了。他們不必出數元乃至數十元的代

價去買最近流行的打火鎊，只要有一張紙，便可臨時在膝上捲起煤頭紙來，向銅火爐蓋的小孔內一插，拔出來一吹，火便來了。我小時看見店裏的管賬先生，還有種種吹煤頭紙的技術：我把煤頭紙高舉在他的額旁邊了，他會把下脣伸出來，使風向上吹；我把煤頭紙放在他的胸前了，他會把上脣伸出來，使風向下吹；我把煤頭紙放在他的耳旁了，他會把嘴歪轉來，風向左右吹；我用手包住了他的嘴，他會用鼻孔吹；都是吹一兩下就着火的。中國人對於吹煤頭紙技術造詣之深，於此可以窺見。所可惜者，自從捲烟和火柴輸入中國而盛行之後，水烟這種『國烟』竟被冷落，吹煤頭紙這種『國技』也很不發達了。生長在都會裏的小孩子，有的竟不會吹，或者連煤頭紙這東西也不會見過。這在國粹保存上也是一種可慮的現象！近來國內有不少的人努力於國粹保存，國醫，國藥，國術，國樂，都有人在那裏提倡。也許水烟和煤頭紙這種國粹，將來也有人起來提倡，使之復興，而保住中國人的一種博士資格。不然，長此下去，將有國粹淪亡之憂。

然而無須耽憂，現代我國還有吃瓜子的技術非常地發展着。瓜子大王的暢銷，便是其老大的證據。據關心國事者說，瓜子大王一類的裝紙袋的瓜子，最近市上流行的有許多牌子。最初是某大藥房『用科學方法』創製的，後來就有甚麼『好吃來公司』，『頂好吃公司』……等種種出品絡繹產出。到現在，差不多無論那個窮鄉僻處的糖食攤上，都有紙袋袋的瓜子陳列而傾銷着了。現代中國人的精通咬瓜子術，由此可以想見。然而我對於此道，一向非常短拙，說出來有傷于中國人的面子，但對自家人不妨談談。我從來不會自動地要求或購買瓜子來吃。但到人家作客，受人勸誘時；或者在酒席座上，杭州的茶樓上，看見桌上現成放着瓜子盆時，也便拿起來咬。我必須注意選擇，選那較大，較厚，而形狀平整的瓜子，放進口裏，用臼齒『格』地一咬，再吐出來，用手指去剝。幸而咬得恰好，兩瓣瓜子壳各向外方擴張而破裂，瓜仁沒有咬碎，剝起來就較為省力。若用力不得其法，兩瓣瓜子壳和瓜仁疊在一起而折斷了，吐出來的時候我便耽憂。那瓜子已縱斷為兩半，兩半瓣的瓜仁緊緊地裝塞在兩半瓣

的瓜子壳中，好像日本版的洋裝書，套在很緊的厚紙函中，不容易取牠出來。我只得用指爪細細地剝取。有時因為練習彈琴，兩手的指爪都剪平，和尙頭一般的手指對牠簡直沒有辦法。我只得乘人不見時把牠拋棄了。在痛感困難的時候，我本擬不再吃瓜子了。但拋棄了之後，覺得口中有一種非甜非鹹的香味，會引逗我再吃。我便不由地伸起手來，另選一粒，再送交白齒去咬。不幸而這粒瓜子大炒，我的用力又太猛，「格」地一响，玉石不分，咬成了無數的碎塊，事體就更糟了。我只得把黏着唾液的碎塊盡行吐出在手心裏，用心挑選，剔去壳的碎塊，然後用舌舐食瓜仁的碎塊。然而這挑選頗不容易，壳的碎塊的一面也是白色的；與瓜仁無異，我誤認為瓜仁而舐進口中去嚼，其味雖非嚼蠟而等於嚼砂，全口的瓜仁都不能下咽，只得向痰盂裏吐。有時以為全是瓜仁，放心地一嚼，把混在其中的壳的碎片緊緊地嵌進牙齒縫裏，就須找牙纖剔牠出來。碰到這種釘子的時候，我就下個決心，從此戒絕瓜子。戒絕之法，大抵是洗一洗手，漱一漱口，點起一支香烟，或者把瓜子盆推開些，把身體換個方向坐了



，以示不再對牠發生關係。然而過了幾分鐘，與別人談了幾句話，不知不覺之間，會跟了別人而伸手向盆中摸瓜子來咬。等到自己覺察破戒的時候，往往是已經咬過好幾粒了。這樣，吃了非戒不可，戒了非吃不可；吃而復戒，戒而復吃，我爲牠受盡苦痛。這使我現在想起了瓜子覺得害怕。

但我看別的人，大都精通此技，絕少有如我之拙劣者。且我以爲中國人的三種博士才能中，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嘆佩。我常見閒散的少爺們，一手指間夾着一支香烟，一手握着一把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談，且談且笑，從容自由，真是『交關寫意』！他們不須揀選瓜子，也不須用手指去剝。一粒瓜子塞進口裏，只稍『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而在那裏嚼食瓜子的肉了。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靈敏的機器，不絕地塞進瓜子去，不絕地『格』，『呸』，『格』，『呸』，……全不費力，可以永無罷休。女人們，小姐們的咬瓜子技倆，更加來得美妙：她們用蘭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圓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門牙中間，而用門牙去咬牠的尖端。『的，的』

兩響，兩瓣壳的大頭便向左右綻裂。然後那手敏捷地轉個方向，同時頭也幫着，了微微地一側，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門牙口，用上下兩門牙把兩瓣壳分別撥開，咬住了瓜仁的尖端而抽牠出來吃。這吃法不但『的，的』的聲音清脆可聽，那手和頭轉側的姿勢窈窕得很，有些兒膩媚動人。連丟下來的壳也模樣姣好，有如朵朵的蘭花。由此看來，咬瓜子是中國少爺們的專長，而尤其是中國小姐太太們的天職。

在酒席上，茶樓上，我看見過無數咬瓜子的聖手。近來瓜子大王暢銷，我國的小孩子們也都學會了咬瓜子的絕技。我的技術，在國內不如小孩子們遠甚，只能在外國人面前佔勝。記得從前我在赴橫濱的輪船中。與一個日本人同艙。偶檢行篋，發見親友所贈的一罐瓜子，旅途寂寥，我就打開來和那日本人共吃。這是他平生沒有吃過的東西，看他非常珍奇。在這時候，我便老實不客氣地裝出內行的模樣，把吃法教導他，並且示範地吃給他看。托祖國的福，這示範沒有失敗。但看那日本人的練習，真是可憐得很！他如法將瓜子塞進口中，

「格」地一咬，然而咬時不得其法，將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濕，拿在手裏剝的時候，滑來滑去，無從下手，終於滑在地下，無處找尋了。他空嚥一口唾液，再選一粒來咬。這回他剝時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陳列在檯中的食桌上，俯伏了頭，細細地剝，好像修理鐘錶的樣子。約莫一二分鐘之後，好容易剝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鄭重地送進口裏去吃。我問他滋味如何，他點頭連稱「*mai, umai*」（好吃，好吃！）我不禁笑了出來。我看他那闊大的嘴裏放進一些瓜仁的碎屑，猶似滄海中投以一粟，虧他辨出 *umai* 的滋味來。但我的笑不僅為這點滑稽，半由於驕矜自誇的心理。我想，這畢竟是中國人獨得的技術，像我這樣對於此道最拙劣的人，也能在外國人面前佔勝，何況國內的無數精通此道的少爺小姐們呢？

發明吃瓜子的中國人，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這是一種最有效的「消閑」法。要「消磨歲月」，除了抽鴉片以外，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爲了牠具備三個條件：一、吃不厭，二、吃不飽，三、要剝壳。

俗語形容瓜子的吃不厭，叫做『勿完勿歇』。爲了牠有一種非甜非鹹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斷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落肚之後，口中餘香不絕，不由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紙包裹去摸。我們吃東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鹹的，往往易於吃厭。只有非甜非鹹的，可以久吃不厭。瓜子的百吃不厭，便是爲此。有一位老於應酬的朋友告訴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話：他說他已養成見瓜子就吃的習慣。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戲館裏看戲，坐定之後，他看見那放茶杯的一條板上放着一包瓜子，打開着，便隨手向包裹掬取一把，一面咬着，一面看戲。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如是數次，發見不相識的鄰席的觀劇者也來掬取，方才想起了這包瓜子的所有權的事。低聲問他的朋友：『這包瓜子是你買來的麼？』那朋友說『不』，他才知道在那裏擅吃他人的東西，便向鄰座的人道歉。他的鄰座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地把瓜子請客了。由此可以想見瓜子這樣東西，對中國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廿一，見了瓜子就吃。

俗語形容瓜子的吃不飽，叫做『吃三日三夜，長個屎尖頭』。因爲這東西

分量微小，無論如何吃不飽。連吃三日三夜，也不過多排泄一粒屎尖頭。爲消閑有效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倘分量大了，一吃就飽，時間就無法消磨。這與賑饑的糧食，目的完全相反。賑饑的糧食求其吃得飽，消閑的糧食求其吃不飽。最好只嘗滋味而不吞物質；最好越吃越餓，則咬過幾小時瓜子之後，開筵大嚼。醉飽之後，再咬瓜子……一直把時間消磨下去。

西剝壳也是消閑食品的一個必要條件。倘沒有壳，吃起來太便當，容易飽，時間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剝，而且剝的技藝要有聲有色，使牠不像一種苦工，而像一種遊戲，方才適合有閑階級的環境，而可以愉快地把時間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個利於消磨時間的條件的，在世間一切食物之中，想來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說發明吃瓜子的中國人，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而能盡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國人，在消閑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積極的實行家！試看糖食，南貨店裏的瓜子的暢銷，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見

中國人在『格，吓』。『的，的』聲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爲數一定可驚。將來此道發展起來，恐怕連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吓』『的，的』的聲中呢。

我本來見瓜子害怕，寫到這裏，覺得更可害怕了。

廿三年四月廿日

# 牛剋鼠的資本集中說

羊先生述

## 題 解

題解一：馬克斯發明了什麼『資本集中說』，我不大知道。只是這裏所說的『資本集中說』，與馬氏底『牛頭不對馬面』，故名『牛剋鼠的資本集中說』以示與馬氏底似同而非同的意思。

題解二：老鼠底整個身體，只有牛蹄子那麼大。牛蹄子踏在老鼠身上，無論老鼠用盡平生力量怎樣掙扎，也終無法掙脫，而要給牛蹄子踏死。這裏的所謂『資本集中說』，是由於『牛剋老鼠』的天理；故名『牛剋鼠的資本集中說』。

題解三：有人說：發明這箇資本集中說的人，姓牛名剋鼠，故名『牛剋

『鼠底資本集中說』，『的』字應改作『底』字云云。確否待證。

## 定律

老鼠與牛都在路上找食物，牛大力壯，不嫌食物之多，想要獨吃，於是牠就一蹄子把老鼠踏住或竟把牠踏死了。而資本乃集中在牛一身上。

## 推論

小的和大的都在路上找食物，大的不嫌其多，就把小的踏住，或竟踏死；於是資本都集中在大的身上。

無力的與有力的，無權的與大權的，無錢的與有錢的，無名的與有名的，以此類推，同理。

## 證明

一、以扒手爲證：小扒手在大庭廣衆之中，小心翼翼地扒人家底皮篋，手錶，自來水筆，以至於金錢首飾；心裏打了一百二十個斤斗，背上出了一身



冷汗，扒不到，給人罵『賊骨頭』，打巴掌，還要拉到巡捕房裏坐冷監。扒到了，便須交給大扒手，他自己只分得一小股，吃完用完了，還是只剩一條袴子一根繩。有時失物的人報告了巡捕房，巡捕房轉告給大扒手，商定了條件，於是失物原璧奉還，小扒手只餘兩把空拳。有時被扒的人和大扒手有關係，那這小扒手還要吃傢生！若說小扒手扒得了東西，不交給大扒手分贓，那就包吃生活！因此小扒手吃苦而終窮，大扒手坐閒而日富。

二、以綁匪爲證：小綁匪冒了生命的危險，去綁什麼老板，小開，或者什麼姨太太，被捕了就得坐牢，戴鐐銬，吃橄欖核。綁得了就得交給大綁匪，自己只分得一小股。有時，官方得了被綁家屬的錢，就和大綁匪商量拆賬，大綁匪就把肉票放出，有時還須送一兩個小綁匪去鎗斃了，以撐撐當局的面子。故小匪有性命之憂，大匪有廟堂之享，資本都集中在大匪底手裏。

三、以股匪爲證：小匪隨了大匪，東搶西劫，想吃口飯。可是衝鋒要殺頭陣，敗逃却做壓隊；往往飯還沒有吃，性命先丟了，但大匪却把搶來之財，

聚賭一身，悠哉遊哉，睡小老婆。有時，大匪受政府招撫，就當什麼軍長，師長，好不闊氣，而小匪則做小兵，一輩子是做不出頭的炮灰。

四、以國家觀瞻爲證：有錢的人，能在什麼馬路旁，建造什麼皇宮式的洋房，對於國家觀瞻，好不體面，巡捕爲之查察，特別留意；崗警爲之保護，特別周到，不怕有火災，不怕有賊來鑿壁洞，也不怕有暴徒來搗毀。可是，無錢的人，借了債，造了幾間茅棚，像豬窠樣地苟且睏睏。而一旦什麼太子降臨，這種豬窠有損國家觀瞻，所以得趕忙拆毀，此無錢的人，連豬窠的茅棚都沒得睏；而有錢的人進了大廈，還要造更大的高堂。

五、以革命爲證：大革命黨喊革命，小革命黨也喊革命；而大革命黨做上層工作，小革命黨做下層工作；大革命黨用錢，小革命黨捐款；大革命黨在外國開會，小革命黨在國內宣傳；大革命黨在咖啡座中吃大菜，小革命黨在拘留所裏吃彈丸；等到革命成功，大革命黨做官，小革命黨反叛。或者大革命黨不革命了，都和被革命的握了手，做上了大官，而這時的小革命黨却只有空歡

喜，不但沒官做，還落大革命黨的不理不睬。更有些大革命黨，革掉了小革命黨底命，而做了大官，升官發財。故曰，小革命黨，愈革命而其命愈小；大革命黨却革掉了小革命黨底命而得資本集中。

六、以找飯碗爲證：你一身潦倒，沒有飯吃，於是蓬了頭，衣衫襤褸地去見什麼大人先生去找一個飯碗。這時，門房見你這種乞丐相，先會擋駕。即幸而見到了，那大人先生見你這種不『整齊清潔』，又似無『禮義廉恥』的樣子，也準惡之不暇了：能夠爲你敷衍，已是大幸，要送你什麼飯碗，那是談不到。要是你有錢，買了許多貴重禮物送給什麼大人先生，穿了新製整齊的衣服，面貌修飾得白晰光滑，那他就覺得你是好人，是忠實子弟，便會提拔你，給你官做，你便可抓幾個錢。所以，無錢的，找不到飯碗，而更要無錢；有錢的，能夠找得到美缺，而錢更多，故資本集中在有錢人掌底中。

七、以賣文爲證：有些所謂『名家』，他們底稿子，無論投到那裏，編輯先生急急登出；有時，他們沒有稿子，人家却要再三地向他們索稿；他們就

是放一個屁，人家也要當做寶貝，出大價錢收買，用大字刊出，好像這個屁是香的。可是，所謂『無名作家』呢，他們雖力想靠此吃飯，化了心血，原稿紙，墨水，和X—X的鋼筆，以及他底不值錢的時間和腦力，做出篇把文章，想投到什麼雜誌上發表，可是編輯先生看都不看，便丟在紙籠裏或者退還了。有些沒有出路的，想找一個出路，於是異想天開，送給名家，所謂名家也者，也就老實不客氣，署上了自己底名字，剝奪了無名作家底名譽，又剝奪了無名作家底稿費，『良心』（？），好些的，便給無名作家幾雙舊靴，或請幾頓飯吃。因之，無名作家，始終埋沒，始終困窮；有名作家益加有名，益加豪富。這豈不是資本向少數名家集中嗎？

### 老鼠怎樣變牛

可是被牛蹄踏着的老鼠，有時，用牠底狡（巧？）妙的方法，是可以變做牛的。譬如，在牛蹄踏上來時，老鼠可以叩着頭，裝着一付媚臉說：『牛大人，請你不要踏我，我爲你忠心効勞吧！』於是，牠可以跳到牛背上幫牠捉跳蚤，這

樣既可爲牛除痛，又可飽其肚皮。牠看見那牛踏自己底同輩，却還高高踞上，引爲誇耀咧；倘若環境順利，牠還可以向牛說道：『老牛，你快給我些好東西吃罷，否則我要咬破你底頸子了！』這樣，這小老鼠，不是變成了大牛了嗎？

如此看來，以小變大，其式如後：

一、公式一：老○了○面○皮○，死○拍○馬○屁○。

小的不要因給大的踐踏而含恨，却

要媚皮笑臉，去拍大的馬屁；即使大的不要他拍，他偏要上去拍。要像妓女樣地拉客奉承，那大的這纔覺得他忠心，會施捨他一點。

二、公式二：硬○了○心○腸○，殺○戮○同○黨○。

有時，許多小的羣謀反抗大的，但

你偏不反抗，而却殺下了同伴底頭顱呈獻給大的，那大的一定歡喜你的忠忱，會提拔你。或者，你先領導起小的來反抗大的，而後你突又轉鎗頭來殺戮小的，呈獻給大的，那大的更會覺得你『忠勇而有爲』，給你做一個大的了。

三、公式三：倒○戈○。

大的既然因爲你底『忠心拍馬』而提拔了你，你由

小的而變得大的，倘若你看看有了相當的幾會，又倒過戈來，脫離了大的，甚

至進一步攻擊大的，那大的或者因此會畏懼你，或者你竟還吃了大的，老鼠吃了牛，不但要有牛一般大，並且還要比牛更大些。

### 結 論

由此可見，資本的集中，是由於牛剋鼠的關係。牛是大的，鼠是小的，小的給大的踏死，資本集中於大的。不過，老鼠得應用三個公式而變做牛第二，也可以把資本集中起來，甚至於『吞併』了牛，變做牛，而資本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附白：羊先生只把脈，不開方云。

# 奴才文明論

一之

## 引子

盧騷瑞士依華母，米琪佛羅侍教皇，千秋奴才著文章，自古英雄皆食客。  
近幾天半夜上床，爲引睡魔，讀讀舊書，到近代文明之父的盧騷，時時挨餓，一生望門投止，却又一生渴望自由。雖然他底職業，他底性格，與米琪 Michel, Angelo 不同，受的髒氣，也少得多。然他第二次被人介紹復作聽差時，那『什麼！永是奴才』！*Quoi toujours laquais!* 的呼聲，實已道盡一切。中年以後，他雖與許多名公巨卿，連袂抗席，然夷考其實，奴才而已。打油之後，意有未盡，且原『詩』艱奧，非論無以明，遂爲說如次。

## (一)

前幾時在中國我們嘗聽到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這樣的字樣，當然貴族文學

，逃不了是奴才宣揚德化的作品，平民文學，作的人還是奴才。蕭士比亞和莫利哀，都是當日的內廷供奉，米琪一生的天才和精力，都為當時的教皇之類，犧牲盡了。文藝復興時代，那一個藝術家不是王公的食客。古代傳下來的美術品和偉大建築物，那一樣不和貴族有關聯？一千五百年前。司馬遷已說：『文史星歷，近於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蓄，而流俗之所輕也。』如這種奴才，有時也受殊分，或解衣推食，或撤御前金蓮燭，送歸學士府，那只是叫奴才越發死心塌地，願盡犬馬。對未沐恩寵的驕傲，對懷怨望的彈壓，對不願做奴才的戮殺。因為文明史，絕大多數，都靠文字的記載和流傳，我們底典籍，也就雜糅着奴才們底歡笑和哭泣，輪流扮演着喜劇和悲劇。

奴才底種類，也各有不同。中國從前有專受打罵的丫頭，也有可以打罵小東人的老蒼頭。青年主人，有時還得拜他吃過奶的乳母，她死後還有時須掃墓。所以脅肩諂笑，主人亦不過蓄以供趨走，而直言極諫的魏徵，危詞聳聽的范睢，倒能受特別的重視。在巴黎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我們是命定了要投



降，不過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跪着投降，一種是罵着投降。『慣於被捋順毛的，有時被批逆鱗，會覺得新鮮別緻，正如乾隆皇帝，厭饜了三珍海味，一旦吃到『紅嘴綠鸚哥』，嘆爲絕味一樣。不過你須罵得『得體』，就是說你須站在現存制度範圍以內罵。否則一不小心，腦袋便要搬家。第二，你罵得擇人，要擇對方能明白你罵了之後，還有投降的一步。否則如唐德宗底舞馬，朱泚看見不以爲舞，而以爲妖，舞馬不知，以爲怪它舞得不好，於是愈加宛轉，結果愈舞愈受鞭箠，終至於死，豈不可慘？這便是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比如你對廠主罵他底管理不夠精明，機器未盡其用，太放縱了偷懶的工人等……對軍事領袖罵他駕馭部下多不得法，定的稅收，徒然供經手者中飽，府怨於民，而自己並未得好處等……如你罵的對象，不像敵鄉（四川）軍閥那樣渾噩，而移尊就教，那麼您便有參贊帷幄的希望了。故曰奴才之高明者，須尙氣節。

『國君雖富，不蓄無用之臣；父母雖慈，不養無才之子，』好像韓非子這樣

說過。養狗者，縱不能說絕無，也很少喜歡養獺狗的。它不是健足飛奔，在比賽時可得錦標，增它主人底財產，便是皮毛光澤，宛轉依人，甚得太太憐愛。

這樣，不但天天有五香牛肉巧克力糖好吃，而且說不定物以主貴，還能在報紙上登登照相，露露臉。賈大夫射御獲禽，便掩蓋了他尊容底寢陋，盧騷能解釋

*Tel fieri qui ne tue pas le fieri*不是*Ferus*而是*ferit*底意義，他底年青貌美的女主人 *Mlle de Breil*，便不以尋常 *laquais* 視之，而故意在他面前走過、遺下她底羅巾！現在一般碩士博士，或候補的碩士博士，書並未通幾句，便成最炫媒不堪最可厭的 *philistia*，因為他們學的，不是爲自己或研究，而是爲怎樣能邀人家的顧盼。博士頭上的峨冠，和跑狗項下的金牌，其作用還不是一樣？哥德說：

『我所知者，人盡能知之，我所感者，始爲我獨有，』然而我們底社會並不問你所感，而只問你所知，是否對現代龐大的機輪運轉，增加或盡幾分作用；正如你底愛人，不問你底心情，而只問你底金錢，名譽和才幹一樣。故曰奴才要有做奴才之才。

「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然而養人者底增加，總不如役人以自養者增加得那樣快。羅馬尼亞每四十人，便有一副官，近兩年經濟恐慌，弄得薪俸不能發給，積欠有至一年多的。其情形與當年段政府時代的北京災官，大可媲美。法國人口不過四千萬，而官倒有六十七萬多。（讀者請不要在此地做出結論說，中國若比外國，官並不算多，你我前途，正未可限量。要知道中國國民政府一年的預算，還抵不過一個倫敦市政府呢！）再加上如許吃黨飯的及自由職業者，我們丟開一切撈什子的經濟恐慌的理論，和什麼「階級鬥爭」不講，天下已不得不亂了。盧騷在當日已感到要過自由生活，必須有錢，而我們現在的達官老爺們，更知道要做廉潔的官，必先撈足了蒐裘娛老之資，然後才不怕失業，骨頭才硬得起。但是，有盡的地皮和民力，怎麼供得起無窮的官爺和官爺候補者，年年產額加增？於是『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相撲於其上』的悲劇，不得不演；宗某（古文觀止，丟了多年，現在記不清是否宗豫了）報劉一丈書中立馬廐賄僕嘶的

醜態，不得不出，德國現在的醫師，律師，工程師（官員自更不在話下），爲消滅他們職業上的競爭者，便告密某某是馬克司主義者，某某是赤匪或祖宗有猶太人的血，或討了猶太人作老婆等……而文人相輕，只不過這社會的必然中無可奈何的最輕微的表現，故曰奴才相殘。

## （二）

奴才底可歌可泣的英雄事業，以法國大革命爲開始，以十月革命爲完結。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底作者曾說過：『同是一個社會階層，（不敢用階級，以免有反革命之嫌，）而雅各賓黨人，其勇敢，純潔，與走方郎中，江湖術士和一切 *declasser* 的垃圾堆，相去有天淵之別。』因爲那時的世界經濟，拜機器之賜，走上巨大的發展，而封建的道德倫常……還天天在人們血和肉中生活着，騎士和傳奇的光彩，尙充滿當日人底意識。現在則整個世界，走向腐敗沉淪的時期，一切美的詩意的東西，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商品化的普遍和深入，使人與人間，一方面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和金錢——及由之而產生的關係，另一方面

，個人底存在，被社會典型(Stylata)所代替。一切封建的美德，到此留下來的，只有最醜最下賤的偽善和說教。我們只消看提倡讀經的，自己必不懂甚或未讀過經；維持風化痛恨自由戀愛的，大半都有一個以上的老婆。這不是人性本惡，而是同受那看不見的命運所支配，異地皆然的。我前幾年讀郭譯少年維特，曾受莫大的感動和興奮，而前月讀哥德原文，覺得文章雖美，但已完全失去從前的興味，書中所描寫的情感，與現代人相隔太遠了。林語堂先生，提倡性靈生活，我以為我們現在所有的只是小巧的機智，炫弄的聰明，這是求生所不得不有的工具，『性靈之摧殘與文學之枯乾，』勢也，亦宜也。

在奴才還不知道自己是奴才的時候，理想的目標，還可供他底鞠躬盡瘁，在那裏你可以感到人間氣息的鼓盪，真實的猛烈的歡悅和痛苦。但一朝面見着冷鐵般現實的關係，這一切便要全歸沉墮，不是死去，便是變質。從前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讀後漢書至此的人，誰也得感到一點英凜之氣，但是現在要踏上電車，手把欄杆，而說我使中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誰也

要笑他是發神經病的瘋子。諸葛亮感三顧之恩，拼一輩子老命，誰讀三國演義到星落秋風五丈原，都得有相當同情，可是現在的將軍們，得使誰不倒一下戈？從前奴才對主子的個人關係，現在變成一個集體對另一集團的 impersonal 的關係了。所以在瞭解這種事實以後，便沒有人再肯作『鐵心蠻挖瘡』（註）那樣傻瓜。在這樣局面下，我們便只能看見材智的輝煌，而絕看不見天才之閃光。卽以代表新興動向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學而論，（我近年少看小說，所見甚狹隘，如不合事實，願受指教。）就我所看見的幾本，如靜靜的頓河，水門汀，Tchapaiev，雖然不少有筆力與材幹，然而還都說不上開新路的作品，至於 Electro Central，更是一場糊塗，結構描寫，尙遠不如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底 Bab-bit。戀愛的人，在他不懂現世真實的戀愛關係，他可以沈醉，顛倒，然一旦揭開帷幕時，以後的接吻，便感不到初戀時那種心臟底跳動了。

（註）吾鄉土語，意謂忠實的僕人。

然而性靈總不能完全泯沒的，儘管認識了現實，總還要寄托幻想的地方，

但在我們底時代，decadence時代，這種表現：不是玩世不恭，自己麻醉，以滅殺面對現實的苦痛——我有一位朋友說：沒有一點cynisme，我們就不能活；便是大開倒車，夢想那永成過去的黃金時代，而形成近世反動（此處所用反動字眼，是物理和化學的意義，誰要用作政治的解釋，我定以陷害良民罪和他起訴）的潮流；再不然便是抹殺現實，而做那雲端天上的錯夢。此種感情。是烘焙出來的產物，失去了真實的意義。正如我們作舊詩，並不是先有那種感情，非做不可，而是爲作詩，及至作成之後，自己閱讀，從那上面看見許多詩意的字眼，於是受其暗示，而自己也似乎覺得當時真有此感情才做的，其實自己被自己欺騙了。這種現代感情之偽，我們看羅曼羅蘭之作品和辛克萊的對照，特別顯然。羅氏代表前一輩人那種封建的貴族的情感，從米琪傳到Jean Christophe，我們看他處處對這腐朽沈落的世界，作遺世獨立（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的呼聲。辛氏底著作，對於『正義』，對於奴隸們的同情，是『愛美』式的，站在九霄上替泥塗中人說話。我們看他早年的They Call Me carpenter

（「屠場」），以至較近的『山城』和 Roman Holiday，總是一個富豪公子而幫貧民的忙。石炭王中的赫京，他並不自諱是自己的寫照。他儘可有『排山倒海』（郭沫若先生底讚語）的筆力，然而他寫的却非真實的情感。

這不但奴才們在這種情形下，日愈媮薄，即使用奴才者，也去古日遠。苗澤出賣了馬騰和黃奎，結果曹操惡其爲小人，把他和馬黃們一起砍頭，而現在告密的，即不膺爵，也必受賞。從前農村自足的經濟，可以供長沮桀溺自耕自食去嘲笑做官心熱席不暇煖的孔子的機會。現在則城市兼併了鄉村，而形成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可的局面。於是挾策彈鋏者，多於牛毛。粥少僧多，反抗者不能不有，統治者遂對舞文弄舌者不勝其頭痛，而利祿所在，同行之傾軋，也愈激烈，焚書坑儒之事，遂多至不可畢書。當年俾士麥雖能頒佈『社會主義法』，但總還不能如希特勒想出 Kultur Bolschewismus 這個名詞。俄國底霍滿諾夫王朝，算是最黑暗最專制的暴政，但對於『過激黨』人，除了謀殺罪以外，對一般宣傳煽動者，幾乎沒有處過死刑。我們讀一切傳記小說，還可見



當日沙皇底獄吏，頗有對犯人彬彬有禮者。要是在現在，我們能想像列甯托羅資基輩，幾經流放牢監還得全殘生嗎？伴着腐朽和沉淪而來的，便是殘暴，獸性的奔放。德國集中牢裏，剝皮削筋，強令犯人輪姦犯婦，還用其他種種方法在女人身上，發洩屠夫們底 Sadism。（此事我有活口人證，論語記者，可不必怕希特勒打官司打到上海來也。）率獸食人，人相食，便是我們付與這沒落時代的代價。

附註：本篇既無擁護，也無打倒。只是想把我們現代底真實，略一吐露，雖然不無幾分痛感。對奴才指摘之處，作者並無作超時代的夢，並不以他自己是除外的。

# 開房間

樓 姊

## 一篇關於兩性的母訓

編者按：此稿係真正西人所投。特爲聲明於此，以免方巾氣批評家吵鬧。

因爲方巾氣批評家向來是佩服西人的，希望能以同樣解放的眼光讀此文。

○○愛女：現在不知不覺着你已然不是個小孩子，而轉瞬便要成人了，對於人生上。社會上的各種大問題也都是，好歹，非自己立自己的見解不可，所以我給你寫這封信，是要對於某種問題引起你的思想。

倘若有個男青年來請你同他上飯店去開房間，你去不去？這倒真不用問，你一定是要說『當然不去』。但是假如你被個你已然愛迷了的男青年請去的話，那怎麼保你始終不去？再說，假使他問你『爲甚麼不去？』呢？在普通的情形，你就壓根兒不用說理由，竟是個『反正我不去得了』；可是又假如是個你

已然愛迷了的人，你還是一定肯就這麼對付嗎？或者，他雖然不是你真正以遠大莊嚴的『愛』去看待的，也許是個你還不討厭，還認好玩兒的少年，所以你未必不肯用搪塞或敷衍的態度以對他。這麼樣，你也許，論其本體，是真有心去和他嘗一嘗這種勾當的興趣。換而言之，你母親所顧慮的，就是到了剛才說的那種時際，你會在骨髓裏頭覺着還是不去好，就是，或者你想說出理由又不知由那裏說起，或者你雖然是會說，也不過是些你自己的心都不以為然的搪塞話。那麼，據我想，在這兩種的情形，都是一律保不住你到了那兒不會依從那男子的意思。因為這個原故我是要給你講一點兒這問題上的道理。但是我所要講的並不是未婚男女的性交是不是一個深大的罪惡；只是要跟你說：你·我·女孩兒，在某種情形，應該以甚麼為定態度的要領。

世人對於兩性事情的看法和論調，大般是素來極不誠意的。舊風俗未免有極其腐敗的地方，革新的運動往往有人利用來作弊，且，事事都要成心往不好裏想。你對於兩性事情，雖然時常不能不顧到世人的議論，然而萬不可自己心

裏爲世人見解所左右。假如你被人邀請同居的話，自然有很多不應允的理由，比如『我素來是個堂堂好姑娘，不願破壞我這個美德』，『我不在乎那肉慾的事情』，『我不敢冒被人查覺之險』等等的。但是那些理由，雖然，各依着情形，都有其相當的價值，充其量，實在不能說是最高尚的理由。可是，自古以來，女子身體上的貞操與否可以說是女性生活裏頭的中央問題；倘若拿次等的理由去解決貞操問題，那就簡直的是不外作個次等的人格吧了。那麼，甚麼才是這個問題裏頭的道地正當理由呢？人家要你跟着去開房間，就竟怎麼答復？往細裏研究那男青年所求的是怎麼回事，分明得把兩種情形加以清楚的辨別。

(一) 不使用所謂保險套（或「如意袋」，花大洋一毛可以買）的時候兒，(二) 用這樣東西的時候兒。在(一)種情形，則當然是很容易解答。不使保險套和個閨女交合的男人，這樣男人要認爲女性之共敵。第一是會使你懷孕私胎，不但和你的前途與你身體的健康足加嚴重的妨礙，對於社會又是犯不負責任而育子嗣的重大罪名。(至于所謂「不育之星期」和避孕藥類的使用，都不成十

足的保障。)第二是因爲，儘管他不肯承認，男子既是會在你未婚的時候兒去和你性交，難道他不曾經同別的未婚女人性交過，所以他總有帶着髒病的嫌疑。如果他說，防孕防病的設備應該歸那女的一方面籌辦，那尤可知這男子是個壞貨，因爲你去和他交合，已經至少是慷慨去冒被人非難之險，你又按說是爲愛情所驅，而這愛情的激烈有足使你連名譽上的攻擊都不怕；那麼，你這樣正趕上情緒最臻豪率之際，能不能好意思便提出囉唆的物質保險品？稍微有心有情的男子斷斷不忍使送給他快樂的女子因之而冒他自己并不分担的重大危險。總而言之，除非你準知道你的郎子是非用保險套不幹，依我說，你應該把他痛斥一頓，然後絕對不跟他來往。又說，你若是看用保險套與否爲個雅不好提的事情，那可就必是你還全然不懂世界和人事，而對於甚麼事應該問甚麼，又怎麼問，還是一概茫然：可以像這樣成人的勾當你是壓根兒不配去幹去。

在(二)種情形的時候兒可不那麼簡單。我要跟你說的是些切心的實話，現代世上所有見地最開通，和德性最統一的人士，對於兩性道德問題大現意見

分歧的狀況。我離的你遠，你所看的書，所聽的言論，我沒有得看，得聽。如果你在結婚以前被人邀請同居，你自然必按照你自己熟思成立的見解而答覆；我就是有意要限制你，也未必有限制你的能力。但是我願意你把一句我的訓話留在你心裏，就是無論天下的頭等人講兩性講得多麼雜亂，他們對於信，誠，兩個字却是一致認為道德上最關重要的。如果你根據信，誠，兩字去解決性的一切問題，那麼，雖然我不敢保你永不走錯，然而你心裏對得起天地，而且人間最上等分子多必諒解你的行為。

社會的普通態度是一面視性交的愉快爲體面婦女完全不在乎的，一面又要視之爲人生最高無比之快樂。這兩個走極端的見解當間兒的中肯真理是很少聽得見。因爲那兩走極端的見解都有很堅固的利益作用在後頭（恐怕破壞固定的社會制度者必想維持其一，有意利用心理爲使人解囊者必想維持其二）。要是你輕信世人的講解，而不認清性交只不過爲好幾種身體上有趣兒的感覺的一種，那便是違背誠實。況且，兩性作用在法律，社會，心理學，生理學，等等

範圍裏的各種關係都有其實事足供考查，而不顧關於這些實事的一切科學的教訓，也便是一樣的違背誠實。再，如果你心裏確認未婚性交爲足有理智的根據的，而因爲怕人家誤會，甚至于阻撓，所以你從你求快感的衝動，可是對人就諱不承認，那也不是用誠行事。

又進一步講，假如你是定志放胆，公然取浪漫人生觀，你可要把你因何而這麼作的理由，先在你自己心裏弄個清清楚楚；又，設若你是求你一個人肉體上得舒坦的成分爲多，而求欣享和別人互玩兒愉快的成分爲小，那麼樣，最好你事先去找位精通神經科的大夫，跟他陳述你的身況，他許可以給你有益的指導，或其他專門的援助。蓋不單是有病才可以找大夫，任何身體上的困難也是名大夫樂于幫忙的。

萬一你是不過好奇，要嘗試嘗試肉體交合的感覺，那我可直勸你『不必了』。酒鬼想喝，並不是爲嘗試酒味兒。沒吃過掛可可糖皮子的餡餡，當然不能完全知道吃這個東西的特殊滋味兒；但是如若吃過可可糖小糖子兒，而加上相

當的想像工作，就大概齊的可以明白吃那種餽餽是怎麼回事。所以我說，生殖器所發生的一切感覺，遇必要時，女子的大多數都能單獨去嘗試，而性交的苦也是她們儘可以大體上一想而知。渴的要命的人所急于喝的也不過是水，而嘗試過性交之我可以證明其一切身體的感覺也就是如同早所料定而已。

以上兩節如若都不適用的話，又有一層是我勸你在決定婚前野合以前便千萬要顧及，就是將來你會遇到你的真正天緣，一個你至樂永從爲伴侶者；那麼，到那個時際有一種緊要問題會發生：是不是你的意中人能夠諒解你在前的浪漫。要不是他爲人實在很出衆，那就許有下述兩種情形之一種：他要不是個好玩耍的人，一聽你是浪漫主意的，便可不和你接近，所以你壓根兒不得機會使他看出你的真傾向；反是，即使他果然肯和你接近，大概也就僅是愛同你玩兒，不要你作他未來兒女的母親。至于朦騙人家，令人當你是窈窕窈窕的，施這個手段于普通人或者還好說，但是施之于同你繞有最偉大，最深切，的戀愛者，這是另一個問題。因爲這個道理「婦人該說不該」她的「往事」？總是極難解



答的一個題目。（說，則徒惹是非，不說，即有負于愛人的信任。）只有沒『往事』的女人會作完滿的解答。

是活潑的青年都必急于嘗試人生之一切滋味兒，且，連于自己身體不無危險的事也是不惜慷慨的去幹。依照中國舊禮教，兒女爲求快樂而危害自己的身體，則以不孝論罪。如此的看法，我們今天並不盡然贊同；對於危險的遊戲我們能酌加認可。然而，這個認可也該當限于只關涉那青年自己的事而言。遇到兩性的事項，即是能涉及別人（自己未來兒女）的幸福，又因別人的事，既託付自己保管，當然須特別重視，所以兩性的事可以認爲具有一種如神聖的性質。不可以絲毫能夠避免的危險加于自己的後輩。比如，一個少年，雖然自己不惜冒險花柳，但是應該念其無從自提抗議的未來膝下，而知道裹足。又如將來作母親的，婚前對於男友請其同居的提議，也應該仔細自問，事情能否影響到未來者得優等父親的希望。如認爲有影響可能，那麼，依從所請無非是一種絕對不孝，又殘忍，又不豪氣，的行爲。

我以上曾說，物質的貞操是女性的中央問題，這可並不是說貞操比甚麼都要緊。只是說貞操好像是處在夥合以構成穩固的人格各種情態的重心點。一個女郎如何去吃藥，洗浴，排泄，固然可算自己的私事，於別人無關，但是她矢一單睡，還是偶爾雙棲，的話，除非是個性情詭隱，不惜巧法掩飾，的人，則難免與他人有種種的牽連。總而言之，信，誠，這兩東西越被人重視，則未婚女子如何解決其物質上性問題的方法越成爲大能轉移其整個個性的關鍵。

這封信的論調，你一定要說是大胆的很，但是我不忍跟你，我至疼的女孩兒，出任何的謊言。我知道你的心底是熱烈的，正直的。我知道你是將作一個堂堂的女性。我祝你一輩子的幸福。

母○○示

# 避暑

老舍

英美的小資產階級，到夏天若不避暑，是件很丟人的事。於是，避暑差不多成爲離家幾天的意思，暑避了與否倒不在話下。城裏的人到海邊去，鄉下人上城裏來；城裏若是熱，鄉下人幹嗎來？若是不熱，城裏的人爲何不老老實實的在家裏歇着？這就難說了。再看海邊吧，各樣雜耍，似趕集開廟一般，男女老幼，鬧鬧吵吵，比在家中還累得慌。原來暑本無須避，而面子不能不圓上；夏天總得走這麼幾日，要不然便受不了親友的盤問。誰也知道，海邊的小旅館每每一小間屋睡大小五口；這只好盡在不言中。

手中更富裕的，講究到外國來。這更少與避暑有關。巴黎夏天比倫敦熱的多，而巴黎走走究竟體面不小。花幾個錢，長些見識，受點熱也還值得。可是咱們這兒所說的人們，在未走以前已經決定好自己的文化比別國高，而回來之

後只爲增高在親友中的身分——『剛由巴黎回來；那羣法國人！』

到中國作事的西人，自然更不能忘了這一套。在北戴河，有三家湊賃一所小房的，趕上二天，大家的享受正如圈裏的羊。自然也有很闊氣的，真是去避暑；可是這樣的人大概在哪裏也不見得感到熱，有錢呀。有錢能使鬼推磨，難道不能使鬼作冰激凌嗎？這總而言之，都有點裝着玩。外國人裝蒜，中國人耍是不學，硬算不了摩登。於是自從皇上被免職以後，中國人也講究避暑。北平的西山；青島，和其他的地方，都和洋錢有同樣的響聲。還有特意到天津或上海玩玩的，也歸在避暑項下；誰受罪誰知道。

暑，從哲學上講，是不應當避的。人要把暑都避了，老天爺還要暑幹嗎？農人要都去避暑，糧食可還有的吃？再退一步講，手裏有錢，暑不可不避，因爲牠暑。這自然可以講得通，不過爲避暑而急得四脖子汗流，便大可以不必。到避暑期間而鬧得人仰馬翻，便根本不如在家裏和誰打上一架。

所以我的避暑法便很簡單——家裏蹲。第一不去坐火車；爲避暑而先坐廿

四小時的特別熱車，以便到目的地去治上吐下瀉，我就不那麼傻。第二不扶老攜幼去張心：比如上山，帶着四個小孩，說不定會有三個半滾了坡的。山上的空氣確是清新，可是下得山來，孩子都成了癩子，也與教育宗旨不甚相合。即使沒有摔壞，反正還不吓一身汗？這身汗哪裏出不了，單上山去出？第三不用搬家。你說，一家大小都去避暑，得帶多少東西？即使出發的時候力求簡單，到了地方可就明白過來，啊，沒有給小二帶乳瓶來！買去吧，哼，該買的東西多了！三叔的固元膏忘下了，此處沒有賣的，而不貼則三叔就瀉肚；得發快信託朋友給寄！及至東西都慢慢買全，也該回家了，往回運吧，有什麼可說的！

一個人去自然簡單些，可是你留神吧，你的暑氣還沒落下去，家裏的電報到了——急速回家！趕回來吧，原來沒事，只是尊夫人不放心你！本來嗎，一個人在海岸上溜，尊夫人能放心嗎？她又不是沒看過美人魚的照片。

大家去，獨自去，都不好；最好是不去。一動不如一靜，心靜自然涼。況且一切應用的東西都在手底下：涼蓆，竹枕，蒲扇，烟捲，萬應錠，小二的乳

瓶……要什麼伸手即得，這就是個樂子。渴了有綠豆湯，餓了有燒餅，悶了念書或作兩句詩。早早的起來，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補上一大覺；光腳沒人管，赤背也不違警章，唱幾口隨便，喝兩盅也行。有風便陰涼下坐着，沒風則勤搨着，暑也可避了。

這種避暑有兩點不舒服：（一）沒把錢花了；（二）怕人問你。都有辦法：買點暑藥送苦人，或是賑災，即使不是存心積德，到底錢是不必非花在青島不可的。至於怕有人問，你可以不見客；等秋來的時候，他們問你，很可以這樣說：『老沒見，上莫干山住了三個多月。』如能把孩子們囑咐好了，或者不至漏了底。

## 暑天小語

阿符

(一)天久不雨，世苦于旱，地皮龜裂崩坼，有做縣長者，感然心憂，乃下令曰：『南方丙丁火，聚寶門着照例關閉三天！三天之內，禁止良民魚肉。』鄉之氓惶惶然，羣組『青天求雨團』『大地祈霖隊』，有雷公電母松龍之屬，鑼鼓喧於道，洶屬有聲有色之歌劇班，聲色俱厲之禱告會也。乃千萬衆人中，竟無一人攜帶雨傘以防『大雨如注，傾盆而下，淋得水中鷄一般』者。吁，真可謂怪事！

(二)友在江蘇某縣辦保甲者，來信云：『……大暑天氣，入匪窠中，不知尙能「保」得片「甲」歸來否？！好在年紀只有二十五歲，即送掉一命，還可少浪費些世間有用東西；若再多活幾千歲，豈不更要用掉許多物力邪？！』此公大是聰明的漢子！亟復以一紙，言：『千歲！你看那燕子磯頭，「死不得」也』

「暑天到匪窟中避暑，大佳：一可免時人行蹤之探誌，二可擋諸般人物之拜訪會晤，三可不必攜帶自衛武器或武裝弁兵。善「保」尊「甲」，秋潦來時，君仍可以曳尾乎泥中，豈不妙哉？……」實在，保得『甲』來，『骨』不知如何，爲之一嘆！



# 浴室問題之解決

沈有乾

With Apologies to A. A. Milne

一天茜麗對我說道，「我們的浴室應該想想法子。」

我十分的表同情，趕快回答，「我們必得設法。」

現行的辦法是這樣的。準六點三十分或九點或任何時候，茜麗進浴室化裝，同時我在臥室用剃刀消遣。約一刻鐘之後，茜麗給我一個口號，聲明此刻浴室已經空了，我也回報一聲，以示我只剃傷了一刀。我一團高興的衝進浴室，却見浴缸中還有半缸的水，於是我退回房中，從事於太極拳的練習。太極拳打好之後，我再進浴室一望，發現浴缸中尚有八分之三的水，只得再回房中，舉行因是子靜坐法。等我將古文觀止三篇背熟的時候，浴室說不定已經退潮，說不定還沒有。如果沒有，我就拿了報紙坐在浴缸邊上老等着，看平瀟通車問題

的消息。心中不免疑惑不定，畢竟還是水管先通呢火車先通。再想着茜麗正在食堂中享受麵包牛奶時超過她自己一份的可能情形，並不得到絲毫的安慰。

我說，『是的，照現在這樣下去，實在太不成話了。茜麗，你頂好今天想法子罷。』

茜麗說，『我想這一回該輪到你想了。』

『怎麼這一回又要我想法子。我不是已經買了那玻璃架子嗎？你從前簡直沒有聽見過玻璃架子這東西呢。』

『得了。那玻璃架子休息了一個月後是誰裝好的？還不是我？』

『而第二天又是誰把他的腦袋和架子碰撞？還不是我？』

『是是是的，但平心而論，那究竟不是一件有用的事。現在該輪到你有用  
了，』

『茜麗，你想反革命嗎？家中雜務都歸你管。我用腦子。我賺錢。我不能為這些瑣事操心。我早已說過了。』

「我好像記得你說過。但是，水的部份不是你自己要管嗎？」

「薪水雖然如此，肥皂水則不然。二者大有分別。」

這一次會議不得要領而散。

又過了一星期之後，我不禁嚴重地喫驚起來。我深怕除非我特別小心，我的身心很有修養得過度的危險。

那天我洗浴剛才完畢，在中午舉行早餐的時候，又和茜麗談判，「今天早晨浴水流出去的時候，我將唐詩三百首背熟，又打了六十四套八段筋，再將總遺囑默誦七十二遍。其時又該剃鬚子了。」

她彷彿宣佈一種新發現般地說，「我不曉得你曉得不曉得，最後一二寸水是等不出去的。你必須勞駕尊手，委曲他們暫時充當一種活動的水閘，將水驅迫出去。」

「我當然曉得。我天天努力於這種工作，練得比太極拳還要純熟。」

茜麗長歎了一聲。她說，「好罷，我今天去叫修水管的來罷。」

我發表意見道，「修水管的怕還不行。在這工業專門化的年頭，修水管的恐怕只會修補漏洞。你還是去請一個通水管的罷。」

我們靜默了三分鐘。

茜麗忽然大有心得，跳起叫道，「你太傻了。浴室是房東的，寫封信給房東就是了。」

我預料茜麗又要推於我的身上，先發制人地說一句，「但是措詞倒也不容易呢。」

「只須付房租的時候附着一句就行了。」

我於是退入書房運用思想，老實說，我是不大熱心寫信的，寫得短了不免唐突，寫得長了又怕嚕囁。我給房東那封信的初稿如左：

「某某先生：茲奉上本期房租。敝寓浴室流水不暢。某某啓。」

當然，這信很難說什麼地方不通，但總覺得不大得體。我重新起稿。

「某某先生：茲奉上支票一紙，以付本期房租。鄙人敬懇先生將敝寓浴室

出水之處略爲放大，或另增一二出口。照目下情形，晨間浴水與晚間浴水大有衝突之虞。某某敬上。」

我的第三次嘗試，口氣比較嚴重：

「某某先生：敝寓浴室若延不修理，鄙人惟有將信內支票暫緩奉上，勿謂言之不預也。某某白。」

我此時已經智窮才盡，不得不乞援於茜麗。

茜麗看了那三張信稿，笑道，「你的措詞太唐突了，必須婉轉些才行。」

我再試一次，結果如左：

「某某先生足下：別來甚念，敬維闔第均吉爲頌。今奉上若干元之支票一紙，爲付本期房租之用，務望哂納爲荷。茲有懇者：鄙人租住寶產，頗爲舒適，惟略有瑣屑缺點，敢爲先生陳之。敝寓浴室頗爲寬暢，浴缸亦大小適宜，惜乎水管效率稍低，未免美中不足，竊思洗浴爲衛生之本，日來天氣漸熱，寒暑表曾達九十度之上，加以現值新生活運動時期，洗浴之設備尤屬重要。敝人苟

係獨身，本無不便之處。但不幸舍間尙有內子同居，以致浴缸每日必須服務兩次。每次用後，浴水之流出迂緩異常。先浴者尙無困難，後浴者勢必久候，不免有費寶貴之光陰。鄙人親歷其境，絕非虛言可比。蓋每日鄙人必待內子先

寫到此處，我恍然大悟，將信撕了，對茜麗道，「我已有圓滿的解決，從今以後，每天我先洗浴。這麼簡單的辦法，也還得等我想出來。」

## 談 瀛

## 一 之

『莫索里尼在 *Littoria* 開始割穀。』

『*Argo Pontivo* 底鄉民第一次在凝視金黃的田壟，檢閱成串的割穀，感到簡單靈魂之特有直覺——今年首領 (*Duce*) 是也和他們在一起。』

『首領說組合底世紀，就是說法西斯世紀將見所謂智識勞動優越之終結，此種勞動是如此其不生產，不會養一個小孩。這可以威脅民族底將來。羅馬同着農民作成了帝國，其沒落是起於希臘及東方智識份子影響之沾染。』

『在掌聲雷動中，農民歡迎首領底言語，開始刈穀，莫氏割得特多……該地方法西黨書記，讓他在該地組合底工資簿上，簽收六個半里拉 (*Lire*) 底工資……』 (以上見七月十日 *Lavoro Fascista*)

莫氏到底是創始者，比他底徒子徒孫，高明一籌。我們還記得去年希特勒

在閔行 (Ninuchen) 舉行一博覽會開幕禮，他奠第一塊基石，要效當日劉皇叔甘露寺招親故事，以磐石試他底利斧。結果石頭不似人頭好斫，斧斷而頑石還在那裏冷笑。逾十萬觀衆，正預備着大喊希特勒萬歲，而偏遇石頭大煞風景，於是大家也喊得不起勁。(此節曾攝入國際電影新聞，但在德國被剪去。) 莫氏肚內，總比希先生多兩滴墨水，不想叫盲目的羣衆們相信耶穌是附在他底身上顯聖，(哥林『五月』曾演說過首領不要科學，他爲天地所特生，他有他從胎裏帶來超過一切科學的科學！)

意大利在法西時代前的官方統計，已有可悲的名譽。現在服務法西的學者，爲要證明意國如何拜新政之賜，統計比較倒溯至一九〇〇年！每日名義工資，一九二八爲六二三，一九二九爲六一〇，一九三一爲五一九，一九三二爲四九〇，一九三三爲四七三。以鐘點計的名義工資，在同上各年，相當的數字爲七六〇，六八二，六七二，五一八，五〇二。(以一九〇〇爲一百!!)痛快點說：就是說日工減約百分二十強，一小時工減百分三十強，這還單是據他們自



己的統計。這還不能給與我們以實際工人生活底狀況。再看意國北部最進步的繁盛之區，如Lombardie，從事農業的男工每小時工資爲〇·五五Lire，女工童工只二〇生丁。Margues地方，男工每小時四五生丁，女工童工只二〇生丁。若在山僻之區如Abruzzes，男工一天的工資才五五——八五生丁，女工童工只二八——七〇生丁。城市麵包價目，大概每半基羅約一個半里拉，就是說這一個麵包值最富區域的農業工人的一小時底勞動。

x x x x

興登堡死了，全世界轟傳着這位叱咤風雲能征慣戰的大元帥，如何又是了不得的政治家。希先生正苦自己出生寒微，一般人對他都有『望之不似人君』之感，於是也樂得於湮滅偽造興氏遺囑之餘，對這已死爲神不能復作患人世的普魯士軍官，致空前的榮哀，藉以自抬聲價。中國向有崇拜洋偉人狂，不管阿貓阿狗，總是『老虎』『老虎』亂捧不息。興氏之死，中國報紙雜誌，一定冷落不了他。我不想在此地爭辯歷史上有疑問的事件——如興氏以八萬兵殲滅俄軍

四十萬於Tannenberg震動世界的戰績。實則他該打敗仗的時候，有了Prittwitz作替死鬼，戰勝底計劃，又全出Hoffman上校之手，興氏與霞飛，福熙輩，都是歷史上無數冤枉出名的最著者；我只述他幾件軼事，讀者若吃了過多的油膩時，儻亦不十分厭棄青菜豆腐吧？

興氏喜打獵，在剛被選總統後，須接見許多道賀的顯官和代表們。文官長Mejsner 爲製日程，每人只有一刻鐘底談話。一切都是那樣整齊嚴肅而無趣，輪到狡獪的普魯士總理布朗（Otto Braun），正式覲見官話打完了，問總統對東普魯士由一特殊保護法令可有加倍獵物，感到興趣否，興氏立刻興高彩烈，從塔倫堡湖澤底鵝談到二十年來未離的獵槍——直到文官長對他耳語，說下班該接見的，已等過十分鐘了。興氏轉向布朗說：「總理，責任逼得我中斷這樣有趣的談話；我希望不久還可以繼續。」當天晚間，興氏對一友人說：「有時對人的批評，但聽人言，會弄得很左。在漢諾佛（Hannover）我底朋友們說那個布朗是一個壞蛋，我現在看他是一個很懂理，什麼都可以和他談的人。」

從這段小故事以後，社會民主黨人布朗，得了頑固保皇黨與登堡底同情。打獵把他們引到一起，兩人在柏林郊外，都有相距不遠的獵舍。對獵人布朗的信任，使得奧氏遇着特別棘手的問題，也求教政客布朗。漢諾佛教授勒辛，關於奧登堡寫了一篇批評的文章，國家黨學生搗亂他底授課，奧氏要求撤這位猶太教授底職。於是總統請布朗與他談話，說：『我不知道我應怎樣辦。漢諾佛學生說有個勒辛，作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壞行爲，必須撤退。在我辦理以前，願聽聽您底意見。』布朗答：『總統，我不認識勒辛，也不知其寫的東西，愚意揣度，大約您也未曾讀過他底寫作。』奧氏微笑首肯，『我底親愛的布朗先生，您完全說着了。』布朗接着說：『學生對教授不和軍官子弟對教官一樣嗎？要是有一天軍官子弟聚衆開會，致電要求撤他們底教官，您會如何說法？』總統發火說：『那嗎定要使這樣浮躁孩子們懂點理性。』布朗接口說：『我以為這對漢諾佛學生也是一樣。』奧氏照布朗底意思決定了當時所謂勒辛事件。爲奧氏而搗亂的學生，反受了奧氏斥責。

較難的是下面的事：一九二二年制定由愛倍爾簽發的『保障共和國法令』滿期，國會議決將其延長二年，中有一項係放逐威廉二世。要與登堡署名時，他又找這智囊布朗打主意了：『我現在遇着糟心的情形。我不能把我底名字擱在放逐我底皇帝的法令底下。』布朗想了一下：『總統，您瞧瞧在您面前的原文。那共只一條，即延長一九二二年法令限期二年。一九二二年法令，是共和主義者愛倍爾底簽名。您要簽的法令，上面乾脆就不曾提到皇帝。您不用良心負疚，儘可署名。』事情這樣作了。興氏很感謝布朗替他找到一條出路。

一天晚間，興氏接待新聞記者，如一架機器在 Palais Friedrich Leopold 轉着和各自唱名的新聞記者們握手。在這樣多以筆墨爲生涯的人們包圍中，他有點惶然了，呐呐說道：『我自作連長以來，手邊便沒有過 Belle-lettre 的書，沒有時間底緣故。』就餐時柏林日報底主筆烏爾夫 (Theodor Wolff) 坐在他底旁邊，興氏不敢冒險和他談打獵，彼此頗覺得僵。忽然他問烏作什麼，回答『因作主筆，每夜須留編輯室直到晨報上版，所以常過深夜。』興氏真爲之

駭然，說：『那一定可怕得很。我晚膳喝完我底一瓶紅酒，十點鐘便上牀。每晚工作，我想定是可怕得很。夜間守衛，我總想它是最不舒服的職業。』他底管新聞的，使他明白爲國家元首，必須讀世界大報如柏林日報，與氏嘆氣說：『要這是必須……那嗎早餐時我可能讀一生習慣了的「十字報」？』他底管新聞的侍從官勸他安心，一國元首，並不是在早點時不能讀他慣讀的報的。

在柏林市政府一個歡讌與氏底宴會上，他坐在市長與司禮官中間，這兩個都不懂打獵和軍事。異常噪烈的奏樂不斷塞滿這華廈底空間，幾乎震耳欲聾。飯後與氏便不見了，因他十點鐘便要上床。有人笑責市長這樣鬧的晚上，一點旁的聲音也聽不見。回答是：『與登堡能向我和司禮官說什麼，我們又能對他說什麼？我吩咐過樂隊長使任何談話都不可能，便是他底唯一任務。』

也許有人恨我在此地褻瀆神聖，也許有人反而愛與氏底天真。也許……總之聰明的讀者，用不着我再費浮詞。他會知道歷史總是需要偉人，如果它找不到，便發明他。而歷史上的偉人，多屬發明者，與氏不過其中更可憐的一個

罷了。待到歷史不用發明便可發現偉人，那時恐怕我們已經用不着偉人了吧？

x

x

x

x

漢堡一家商店，最近有一位勞動戰線底代表，以男僱員部部長資格光顧，問：『寶號僱有一賣貨的女人叫席米德的麼？』回答是的。『您須立即把她解僱，因為她底丈夫在 Tientsin（德國最大的百貨公司，各地皆有分行）當理髮匠。她是掙雙重工錢的家。』『那可不成，席米德是一個最好的賣貨婦人。』此人走了。第二天來了一封信。『致非亞利安的商店某：我們限你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席米德解僱，她家掙重工錢便奪去了另一同胞底麵包。你若不照辦，那嗎，經理先生，咱們單日不着雙日着，你等着瞧罷。勞動戰線男僱員部啓。』經理對席夫人說：『我真對不住得很，可是，您瞧這封信，我不得不辭退您。』

第二天又是一信。『致漢堡某非亞利安商店經理：你竟敢將我們底長年老黨員和戰士席米德無端解僱。若不於廿四小時內收回成命，咱們黨部見。漢

堡國家社會黨婦女部啓。

於是這經理只好讓兩位黨老爺和黨太婆見面，他們自己去商量處理。最後決定了。很簡單，席先生應被解僱，他掙雙重工錢（Doppelverdiener）。經理也滿意，席氏照常供職。

這勞動戰線者，爲完成對祖國的任務，跑到 Tietz，和經理說：『您雇了一位席米德嗎？』『不關我事，席先生是在本號理髮部作理髮匠。此部已被手工部拿去』。他到理髮部叫：『你們定要把掙雙工的席米德解僱。』管部者說：『你那裏來的邪氣，不要臉的小子。這兒是我底生意，上頭交給我的。你乾脆管不着，老席掙雙工，我才不理會呢，他是我底一個最好的理髮匠。你們到我們手工部來，乾脆沒有多嘴的份兒。』

下回分解，至今未明。

# 人力車

平伯

妻說，『近來人力車夫的氣分似乎不如從前了。』雖曾在嚙語中（雜拌二末頁）說過那樣的話，而迄現在，我是主張有人力車的。千年前的儒生已知道肩輿的非人道，而千年以來，我還要來擁護人力車，不特年光倒流，簡直江河日下了。這一部二十五史真有不知從何說起之苦。

原來不乘人力車的，未必都在地上走，乘自行車怕人說是『車匪』，馬車早已沒落，乾脆，買汽車。這不但舒服闊綽，又得文明之譽，何樂不爲？反之乘人力車的，一、比不上不足，不夠闊氣，二、不知道時間經濟，三、博得視人如畜的罵名，何苦？然則捨人用汽者，勢也，其不捨人而用汽者，有志未逮也。全國若大若小布爾喬亞於民國二十四年元旦，一律改乘一九三五年式的美國汽車，可謂堂而皇之，漪歎盛哉，富強計日而待也，然而慘矣。



就乘者言之，以中夏有盡之膏腴，寒四夷無窮之欲壑，亡國也就算了，加緊亡之胡爲？其亦不可以已乎？此不可解者一也。夫囊中之錢一耳，非有恩怨親疏於其間也，以付外匯則累千萬而不稍顰其眉，稍顰其眉，則『寒倉』矣，不『摩登』矣。以付本國苦力，則個十位銅元且或紅其臉，何其顛倒乃爾？其悖謬乃爾？此不可解者二也。

就拉者言之，牛馬信苦，何如溝壑？果然未必卽填，而躍躍作欲填之勢。假如由一二人而數十百人，而千萬人，而人人，皆新其車，爲『流線』，爲『兩點』，……則另外一些人，溝壑雖暫時恕不，而異日或代之以法場，這也算他有自由麼？這也算伊懂人道麼？其不可解者三也。

我們西洋是沒有轎子人力車的。洋車呼之何？則東洋車之縮短也，即我大日本何如你支那車多。故洋車者中國之車也，汽車者洋車也，必顛倒其名實，其不可解者四也。

古人惟知服牛乘馬，以人作畜，本不爲也，荆公之言猶行古之道也。然古今異

宜，斯仁暴異矣。又今之慕古者能有幾人，還是「外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也吃雞蛋」這句話在那邊作怪。情鍾勢耀，忍俊不禁，彼且以爲文野之別決于一言也，斯固難以理喻耳。

我主張有人力車，免得滿街皆「汽」而舉國爲奴，猶之我主張有鴉片，以免得你再去改吃白面。

若盡驅拉車的返諸農工，何間然哉，而吾人坐自製的盤脚汽車，連輪比軫，動地驚天，招搖而過市，其樂也又甚大。想望太平，形諸寤寐，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數十寒暑得其半，則吾生之終于不見，又一前定之局也。

人力車夫的氣分漸漸惡劣，許是真的，我想起妻今晨這一句說話。

二三年國慶後二日

# 談倫敦漫步

重 啞

## 一、漫步河中央

倫敦的天氣，一入冬季，黑霧籠罩，簡直是對面不見人。有的說倫敦霧，厚得可以用刀切，但是英國人都形容牠如豌豆湯 (Peasoup)，其程度總可以想像了。雖然是如此，英國人對牠却毫無憎惡之心。他們常常在大霧之下漫步着。漫步的區域，多半在公園裏和泰晤士河邊。因為他們認為漫步是有益於身體的，和飲食是一樣的重要，所以他們不問天氣怎樣，也得漫步着。去年冬季，有一天下午，霧之厚，真可以。到晚間，我買了一份晚報看看，載着七個人漫步到河裏去了，牠的標題是“Seven People walked into the River”

## 二、游人頸頸長

英國人既是那樣注重漫步，所以在倫敦到處可以看見漫步的英國人，尤其

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如果遇着太陽出來，那他們簡直要爲漫步而發狂了。英國人性極幽默，不大和人談話，走起路來，一種紳士氣特別濃厚，個個把頸頸子拉得挺長挺長的。有一天我和一位英國人到『黑的公園』(Hyde Park)去漫步，走來走去，約莫有半點鐘光景，沒有說話，我忽然的禁不住了，說：『你們英國人頸頸子大約有五六英寸長。』他問何以見得？我說你看那些昂頭漫步的人，頸頸子不都是很長的嗎？結果他笑起來了。

### 三、氣煞駕車者

倫敦交通便捷，車輛繁多，可是因此常常發生出許多不幸的事件——撞傷和軋死，據調查統計，倫敦每天總有十件以上。最近不知是什麼專家發明了一種方法，——有的說是從巴黎學來的——在各重要大道上，認爲是有行人過街的處所，畫上許多白的平行線條，定名爲行人線(Pedestrian Line)，在這線內的行人，如有撞傷和軋死的事件發生，所有一切罪過，都歸在駕車者身上。處以極嚴重的罰款。在意思是特別保障行人。行人因此有了特別的保障，所以

在過街時，就個個大膽起來，有的不慌不忙竟在行人線中漫步起來，當着他們在街心漫步時，左右來往的汽車，風馳電閃的到達行人線邊，只好鍛的一聲同時殺住，直氣得駕車者頭腦發昏第十四章。

#### 四、脚觸野鴛鴦

從前在國內，嘗讀彭公案施公案一類的書，看見淫僧惡道，有時追趕女子說，『我與你做個露水夫妻。』總得痛罵幾聲。可是現在倫敦，據推測『露水夫妻』實在是太不算一回事了。外國社會家庭的組織，是極端個人主義，下層階級的成年男女，沒有法子能夠招引情人到小的鴿籠裏去幽會，結婚又不容易，所以只好借公園草場裏幹他們要幹的勾當。一到下午，尤其是放工以後黃昏時分，只要是深草的處所，總可看得着成雙作對的笑聲四溢，滾來滾去，慣好漫步的人，昂怎頭只顧漫步着，有時會感着脚觸的處所，有肉球似的物件，嗤的一聲笑，倒使漫步者不好意思起來！

# 無題

海 戈

剛回漢口，馬路走走，得見中秋月餅的市招，才想起我離開故鄉已有二年的光景了。中秋這一佳節，好像從來與我無甚好感，除在小孩時代，得點應時的菓兒餅兒而外；一向我未曾同誰團圓拜月，並肩看月，會友賞月，吟詩弄月，舉杯邀月，垂淚對月。

但翻過了中秋，接着便是國慶，算來最早一次國慶，離中秋只有四天，現在却挪在陰曆重九之前了。光陰荏苒，而國慶老是一次，物以稀爲貴，夫佳節亦何獨不然。

照說我住在武昌的對岸，武昌是造此盛典的地方，理應不無感慨，偏偏腦子作怪，總覺國慶也和舊中秋一般。其原因也許是我不能了解革命的偉大；不，是不知應當怎樣慶祝罷了。

革命——所謂武昌起義，由身歷其境的老輩談來，一點也不那個：如敘述當日（十月十日夜九鐘）槍聲一響，制台，藩台（全是滿人），莫明其妙的溜了。制台跑上了江中停泊的軍艦，拍電給北『京』有『軍民同叛，萬衆一心！』的話。那時清廷還正在永平大操，數十萬兵將，屯在北方，竟被此二語嚇着，不敢從『京』漢路派兵過來。這邊呢，湖北的兩位軍事首領，一名張彪，一即黎元洪先生。張爲正統，黎爲協統。『正』自然比『協』大，而『正』統始終彷徨着。黎先生則素有『菩薩』之譽，菩薩是難於啓齒的，故十月十一日在武昌省諮議局開會時，民衆還怕黎要自刎，在頸上給他纏着一塊白布。而當時武昌的現象，是亂七八糟，人心惶惶。好在諮議局即日通電全國，不久各處都響應。於是我們才有今日的國慶節。此種經過，是革命初期必有的現象，我們用不着懷疑與誇大，以較有組織的第二次北伐，經過訓練的第五次剿匪，自然大有不同。老輩還記得第一次革命軍安民佈告中幾句重要的話，亦可作革命文看也：

我奉軍政府命 告爾國民知之

我爲救民而起 並非貪功自私

賊昔食爾之肉 我今寢賊之皮

士農工商爾衆 決意同逐蠻夷

建立中華民國 同胞無所差池……

示中我爾對比，却見當時語氣，現在已經進步爲「我們四萬萬同胞一致聯合起來打倒甚麼」了。

不過我們既只有這麼一慶，也真該着實的慶一下。何況雙十，雙十，唸來也好聽，也覺得堂皇，比西人崇拜的單十要多一倍。去年的國慶，悄悄地過了，我想今年該要鬧熱些，我預祝明年能暢飲三杯。

如以我所經過的來說，恐防沒有你的強，只有兩則：

一是在中學唸書時代，提過一次燈。那情形已不很清楚，彷彿未貼標語，也無女生同提，走完了城中各大街，回校時，校中還分給了點心。



一是在城都，父親還康健，特地從故鄉到省會來買丫頭（即婢女）。湊着國慶日，買了三個，我替她們取名字，大的記不清，小的一個便叫雙十，後來雙十跟人跑了。

說到買奴婢，我不免要咕嚕幾句，因為這風氣，現在還盛行。

我國女人比男人確值錢，故女人可賣，男人不可買。（賣國者又當別論。）  
成都買女人，情形很普遍，也很便宜。前幾年，大概便十二三元可買一個五官清正的十二三歲的女子。約摸一元一歲。荒年饑歲，則更賤；但果然有幾分姿色，幾分靈氣，則較貴，如專買給太太用的，便名買丫頭，以強健為主，其價必廉；如買來給老爺用的，便名買『披肩』——這名詞大致是指以前婢妾之流，肩上裝飾的霞披，亦如『青衣』之名『旦角』——以秀麗為主，其價頗昂；如買來馬上用的，便名姨太太，以合格為主，其價將不貲。但至多也不過二三百元。以較蘇浙，亦瞠乎其後。不過後者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被賣的，必是處女，如非處女，隔日退人還洋。當初目擊此等事，心中甚為不平，但不平

你有甚麼根本辦法，父親便一次買了三個之多。且政府雖出示禁止，也靠不住，因為他們便可隨便買也。

前意未盡，附以今聲律啓義：

奴對主，慶對傷，心血對蛋湯，天朝對偽國，嘎嘎對粒粒，白石港，黃花崗，紀念對毋忘，會議將開全有五，中華初建十添雙，革命成功，共舉當時文武，神仙殺敵，相傳添派魏黃。

嘎嘎胡同，在北平城東。又吾鄉言「嘎嘎」，肉也。然或將另造一字。粒讀如忙之陰平音，吾鄉土語，謂「吃粒粒」便是吃飯之意。

武昌革命首起，爲當時之工程營（卽此時之工兵），故有工程營「成功」之讖。聞革命黨人中有孫武者，初造炸彈於漢口俄租界，被捕入武昌模範監獄，事起，開監放出時，有舉爲副都督以佐黎元洪先生之說。文卽孫中山先生之諱也。武自然夠不上與孫先生同語，但在此「文武」可作二解。

「神仙」出在敵省，於前年助劉湘奪取劉文輝防地時，久攻不下，湘使人

問之，神仙云：『已派魏延出馬。』後又相持一週，兵有怨言，神仙怒曰：『立即加派黃忠助戰何如！』最後還是劉湘親自指揮，另想辦法，才算收得該地。近聞神仙率師剿赤，不幸大敗，想又是魏延黃忠不甚得力之故歟？

前意猶未盡，附以無定詩：

昔人已成國慶去，我輩如何遇國愁？

國愁國難朝朝有，只有吾徒說不休。

鬧熱忽傳新祀孔，飄流才記舊中秋。

欣逢此處提燈節，擬拾殘鞭立碼頭。

朝當讀潮，非朝朝也。每天都有，那還了得。學校豈不盡是禮拜日乎？

此地遇喜事，必放鞭爆，而收尋未燃之爆筒，實爲有胆量的小孩們最大的樂事。留心孩子者，當能領其驚喜的心理。我亦欲去拾殘鞭，乃是想藉此參加慶祝國慶之意云爾，

此詩有盛唐味，恨不能呼起半農一讀。

前意如果眞未盡，下回再說。

(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 「洋太太的丈夫」自述

茂、修

(1) 緒言

女聲廿三期，有妙文一篇，標題曰：『外國太太的丈夫』。大意是詆毀洋太太的物質欲高，消費力大；原文說：『他們像鑽子一般到處鑽營，牛一般日夜工作，而貪污，欺詐，癆傷等不幸就接踵而至了。』結論是：『除了榮銜「洋太太的丈夫」以外，還有何意義呢？』我讀該妙文時，正攜『番婆』鑽營于廣州，如曹阿瞞之讀陳琳檄詔，嚇出一身冷汗！因為誰不怕得癆傷症呢？不久偶然在報端，又發見行政院的皇皇通令：『凡娶外籍婦女者，一律不准在海陸空軍及外交界任職。』這一打擊，比前一個更來得凶猛。因我畢生的志願，就是想鑽一枚領事之類的官兒，重到歐大陸去白相相。這一下，可不完了。嗚呼哀哉！洋太太的丈夫呵，既不見容于清議，復遭屏絕于仕途！我憤極之餘，幾

欲拋去榮銜，掛冠高蹈。（惜乎洋太太又不肯無條件的許可。）繼而靈機一轉，悟到政府和女聲的雙簧調子，一是站在民族利益的觀點，一是站在女性階級的立場，僅能務其『大者遠者』，却不曾搔到洋太太的癢處。（那當然是本丈夫的權利。）我見有機可鑽，戴罪立功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于是祇好不客氣的站在『本丈夫』的寶座上，吶喊幾聲了。最難得：在朝法令，和在野輿論，都不謀而合一致向洋太太的丈夫攻擊。足見『該丈夫』，確是罪孽深重，應該打倒了。反正這個年頭兒，是投井下石的年頭兒。祇要政府和女同胞不究既往，許以自新，則鄙人願出其七八年之經驗，效我佛如來，現身說法，宣洩一點『榮冠』以外的祕史，使後之來者，不敢妄嘗異味，俾得保存國家元氣，利權不致外溢，肥水不落外人之田，原璧重歸祖國之趙。是亦區區吾，救國之道與。

（2）正文

（a）義務翻譯

翻譯之難難于上青天！我的朋友胡××，早已慨乎其言之矣。不過，在他  
人雖難，但譯的結果，或造成偶像，享着盛名，或賣掉文章，得着稿費，總有  
一定的代價。鄙人與拙荆無間寒暑常隨從翻譯者已八年于今矣，加以拙荆賦性  
頗有聖人之風，『入太廟，每事問，』故上自天文地理，軍國大事，以迄穿衣  
吃飯，喝酒打牌，皆一本其『沙鍋主義』（俗有打破沙鍋問到底之說，）問長  
問短，『這是什麼？』『那是什麼？』你既譯之無盡，她復問之不竭。至于報  
酬，則絕對義務。我想：除了榮冠那條『丈夫』的頭銜以外，第二個頭銜，算  
是義務翻譯了。

(b) 行注目禮

當我偕拙荆在街上出巡時，路人目送秋鴻，拿奇異的目光先釘釘她，後釘  
釘我，結果相顧一笑，此之謂注目禮。但此屬於都市的文明人，把洋鬼子看熟  
了，方有此落落大方的神氣。至于中國內地裏那些『老桿』。才真有點『蹩扭  
』呢。他們有時竟實行其包圍政策，夫豈僅行注目禮而已哉。曾記去歲在成都

，禮拜日，攜拙荆和太太保逛公園，下車伊始，卽有三五位欣賞西洋把戲的觀衆尾隨，後來愈跟愈多，一路上浩浩蕩蕩好不威風。我當時雖極力鎮靜，顯出滿不在乎的阿Q精神。可是，下面的脚步，總覺沉重而不瀟灑，心裏面尤其有點『那個』！繼後找到一張茶桌坐下，那般『老桿』還死不饒你，竟層層封鎖，圍得水洩不通，我們好像唱猴戲似的，圈在垓心內，把周圍的視綫全給遮斷了。我幾次想奮臂而起，叱咤一聲，駭退幾隻兵馬，但自顧『榮銜』，礙着高貴華人的體面，祇好粗住頸子紅住臉，苦笑置之，任那般熱心觀衆興盡而返。不僅此也，尙有一次意想不到之侮辱，也挺好笑的。一日我同拙荆在長街購物，我正執行義務翻譯之職務，迎面忽閃出一條彪形大漢，向我大呼白，哼！亡國奴，外國人的走狗！說罷竟揚長而去。至于有人把我誤會成耶穌信徒，而罵爲吃教的，不供祖先的加以蔑視，則尤數遇不鮮。

(c) 忍屁吞痰

人活着，就免不了要吃要喝，吃喝完了，就免不了要拉屎要洩氣。所以放



屁一事，雖是文明人的缺憾，却是一切動物的本能，欲持盈保泰終其身而不一放者，堯舜其猶病諸！我自問對於忍屁之工，雖不精深，但把有聲的忍成無聲的養氣工夫，算已做到。但是朋友，欲榮冠洋太太的丈夫，則還不夠火候。因無聲之屁，亦不能見容于洋太太的。比方當我製出一個無聲的而自爲得計時，可憐那股裊裊餘香，早無情地散佈出去而告訴她了，那她必蹙着眉尖對我說：『親愛的，你又那個了麼？』『難道你從不那個麼？連生理學都不懂！』我失望的反駁她。『我又何嘗不那個呢，不過我那個時，定要忍着出門去才放呀！或者上便所去也成。』天呵！放屁要上廁所，實在『未之前聞』！至于吞痰雖可不必，但我客廳里却沒有痰盂地位的存在！上次我賭氣買了兩隻回來，但至今仍束之高閣，和太平缸一樣備而未用。其餘飲食的姿態，亦要留神，譬如吃包口飯，喝啞聲茶之類。吃掛麵時，尤得特別小心，嗖嗖的節奏聲亦是例禁！

行動當分兩方面言之，一面是我個人的行動掣肘，譬如，不能隨便在外面打牌過夜，不能單獨作長期旅行等等。蓋事實上，洋太太遠適異國，舉目無親，所仰望而終身慰藉者，唯『本丈夫』也。胡可令其形影相弔，寂寞青春耶！因此吃飯睡覺，拜佛朝山，都祇好比翼連枝，扭在一團了。庸詎知一個人的行動固屬掣肘，兩個人共同行動，更加掣肘；比方說，同太太去赴宴吧，和洋人一道，當然要鬧洋派；於是，提大衣，扶玉腕，開房門，讓坐位，都成了不可避免的義務，至于叫洋車要花雙倍價，買東西准挨小竹槓，尤其餘事。最妙有一次旅行的經過，真值得紀錄，那是一二九之『後夕』，爲逃難計，同拙荆搭太古公司安慶輪由申赴漢，官艙票係在岸上買好，及至該晚登輪，船已起碇，茶房方發覺拙荆是黃髮綠睛的洋鬼子，一時奔走駭汗，鬧得天翻地覆，二買辦三買辦一齊出馬，立刻向我交涉，非把拙荆移上大餐間不可！細叩其原因，乃知爲公司之定章，官艙乃華人大餐間，白人不准乘坐，（事后思之，方悟爲昔年洋涇浜之陋規，英國人爲維持其白色人種之尊嚴而設者，）雖經据理力爭，

再四抗議，說得舌敝唇焦，氣得臉青面黑，共濟之人，皆爲不平，而買辦毫不通融，結果，又因路資不充，買不起兩張頭等，祇好夫妻暫時分別，太太登樓享福，老爺壓居華人大餐間之內。故我偶得單獨旅行或出門機會，便覺天空地闊，自在輕鬆，宛如從牢獄里解放出來的囚犯！

(e) 中國文化

大凡沒踐踏過中國國土，不熟悉中國國情的西洋人，類多對中國文化，有一種崇高幻想的景慕，及至一入內地愈深，住時愈久，那種幻夢便漸漸被現實的污雲遮起來了。拙荆，婦人也，安能例外。所以我同拙荆一談到『中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就不免一場舌戰！她說：『中國人不團結，不服從領袖。』我說：『那是我們的文化高，不肯盲目的崇拜偶像，「合羣」原是動物的本能，那有什麼了不得？』她說：『中國人現在失掉了中心思想，因爲沒有宗教信仰的緣故。』我說：『中國人老早脫離了神權。『無神論』，便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宗教信仰，原是一種迷信！』她說：『那嗎，中國爲什麼弄得如此的貧弱』

，老是被人欺負呢？」我說：那也是中國文化優越玄妙的原故，中國民族，是沖淡爲懷，不尚功利的，至于文明人常被野蠻人征服，古代的羅馬，埃及，就是好例。其實，我關於中西文化問題，慣用的是兩面刀。有過信精神文明者，我則抬出科學萬能的大旗來壓倒他。有過信物質文明者，我又搬出棄智絕聖莊老一流人物的學說來說：『咱們中國中人根本看不起「科學」。』我對拙荊的方法，是用的後一種。

(f) 內外兼差

『老婆是人家的好』，到不在乎『皮相』，我以爲祇要能嫻針指，精烹調，指揮用人，教育兒女，便算賢內助。但此皆不足以語于洋太太。所以，我每日除掉編講義，執教鞭，忙于生活之外，還得在家里，吩咐當差，清理帳目，一天開門的七件大事，都得躬親管理。因此，我的差事，是治外而兼治內。（不愧有『賢外助』之稱。）其實，那也難怪她；隔于語言，昧于價格，致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位朋友，向我談及他太太能親身下廚房做菜，會做各色各式的

泡黃瓜醬羅布。晚上還給他親手洗腳，令我聽了，不禁悠然神往。

(g) 小孩子的洋化

我那位四歲太保，面孔的輪廓雖像爹，但頭髮和眼睛却肖娘。因此在不知底細者，每呼之曰『小外國人』，太保遂亦常以外國人自居，他的三段論法是：媽媽是外國人，外國人是黃頭髮，我是黃頭髮，所以就是外國人。另外他常看見一些外國洋寶寶，都很養尊處優，對門老王家的幾個小兒子，常是滿身污泥。也是他洋化的原由。我每聽見他說他不是中國人的時候，總是一陣陣心惡，但小孩子家，既不懂得國籍法上的屬地法，又難以父性中心的理論向他解釋。一條最有效的辦法，即是對他絕食。譬如他說他是外國人，我立刻就駭他說：『媽的！外國人，再說外國人，就不准吃中國爸爸的飯！』太保爲保持飯碗計，祇好屈居同胞之列。還有一次命乳名的糾紛，也極有趣！緣我那位二太保，是在廣西出世的。我就打算把他叫作桂生，但拙荆偏要叫着愛爾蘭！因爲正名的問題，相持至數日之久，結果，雙名并舉，我叫我的桂生，她叫她的愛爾

蘭。但因阿媽和太太保都像附和荆拙，到後來，桂生之名，竟形同虛設，湮沒不彰，愛爾蘭畢竟占了最後的勝利！

(h) 談政治

人生一旦他鄉遇舊，便攀過荆道起故來，抵掌縱談，上下今古。當然算得『一樂』。可是當我正樂的時候，每每洋太太便來打叉，不是攔腰一句截斷你的話，便是要你把談話的內容說給她聽。因此常常極好的聚會，被她擾得不歡而散。最後，我慢慢發明一個救濟方法，即是當拙荆問的時候，我便告訴她說：『太太，我們在談政治呢。』她便不再往下問了，（自從有此發明，的確省了不少麻煩，專利多年，不敢自私，用此表而出之，公諸同病。）一般女性，對政治都無大興味，尤其是拙荆，一聽說談政治時，便會掉頭不顧的溜開了。

(3) 結 論

中外通婚一事，自理論方面言之，兩個文化不同，種族不同的結婚，是好事，是福是禍，至今還有許多爭論，永遠是一個哲學問題。（這樣嚴肅的問

題，爲林家論語之體例所不許，故暫置勿論。）

至于事實方面 則商量之餘地尙多。因事實上，一批批的青年，正在爭先恐後的往海外溜。既名青年，自然『那話兒』的需求，總要來得旺盛一點。雖說是留學而非去留『戀』，但既名留學而又非遊學，則留久了，自難保留下一些風流故事。留學生在圖書館裏倒都能學董仲舒目不窺園（因爲圖書館內多的是女同學可窺），但，一出圖書館就難保無意外之事發生。加以外國社交公開，三言兩語，一勾搭便上。而且歐戰之后，男性恐慌，吃飯出恭，隨處皆有『遇豔』的機會。男女由相識而了解，由了解而戀愛，一有了愛情的關係，就難免來一個愛情的結晶。留學生就能不負責麼？于是，一頂『洋太太的丈夫』的榮冠，便輕輕的套在頭上了。其實留學生的真心，何嘗不想留此殘破之軀，回到祖國來，榮冠部長小姐或主席小姐的丈夫頭銜呢！蓋予豈好洋哉？予不得已也！

# 一事無成記

沈有乾

稿既寫不出

照又不肯拍

話說我在七月初收到主編先生一封信，向我要兩篇論語稿子，一篇用在『兩周年號』，一篇要最近發表。我當時非常焦急，信也沒讀完，就到處去尋找題目。尋了一圈，仍尋到原信，發現信末有『至少兩周年號的一篇總得賞光』一句，那時我纔恍然大悟，把心放下，決計等到八月底再定辦法。

且說光陰如箭，日月如梭，轉瞬已是八月，主編先生的催稿信又來了，我向來對於催稿信的策略是置之不復，理由是：稿寫得成，便無回信的必要，寫不成，更無回信的可能。這個理由，真是萬分完全。憑你有亞里士多德的才學，穆勒的雄辯，或羅素的精明，也尋不出邏輯上有絲毫不周到的地方。那知主



編先生竟有神鬼不測的智謀，信內除了催稿外，還問及前次稿費會否收到。（照理他應當向會計處催發稿費，一方面問郵政局我的稿子會否寄到。）我想起從前學校欠薪，明知發不出，還開會，寫信，舉代表見校長，現在主編先生既然自投羅網，豈可坐失機會，再想既要索費，對於寫稿未免不好意思隻字不提，明知中計，只得說正在努力。於是久已忘却的寫稿問題，又突然地尖銳化了。

既說了正在努力，不得不開始努力了。努力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要希望家裏的小孩視我如陌路人，省得每三分鐘來叫聲『爹！』把我的靈感打斷。第二要希望隔壁那架晝夜不息的無綫電收音機突然因事（或因病）休假，至少略改聲調。然而這兩個希望同樣地毫無實現的可能。輾轉思想，不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抽出筆先在紙上寫着：

### 節育論

寫稿先決條件之一

沈有乾

寫到這裏，忽想我這題目違反了希特勒的民生主義，萬一國民政府將來派我出國考察海軍被德國國社黨禁止入境，如何是好。反正關於這個問題，山額爾夫人已是名馳中外的權威，小子學識淺陋，經驗薄弱，那裏更讚得一辭？幹緊把紙撕了，以絕後患。於是我的思想轉移到無綫電上去，想這回作文，千萬不可再有反革命色彩。乃重取白紙，奮筆大書：

打倒無綫電！

沈有乾

寫稿先決條件之二

我非常得意，覺得此次題目新穎萬分，定可博得東烘先生歡迎，所以就從事捏造無綫電的十大罪狀，以備宣佈。結果如下：

第一，無綫電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該打倒！

第二，無綫電是新生活運動的阻礙，該打倒！

以上兩大罪狀，第一罪狀計費一分鐘想出，第二罪狀計費兩分鐘想出。我稍算第三罪狀要費四分鐘想出，第四罪狀要費八分鐘。依此類推，第十罪狀要

費伍百壹拾貳分鐘，十大罪狀合計要費壹仟零貳拾叁分鐘的劇烈思想，在無綫電被打倒之前，我決難勝任。這似乎很有希望的計劃，終于不得不放棄了。

却說我連日想不出相當題目，心中悶悶不樂。看看收稿截止期限，已在眼前。一天，忽見瑪麗欣然奔進來，手持一信，說道，『快去拍張照，寄給論語登出來，他們有信來要呢。』我想稿子還繳不出，怎麼又要照相，豈非一波非平，一波又起，臉上也就不能伴着瑪麗表現那種高興的感情。但我因昨晚她要剪頭髮，已經反抗過一次，這回務必努力彌補，不欲使她過於失望。我說，『到那家去拍呢？』其實完全是緩兵之計。

我還忘不了寫稿問題。她說了幾十個照相館，我雖然無心細聽，却能應對如流地提出抗議。不是太遠，便是太貴，不是拍得不像，便是拍得太像，不是拍得太慢，便是拍得太快，不是生意太清，沒有人請教，便是生意太好，來不及取件登出。結論是吃過飯再行商議。

飯後天氣自然較熱，我又暗將溫度表晒了一會，再向瑪麗提出免去照相的

理由，同時又眼睛望着報紙，發明幾件中暑的故事告訴她。又想起本刊三十一期上所載斯帝文李可克在照相館中如何被攝影師批評『臉孔錯了』如何被他指揮脹大胸膛，緊縮腰部，如何被他用『達爾飛特』『蘇爾飛特』等種種技術改變眉毛和耳朵的位置，這些剝削人權的行爲，想起了雖然使人慷慨發憤而愛國，却並不絲毫增加我拍照的熱心。乃向瑪麗建議，『我現成的照相很多，你去挑選一張寄去就是了，何苦特地去拍來？』她不肯相信，我只得一同去尋。

最先尋着一張學生裝的相片，倒是英俊有爲的神氣。可是瑪麗不贊成。

第二張是穿着馬褂，頭髮梳得光光，帶着眼鏡的美少年模樣。這張其實毫無可以批評的地方，只因當初是我舅舅拿去和海倫交換的，瑪麗不免有些偏見，也只好不用。

最後一張上的我是立在父親的旁邊，手中拿着一個小小的地球儀，十分地天真爛漫。然而瑪麗依然反對，竟無妥協餘地。

正在無法解決的時候，我忽然想着舍弟護照上有張相片，非但有幾分像我

，而且比我漂亮得多，建議向他商量借一下。

瑪麗提出對策，主張用我們結婚時所拍的那張照片，原來她因為那張相片我當初不肯送登大陸報，迄今念念不忘。但是我想那張相片上男女長幼混雜，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當初拍照的時候，也沒有預料這種需要，衣服上並未畫着十字記號，或寫着 1 2 字樣，讀者除非本來認得我的，認錯的機會倒有六分之五。我只得婉勸瑪麗道，『這張相片固然最好，但是太大了。一則郵寄不方便，容易損壞。再則做銅版的費用是要在稿費中扣除的，這麼大的相片一登，不是使我欠了論語一生還不了的債嗎？』我深怕瑪麗要想着專差送去和縮小印登的辦法，因為不是我為她誇張。她居然認識幾句英文，說不定曾經看見過 *T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一類的格言，明天不免要舊事重提，急欲謀一結束，所以起稿寫信：

亢德先生：我的文章即使幽默，我的臉孔決非滑稽。寄登照相一層，認為有意侮辱，誓死不能照辦，倘若你收到我的照相，一定是瑪麗不

會得我同意，半夜私自偷寄給你的，千萬不可登出，是所至囑。

信寫好，時已深夜。正羊兒在欄，牛兒在家，海似的安謐擁抱着靜悄悄的  
大地。作者到此情境，想起稿子的題目還未有着落，不覺長歎一聲。正是

喫盡千辛萬苦 到頭一事無成

欲知瑪麗說出些什麼話來，且待論語三周年時再行發表。

# 統計室中

乃 蒙

現代教育和社會實際是這麼的不調和，昨日的我和今日的我又這麼的不一致，那麼研習統計的人之有點悲劇味，似是理之當然。

若干年來，社會上頗有人說到調查統計的重要；政府文告中，也常看到這類的字眼。我以為讀上幾年統計，將來擇業也許容易固定些。才進大學，便有職業困難的預感了！幾年大學生活，讀過各式各樣的統計：什麼 Rowley, ge- arson, Edgeworth 等學派系統，心里都有一個數目與符號。報紙雜誌的統計材料，不問其正確與否，都很關心的鈔下來，剪下來。下了課，便在計算機面前演習各種習題。有位教授勉勵我們說：『中國學統計的，大都是為研究社會科學而學習的，從數學入手的很少很少；你們于數學社會科學都有些根基，將來一定有好成績的。』這些話，我們聽來，如早晨看見太陽，臉上發紅，而心中

感到愉快。同學談話中間，也不少羨慕的語氣。據說，統計是技術人才，將來容易找飯碗。

畢業後，到某高級統計機關實習，才知道目前統計實務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時不僅感到希望的幻滅，就是個人生活也成爲問題了。在其它機關，我也許能做點事，而在統計機關，實在無事能做。這是事實問題，與政治背景無關。因爲大機關統計，只是把各部呈上的統計報告，編纂成冊，添上總理遺像，主管官玉照，附加一頁導言或緣起。把統計表冊粗粗一看（假如願意看的話），好像中國政治，頭頭是道，無麗不臻；而主管人員，也努力奉公，沉着進行，做到不能再好的地步。把各種統計集其大成，原是高級人員特定的工作，各色人等只能幫忙寫楷書。至於內容呢，大家心里明白，不能以學理去批評材料，而是賴材料以虛張聲勢，否則便失却設立統計機關的原意了。其次是中國現『階段』的統計，是繪几張條線分明色彩濃重的圖畫，貼在辦公室會客室中，以供求差事人們的欣賞；這是藝術專修科學生的拿手戲，我們曾知道一些 Grants



的圖表原理與範式，究不會下過美術的練習。中學時代有幾何畫一門，可惜久違了。到了這時，才反省到自己的低能，書生氣之不中用；同時也覺得統計不是獨立的事業，在表冊政治之下，辦理統計，實在有點無聊。看到政治科同學之四通八達，不禁眼紅起來，于是想到改行。然鈎兒套圈，改行是不容易的。請教授介紹吧，教授說：學統計辦統計，是學以致用了，有什麼可說的？請高升的友好設法吧，友好說：現在到處都是人浮于事，你在大機關里至少可認識幾位要人呢，統計是專門人才啊！我于是深切地感到生路狹小的悲哀！

過了幾月，調省實業廳辦理統計。這里所謂統計者，是主計處，實業部的表格底承轉機關。每月必接到好幾次調查表，厚厚的一本，轉發到各縣縣政府。內容精細極了，就舉實業部實業概況調查表說吧，把世界上最文明國家所用的表格，翻譯過來。（也許文明各國不會有過。）如問縣政府去年全縣雞蛋幾個？鴨蛋幾個？雞幾只？鴨幾只？其中自用幾何？輸出幾何？牛肉豬肉羊肉一年各賣出幾斤？全縣樹木共有幾株？其中苗木幾株？針葉樹幾株？闊葉樹幾

株？又其中竹子幾株？楊柳幾株？臭椿幾株等等。又如問去年全縣魚子出產若干？介殼類出產若干？其中鱧，鱖，鯽，鯉等各多少？每類共價若干？鹹製的若干等等。又如問豆付店去銷售豆付几塊？用多少工人？紅利多少？每年放假日數？每日工作時間？問裁縫店資本多少？原料從那里購來？……這些答案，要縣政府尅期呈報勿誤，我真替縣府工作同志擔心。然天下事多是出人意料之外，這些表格發下去，沒半月便陸續填報上來，而且數目是確確實實的。如某縣的雞蛋，去年是六十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七個，牛肉的價錢是六千八百五十三元八角。一點都不籠統。我真佩服填表人的勇氣，與司書先生字體的勻美。

我曾問過縣府負責人，調查表怎樣填報的？他很自負的說，爲了填表，几个人犧牲了不少睡眠時間，去編製數字，經過細心校對，總不會還有錯兒。——各數相加，等於總數，他們一點錯處都沒有！

上峯頒發各縣的調查表，照例是填造兩份，一份存廳。這現成的材料，我們本來可以利用，以明瞭本省的事業概況；但材料來源如是滑稽，而某行政公

署長官明白的說，各縣調查表，大抵是瞎造的，因此便不肯去白費力了。反正實業部有各種委員會，會將各種材料，編成金字布面的中國勞働實業年鑑，供給一班做大品文章的朋友。

在統計室呆坐，似乎不好意思。我于是自出心裁，製定几種簡單的表格，寄到縣政府或同業公會去。感謝他們熱心，一二星期後答案便來了。但一經審查，無一事可以置信的。何以船舶車輛數目會這麼少？素稱模範區的，何以沒有汽車？原來他們都是根據官廳登記照抄下來的。沒登記的便否認其存在了！何以商人不願意登記呢？這只好盡在不言中！

本廳主辦的事業，似乎可以統計了，然而也輪不到統計室。因爲主管科或局真的有事業的話，在未着手以前，已經有各種統計，在報紙上發表了。他們能把材料給我們統計麼？——科裏又不是沒有閒員！

于是腦子轉灣，想將廳辦事業歷史的陳跡，如公路電話每月收支比較，長途汽車乘客人數，油類銷耗等統計一番，求出 *Secular Test* 來。但結果仍是沒

有的。因為事業經費與主管機關，忽而獨立，忽而合併，誰也找不出端緒來。而且每次政府交替時節，其報銷總有些胡塗帳，我們分析不出來。

各事沒法統計，但辦公室會客室的統計圖表，是非要不可的。沒奈何，只好統計本廳職員的年齡籍貫出身等等，——明知道這也不可靠的：廳長是湖北人，其同鄉必填報自己是江西或河南人，以避人家的注目；至于出身呢，則四十歲以上的，大抵是優級速成或廩生之類，這些叫我們如何去歸類呢？

沒事做，大便小便特別多，順便跑到圖書館去，消磨幾個鐘頭。屋里擠得滿滿的，原來和我一樣的閒着，有這麼許多。後來辦公時間，圖書館不再開門了，只好悶在統計室里。想看書又怕胖秘書的巡視。曾國藩說過耐閒之難，吾于此處經歷之！有位老同事告訴我，辦公時間最好是練習靜坐，尤其這自成格局的統計室。他又告訴我，靜坐時宜細數呼吸，吸氣直入小腹，兩眼微閉，內照丹田，右手執筆，左手按紙，人家以為你在沉思某種計畫呢！我遵命而行，久之養成習慣，却得到了醫藥的效果，——多年的遺精病，不期而愈。

兩月後，我發胖了。闊別多年的朋友，一見面就祝賀我，說是氣色很好，工作如意，自然心廣體胖了。他還問我進行女人沒有？最後他說：『在我的眼中，你第一次有着紅潤的面孔，朋友，現在是進行戀愛的時候了！』

我笑了。

# 奉命考察歐洲各國抽水馬桶記

溜子

溜子不才，『溜』學東西南北洋，歷有年所。三年紐約，鬼混唐朝，『屁也吃的』（Ph.D.）與我無緣，美人兮不我愛，靜極思動，遂有舊大陸之遊。本擬小住英倫，略作學術上之探討，呈文當今無爲校長，既不恩蒙批准，亦未冤逢駁斥，予以照例之長期不理。嗚呼，校長無爲，原本此而治校，溜子好動，豈因是而不溜。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爰于良晨吉日，借他人錢，奉自己命，打道赴歐，捨學術不談，而考察各國抽水馬桶焉。

夫留學生之以善用抽水馬桶見稱，由來久矣。按諸事實，殊屬不然。例如美國，某公在西方用馬桶而不抽水，後至者不敢問津；某學者在東方，馬上閱文，興之所至，拋書蓄水箱內，箱塞而水不通者數日；皆明證也。考察各國抽水馬桶之艱，又豈容緩哉？

溜子首至者爲大英帝國，帝國素以保守稱，馬桶亦如是。所居倫敦旅舍號林肯者，每二層樓，共一馬桶，花晨月夕，上下奔走，旣已不便矣，益以馬桶抽水其名，無水可抽其實。有時情急，拉之再三，但見機關响，不見水下來，愁如覓井，苦似投河，此中窘况，不足爲外人道也。與花旗共和國旅舍相較，每一房間，附一馬桶，稍抽之，水卽滔滔而下，其痛快不可同日語矣。

繼至巴黎，寓選擇旅舍 (Hotel Select)，舍以選擇名，馬桶則殊欠選擇。房租每日二十『方』(『方』卽法國留學生對『法郎』之簡稱也，今吾從俗。)沐浴每次另加五『方』，不可謂廉，而抽水馬桶乃糟至不堪問。桶上木板，無漆，代以糞汁，點點斑斑，作各種近代式立體圖案狀，如某大師之佳作然，見而不嘔者幾希。蒼蠅嗡嗡，五音並作，噲而不已，羣集鼻端，揮之不去。每如廁，覺蒼蠅得志，我輩倒楣，人生乏味，輒生自殺之感。

由巴黎轉赴柏林，柏林以整潔稱，抽水馬桶亦較英法乾淨，但破舊不堪。愚怪而造希特勒氏之門，問焉。希氏政躬遠和(係受寒，決非肝疾復發，讀者

勿誤會)。由其一等黨徒接見，渠云此係共產黨之過。共黨自火燒國會後，各地馬桶亦爲之破壞殆盡，與希氏無關。且云：苟非希氏上台，壓服萬惡共黨，即破舊之馬桶，亦難存在于德國云。渠並勸愚歸國宣傳希氏主義，俾得保全中國抽水馬桶，辭意殊懇切。希氏爲中國所信服所摹擬之大英雄，其黨徒之言，愚自深信。但愚所居柏林旅舍中，具抽水馬桶，而無手紙，愚大惑不解，豈欲愚效法希氏，以非常手腕解決之歟？且也，中國馬桶既無水，又不能抽，馬桶有水而能抽者，惟租界與高等華人宅中有之，爲數寥寥，保全之責，彼輩自任之，與我等中國土人何干？此義不但希氏黨徒不明，即希氏亦不自知也，余何辯爲？乃唯唯而退。

柏林考察既畢，途經瑞士。瑞士世界公園也，山清水秀，抽水馬桶亦無毛可吹，疵更難求矣。愚此行除奉命考察外，兼負有宣傳使命。乃在瑞士各大學課堂中，輪流講演，宣傳中國馬桶之偉大，瑞士大學生當場肅然起敬，向愚行三鞠躬大禮，當地人士對我華態度，亦爲之改善。



離瑞士後，即赴意大利各地考察。在 Pompei 古城，見二千年前之破馬桶凡二焉。該地既有水管遺跡，則馬桶之爲抽水，自毫無疑義，爰情當地留學生某代作『二千年前抽水馬桶考』一文，長凡十餘萬字，備他年童心復發，向哥倫比亞大學考博士時，作論文資料。留羅馬時，旅舍中馬桶，僅具磁座，而無木蓋，于是難題生焉！其將坐而使之乎？立而使之乎？抑蹲踞而使之乎？彷徨終日，吶喊無靈，終不能決。夫抽水馬桶，英一變，至于法，法一變，至于德，德一變，至于意；于意，則江河日下，不堪問矣。

考察事畢，接國內電，促歸甚急，乃自意買舟東返覆命。舟名 Gango，三等艙壞極，同舟諸君有：『生不願封戶萬候，但願不坐 Gango 舟，』口號。顧公使王法官諸公雖同乘是舟，但『頭』『三』兩等，究有仙凡之別，自不能同日而語。舟中馬桶，水既能抽，『紙』『蓋』俱備，尙差強人意。惟自孟買至哥倫坡途中，印人乘者頗多，印人不慣抽水馬桶，輒蹲踞其上，脚泥塗蓋殆遍。愚始悟印度之亡，在不善用抽水馬桶，前車可鑒，國人其省諸。

舟行凡二十四日，始抵上海。上海抽水馬桶，論者多矣；不在愚考察之列，姑從略。

嗚呼，溜子不才，（回到篇首，此文章中所謂『常山蛇』法也）。命途多舛，既不蒙美政府青睞，派赴英國，代其考察政府組織，又未蒙無爲校長恩准，多留英倫三月，稍作學術上之探求，倉皇就道，奉自己亂命，借他人私財，走馬觀花，敢云有得？以友朋間時以此行見問，爰將沿途所見，略書如上。見仁見智，是在諸公，或棄或刊，則權歸編者矣。

# 毫毛三根

郁達夫

## 一、罵的禮讓

平湖陸清獻公稼書，是清朝一代理學名儒，行事絲毫不苟，平時嘗戒絕談諧。但一翻他的三魚堂日記，覺得有幾處也很幽默。當他成進士、選庶吉士後，這道學先生似乎也處處在留心學說京話；日記卷三乙卯年的記載里，有許多音注：如『阜城，北人讀阜若吳音之武』，『長班讀郝若好上聲』，『問長班，乍字讀若灼，又窄字讀若宰，近字讀若形』之類，日記里記得很多。而最有趣的，却莫過于戊戌（順治十五年）十月初五的一條。

十月初五，在家中，大人與談及仰春公曰：『遜翁每爲余言仰春公之德；公嘗與沈肖山有隙，兩家皆大姓，各長一方，及有隙，各聚徒數百人，隔水而罵。沈氏之罵甚虐，而我衆之罵者，未嘗及其父母妻子也。沈氏之徒

皆笑曰：『甚矣，泖人之不善罵也！』罵三日，而沈氏之徒皆去，無有罵者。怪而問之，則肖山陰使人問所以不及父母妻子之故，皆曰：「我翁之諭也！故罵者如是。」肖山感悔，召其人去，勿令復罵。……」

看了這一段日記之後，我們覺得君子之相罵，實在有點好笑。第一，是各聚徒數百人。隔水相罵的一點；當時相罵的聲音，想來一定要比現在上海馬路上的聲音，還要嘈什。第二，是三日的罵；這些人當勤勤懇懇從事于罵的中間，若要吃飯喝水大小便的時候，不知有沒有停一停口。列陣相對而打仗，原是常事；至于列陣隔水而相罵，却是奇事了；大約最大的原因，總因為當時的印刷術報章什誌之類，還沒有發達到現代那樣的緣故。

## 二、建設的雙重意義

去年秋後，早期過去，却落了許多天的雨；所以有幾條未曾鋪上柏油的馬路，弄得泥漿沒膝。正當那時候，我有一位外國朋友，來杭州遊覽。陪他在泥途里游泳了半天之後，他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說：「今年天旱穀少，民食

維艱，將來我們就打算在馬路上種麥種稻』。他聽了倒很以為是，說中國倒底是一個農業國家。後來走到湖邊，兩旁的道路樹上，都掛滿了青蟲，致地上鋪着一地的蟲糞，空中飛繞着許多的絲網。他又問這是什麼意思？我說：『這是昆蟲局養在那里的秋蠶，因為外國的人造絲價太便宜，將來我們可以以這些天然絲來抵制。』他聽了又點頭稱是，說江浙到底是絲綢的產地。

### 三、揩油的出典

人間上海俗語『揩油』的出典，有一位先生答得很有道理。他說：『這話的來源，是于西洋物質文明，借了帝國侵略主義的扶翼，遠征到上海的時候起的。那時候，上海還沒有電燈，行人夜半走路，都以為不便。于是人民集會，推舉會長，去請他保代達貳尹，要求點幾盞街燈。從此貳尹告縣令，縣令告太守，太守上督撫，督撫奏京曹，一直達到了皇上的天聽。皇上批准，發下幾十萬國幣來設街燈，數目先就是半數。以后一層一層，半之又半，發到了地保那里，只剩了塊把錢了；地保又收取了一半，以一半發給人民代表；代表也收取

一半，以一半錢交給去實際買燈點火的人，買燈點火者，再以一半入腰包，以餘下的一半，買了兩根燈草，幾勺菜油，總算在大路旁點起了一盞像放在棺材前頭似的街燈。後來有一個黃包車夫路過，覺得這一盞燈也無濟于事，就索性將幾滴菜油，也并入了他自己車旁的油燈之內。」

## 被捕者的自述

柏爾

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坐鎮故都的時候，北平西城有一個學校，出過可以當笑柄的『破鞋』風潮，讀者要是注意號稱文化中心地點的學潮，大概腦海里總還有多少的印象，那事件的結果是由學校胡亂開除了幾個學生；不幸我的『祖上』不知是缺了什麼德，我竟成了其中的一個，事後我才探問是因校長接匿名信報告有男生四人參加女生會議，主張鼓動罷課；而校長適于是日在街上碰見四男生歸校，遂認爲此四男生『形跡可疑』，實行開除，這些人是否鼓動風潮，我不知道，我不敢瞎說，但我無意中和我同學們在街上同行，自問不是什麼犯法的事，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形跡可疑』！我和校長力爭，最後校長改變理由：說因『我不報告實在開會的四位同學的姓名』。所以仍然堅持開除我，這四位同學我不知道，我如何報告呢？退一步說，就令我知道了，我又憑什麼理由去

做校長的忠狗，以作賣友的忘八呢？我卽令知道，然而這種保守祕密的自由，是一個健全的國民所應有的權利，我憑什麼根據，要去負揭發他人祕密的義務呢？幸虧這個學校，原是以牟利爲目的，無限制招收學生，收了學費又隨時藉故開除學生的，我當初進去了才知上當，今被開除，倒覺沒有什麼後悔，樂得去進別的好一點的學校。

殊校長的狠毒，真出人意料之外；在我被開除不數日，有同學電話告我說：某某等于今午被捕，叫我速避，我心想沒有什麼被捕的理由，況且國家有皇大文的法律，社會也有嚴密的監視，有恃無恐，置之不顧，不數日，外出歸家，果有兩個便衣憲兵尾隨，我仍不理，後他倆竟走近問我姓名，我坦然應之，彼又說：『××請你有要事相商』，我又坦然應之，我就是這樣的被帶到第三中隊。

到隊後，先就是一番遍身的嚴密檢查，我于是猛覺着我如今是開始來嘗囚犯的滋味了。不久，中隊長提堂問話，我才由他嘴里得知是我們的校長先生用



學校名義，在衛戍司令部告的我們，當時我就向隊長剖白此事經過，隊長又說道：『他在公安局先告，公安局因無證據，沒有逮捕你們。後來又在憲兵司令部告，亦是同樣結果，最後是在衛戍司令部告了，如今是衛戍司令部來向我們要人，你們有證據口供也好，沒有證據口供也好，反正我們是不得不往上頭送人交代的。』

當天送到第一大隊，第二天送到憲兵司令部，所經過的檢查和口供，全是相同的，不過憲兵司令部是要帶四五斤重的腳鐐，窩頭鹹菜是不管夠的，並且那常常聽見的被打的哀聲。不久有一憲兵到柵外巡查，我因向他求道，『勞駕！請讓我小便去！』但他僅怒目橫視，並不理我，忽而旁屋有一位『友犯』向這憲兵道：『班長！求茅！』我才明白這里面也自當有一套術語，你既然進來，任憑你是什麼樣的身份，也不得不學着說，第二天將明，所有犯人完全起床，接着大家一齊被趕出去『放茅』，但我一到茅坑，還沒有站穩，班長們就大聲的着嚷『快！』我原預備着享受約法所規定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法律的權

利，期待着法庭審不出我的證據來之後，立刻可以放我。故我索性不去領受放茅的權利，預備一兩天回家後，再吃一回瀉藥，但四天之後，還沒有釋放的消息，于是我也不得不『求茅』了。囚友們問我道：『你這小學生——我才十七歲——犯的什麼法？』我答道：『共產！』因為送我的公函，明說是共黨要犯呀！三天以後享受的約法權利的希望，漸漸成爲泡影，漸漸也就不希望了。只好來希望那天天頒發的窩頭，早發些時，多發兩塊，望得一飽。在這更加一層『餓死』的疑懼中，幸好到第四天才過堂，接着就把我們送到衛戍司令部，上下鍊帶着，褲帶鞋帶交到所長室，才分到各個囚屋，每天兩頓窩頭三杯水，每頓窩頭三個，鹹菜一片，總算可以一飽了，我索性每天都是很高興的過着，在里面沒有洗臉的福氣，我們每日的工作是捉虱子和偷偷的談話，這一天我的腿實在坐痛了，跪着來休息，——因為班長的命令『不準起立』的，——有一位『友犯』踢我倒下，並且低聲向我說道：『此地忌諱跪着，鞋反着，手背着：』，我又才明白那一脚是救我的，因為跪是要吃鎗子時的姿態；這于我們囚

犯是應當忌諱的。

家里每禮拜有一天可以去接見，可以送錢和食品去，但是食品太好，他們會給扣下的，他說恐怕里面有毒藥，其實他們留着自己受用吧了，銀元每元他扣二角，代買東西的時候，還要扣去一半，合下來一元錢只得四角用，這只要是在里面住過的人，都知道的。

看守的公爺們，你要是乖巧一點，便絕對是以不惹他爲妙，聽說有一個反抗的，被他帶到門口就鎗斃了，往上呈公事說是犯人逃獄，其實他是否逃獄，上面也不追問的，所以他們說什麼，你只得聽什麼，有一次所長教訓我們說：『你們犯了法，還講自由嗎？進來就該受罪，就是沒有犯法，也許是你們『祖上』作了缺德的事情，……』這其實也真就不便駁回了，無論你是天大的冤屈，只消有一條『祖上缺了德』，就可以作爲你犯罪的充足根據，像我無意中和同學在街上同行，便可以成罪犯，你除開歸咎于祖上缺了德之外，這個罪案又如何成立呢？這在我自己真叫無法負責，只好抱怨我的祖宗就完了。

三個禮拜了，開放的幸運還不到，有二位國家主義青年黨的同志，是有證據的被捕，但是兩個禮拜就放了，這在我只好欣羨而已，還有什麼辦法！

住了四十天，算是因人情而開放了，沒有什麼理由就進去，沒有什麼結果又出來，我這樣的做了一次囚徒。

## 福姑奶奶談救國

依  
依

福姑奶奶，團頭團腦，茶細的眼兒，兩個下巴，小脚，是我們家一位老到無可再老的老長輩。雖說是老，可她從來不昏。無論對那個問題，總是她的意思不錯；你要說半個不字，她問你：『扳着指頭兒算一下看，是你飯吃得比我多幾年，還是我比你多幾年？』誰担當得了！

年來國事蠅蠅，外侮頻仍，我們小兄弟姊妹們常聚在一室討論救國之道。有的主張整飭軍備，有的主張提倡教育，有的堅持必先攘外，有的說還須安內，時時面紅耳赤，鬧得一場沒結果。這些時候，有幾位小兄弟姊妹就喜歡去搬出我們的福姑奶奶來；而她老人家也總不叫人失望，每有一番大道理講出來的。

福姑奶奶談救國，却有個刻板的規矩，她開頭是罵人。罵我們這輩小後生

兒。

『你們這些小東西，現在也來談救國咧！』她睜着睡意朦朧的雙眼，手指兒直指到我們鼻尖。『我問你們，你們懂得什麼？我問你們總共吃過幾年飯，喝過幾斤墨水，肚裏有些什麼東西？整日地打球，吵架，學些不三不四的鬼子話，穿着不中不西的奇裝異服，挽着臂膊講戀愛，趕跳舞場，自殺，我問你們這堂堂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不是讓你們這些小子們弄壞了，是誰弄壞的？你們配來談救國？哼！』

先是「陣暴風急雨似的『前奏曲』，」于是——

『先不先你們這些樣子我就看不順眼』，她指指我們小兄弟們往下說道：『看你們這挺胸凸肚的樣子，粗不粗，細不細，還像什麼讀書人？真是斯文掃地咧！現在你們學堂里專講究什麼運動，什麼踢球，——前回不是嗎？我叫不知那個鬼硬拖去看了一回，害我回來傷了半個月風。我看那幾個比球的，就譬如瘋子似地搶個西瓜般大的皮球，好容易踢到東了，又踢到西去，還有那成千

成萬的男女也癡了似地在旁邊叫好，叫得場中的幾個越發不要命咧。那麼你碰我撞，不管人性命的樣子，我說總要一個個把骨頭折斷了才爽快咧！就算是練武藝吧，我們中國有的是，這種把戲什麼希奇。不是我替自家的孩子說話，我家老大近來天天起五更練太極拳，真像他說的，天井裏也好，房間里也好，文文靜靜，隔壁聽去連一點兒聲音都沒有。他說這叫內功，不講蠻力的，專講究運氣的道理。將來練成了刀槍不入，長生不老，還可以成仙咧。不是嗎？我們古書上就多的是，那些劍仙俠客，飛簷走壁，幾百里外吐口氣就可取人家的頭。你們要知道我們中國的功夫，就在里面，外面是看不出的。你看他駝背彎腰，哼！他吐口唾沫都得打死一條命！我問你們，外國人能這一套嗎？要是我們中國能練出幾個劍仙來，把外國人的人頭一個個取來，還怕什麼飛機大炮！

『這些真功夫，現在都要失傳咧。就爲的是你們這輩小子們現在都忘了祖宗了。譬如你們都是學生，我問你們學問兩個字，是外國的好，中國的好？你們別笑我不識外國字，我家老二告訴我的，外國無論是英、美、德、法，他們

只有廿六個字母。你想他們這許多國度，只有廿六個字，我們中國一國有多少字？幾千倍幾萬倍都不止吧。現在了不得咧，幾個外國去了轉來的什麼碩士博士，癡迷了心竅，來提倡什麼白話文咧。你想，一個是白話，一個是文章，明明兩項東西，怎會有白話寫出來的文章？先不先就不通！他們說外國是言文一致的，那是外國呀。外國字只有廿六個，難道我們中國字也該減成廿六個不成？他們只有廿六個字母，自然化不出多少字來，只好把嘴里講的當文章咧。我們中國幾千年來，話是話，文是文，譬如文言『子曰』兩個字，白話就得『孔夫子告訴我們說道』九個字，一進一出，差多少！我們文章寫得好的，有唐宋八大家，詩做得好的有李白杜甫，真是舉不勝舉，外國人那個及得來他們一根毫毛？沒的現在我們顛倒去學他們？我們老二近來着實下了一番苦功，前回他替奶媽寫家信，連年月日一個數目字都不用，人家看了都不懂，他說：『不是我誇海口，這就是研究過國學的顏色』！不是我又替自家孩子說話，我倒問你們聲，這些東西你們懂不懂？這就叫學問！



「你們這些姑娘們呢，現在也反咧！」這回是輪着我們的幾位小姊妹了。『看你們這些妖妖嬈嬈的打扮，還像是人家戶里的女子？譬如說頭髮，本來我們中國人是光場場的。年紀大的梳髻，年紀小的打辮，都有個規矩，有個分別，幾千年來都是一樣。現在看着外國人的樣子，來發瘋了，要出兩塊三塊洋錢去電燙一次，把一根根筆挺的頭髮燙成彎彎曲曲，爛稻草似的一堆，有什麼好看。前回吧，大家開放脚，等把你們脚放大了，又去穿上什麼高跟鞋兒咧。不是嗎？前天報上登着一個女子從電車上下來，叫鞋根兒一閃，扭斷了脚踝骨，不是活該！我說，是要讓那些愛學時髦的，都把脚踝骨扭斷了，教訓教訓他們！再，近來又不知是誰作的法，喜歡把手臂大腿赤裸在外頭，看你們坐在那里，露出那麼一段肉來，別說是那些該割舌頭的男子漢，就連我姑奶奶末也不敢斷定你們穿不穿袴子了。我倒要問你們這些小姐們一聲，這算是什麼存心？一天到晚扮得這麼狐狸精似的，惹得這些小子們日夜不安，成日價鬧戀愛，真是連個男女界限都不分了！告訴你們，我像你們那樣的年紀，別說是手牽着手在

人前跑，就在家里碰見個男子漢，都要羞得躲避到屏風背後去呢！

『總而言之，我們中國本是開化最早的禮義之邦，現在都叫你們這些洋迷躑躅完了。我們三皇五帝周公孔子的時候的世界是怎樣？真是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現在呢，你們去翻翻報紙看，什麼強姦、淫奔、自殺、暗殺、土匪、綁票、男教員誘姦女學生、女教師鬧三角戀愛，還成個世界！這些不都是你們要洋化洋化化出來的！現在弄得國不成國，家不成家，你們也來談救國了嗎？告訴你們，你們要救國，就得求求你們的老祖宗。你們祖宗手里，半部論語治天下。聖人的道理不行，人心就不會歸正，人心一不歸正，天下就不會太平，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家老三他們組織了不少會，在研究強國強種的道理，將來一樣樣都要請求政府執行。他說我們第一要讀經，恢復舊有的禮教。還要提倡國學、國術、國醫。再，還要打倒白話文，還要維持男女界限，禁止燙髮，禁止奇裝異服。將來要規定袖管的長短，腰身的大小，……什麼事都要有個規矩，有個分寸。可笑這些老話，還值得他們那麼開會提

倡，那一樣不是我福姑奶奶幾十年來的舊主張。要是中國早依了我福姑奶奶，也就不會有今天了！你們總共活了那麼幾歲，能懂得些什麼！你們配談救國？你們誰理會得了我剛才講的那篇道理？這堂堂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不是讓你們這些小子們弄壞了，是誰弄壞的，我問你們！」

福姑奶奶一口氣講完了，喘了一會，眼烏珠上又有些睡意朦朧了。她站起了，顛着腳跟兒，搖啊搖地走咧。我們這些小兄弟姊妹對於這篇救國論，都非常滿意，雖然我們都覺得被申斥得不很了了。并且我們相信，在下次討論救國問題的時候，還是要請出她老人家出席的。

廿四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

# 論官令打井

何 名

竊嘗思之：隸屬同一個國家的人，聰明的程度該差不多。然而在我們中國，這個想法可就錯了，聰明的聰明得上天，愚昧的愚昧得入地。例如打井吧：中國四千年來，可以說都是以農立國；可是直至今日，多數耕田而食的農民似乎還不曉得人力能夠勝天，打井可以澆地，一遇上像今年這樣七八個月不會落雨的旱年頭兒，還得勞煩各級官府發下皇皇告示，逼迫他們打井！夫官府之官，雖然不至于五穀不分，然而也未必就躬親田舍，知稼穡之艱難；他們看見天旱成災，居然想到打井，想到就作，立刻頒布命令；其聰明，其毅力，煞是可敬可欽！

關心民瘼，在若干命令中足以充分的表現出來。江水大漲，命令修堤；飛蝗遍地，命令捕捉；天災人禍造成荒年以後，命令施賑救災；看見各種事業的

破壞，趕緊命令全力建設；知道義務教育的重要，急忙命令籌設民校。每一道命令，先要長官的學問，次要秘書的手筆，再要書記的繕寫，終于還要郵局的寄發。哎呀，談何容易！然而那些受命令的百姓，偏偏都是些了不得的笨伯，多半都不能夠奉命而行。仍以打井來說吧：赤貧之家，隴地皆無，當然不會在旁人田里去打井；就是有三畝五畝，據說也不值得打一口井，設若大家能夠合作，聯合起來打井不是輕而易舉嗎？這恐怕又得需要聰明的官府先命令大家受些合作的教育，產生合作的習慣而後可。

打井並不只是『掘井及泉』而已。——在北方各地，有的單是『及泉』也就不很容易掘。掘得『及泉』之後，要是水淺不足用，還得插下很長的竹筒或鉄管去，使它能夠通到更深的泉。此外井墻要砌磚，墻基要托盤，這套技術，也決非農民自己所能幹得了。即使努勁拔力，打井成功，水又不會自己往上冒，還得購置轆轤或水車那些整套兒的應用工具。凡此等等，可惜命令上都不會說明如何籌措。在愚昧的農民聽說命令打井之後，只能領略官府的厚意，自己

若有辦法，恐怕也就不待旱極而早已打井。有人說，許多官府命令，要都能夠變成銀行的支票，或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效力，這話很是！

從歷史上看起來，居高位的像晉惠帝一流算是最不聰明的了。說了那麼一句『無米何不食肉糜？』的戲言，竟造成了一個千古第一昏庸的話把兒。假若當時他要不吝惜說些冠冕堂皇的話，下一道嚴厲的聖旨，曉諭百姓火速種穀，或是命令百官妥爲救濟，勿任流離失所，不也跟命令打井之類的官員一樣聰明得上天嗎？

二十四年六月末日於定縣。

# 孔子的國籍

海 戈

大公報八月二十二日竟載有三則關於孔子的話，可是孔子此時大行運，然是好運，霉運，華蓋運，尙不可知。一，王揖唐『東遊紀略』，談及東京尊崇孔子，（別報還載日本外交大臣廣田每日離不了論語，想非半月一次的本刊罷。）二，孔子誕辰條，謂『本月二十七日舉行紀念儀式：因紀念歌尙未完成，屆時只行紀念儀式，不唱歌，』三，德國通訊，謂德國龔特而教授於『亞細亞的印度日耳曼人中之北種』一文中，說孔子是北種人，或即德國人。

第三則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以爲是外國教授發出的議論，總是不錯。但因原教授是人種學者，與我兩道，而他所舉出的證據，多少有些含糊，且無以孔子的話證明他自身的國籍來，當難使我國的教授們心悅誠服。但德國教授這

種『疑古』精神，真可令人猛省。

其實我們讀『學而』到了『爲政在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便可知孔子確是德國人。蓋當初孔子從德國來時，忘了帶標點符號，乃於『德』字旁，未加私名標，以致被中國人誤解爲道德。你想，孔子不是德國人，何以要說爲政在德？徧徧要『譬如北辰』？可見是北種無疑。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分明是現今德國在歐洲的形勢麼。

常讀『大學』，覺其開章，便不好講解：何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呢？當初頗疑子曾子有些口吃毛病，故來了兩個明字，現在才明白，『大學』是指德國的大學堂。孔子以前定說過『大學堂明明是德國辦得好。』宋儒眼力超人，早就看出。所以在二千幾百年以後，出了個龔特而教授能發明孔老夫子是德國人。我輩一向讀書，不求甚解，真是該打手心二十，或記小過一次。

推而演之，孔子是日耳曼種的證據確多，論語中處處『崇德』。並曾說過『斯爲美』的話，那是說他已經到過『俄羅斯』與『美國』，就因爲從外國來



，飄洋過海，難免不受些驚慌，所以孔子一生特別怕海，而在中國不甚得勢時，便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歎。這不是孔子想出洋留學，乃是渴念『祖國』之心，油然而生也。惜當時沒有皇后號輪船，（你想：乘桴是多危險的事。）西伯利亞的火車不通，中東路還未舖軌，飛機也未曾找出中歐航線；不然，孔子一準回國投票選舉希特拉做『老總』，而與龔特而教授喝咖啡，討論人種學。

前幾年，看過本國教授討論和斷定墨翟是印度人，大禹是長虫，而且馬克斯也曾進過文廟，分冷猪肉吃，便疑中國文化，從三代以下，就有西洋或東洋的資料滲雜在內，惜秦始皇焚書之後，弄得大家遑遑如也。直至今日才聽說孔子是日耳曼種，却讓德國的人種學者提出來了，我們是『多麼的悚惶而羞愧』呵！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後一日

## 喝 酒

劉大杰

酒的害處雖是多，然而牠也有好處。牠的好處，就是心的微醉。微醉者，欲醉未醉之間也。中國古人，很懂得此中妙處，曾說過兩句話：『美酒飲覺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話說得真有理，說得真是深刻。酒飲到微醉，在那裏就有詩，就有藝術的情緻。若大醉時，則一切妙處全失去矣。

酒似乎是中國古今詩人的生命，幾乎可以說，沒有酒就沒有詩。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即是一個明證。一斗酒便有一百篇詩，連當日天子的命令也不管，自己醉臥在船艙裏，那真是詩酒中的神仙了。

歐美人雖也歡喜飲酒，但在他們的詩文裏，描寫酒的句子，遠不如中國的詩人多，遠不如中國詩人那樣的誇張。可是那位波斯詩人莪馬（Omar Khayyam）

倒很像劉伶李白的朋友，在他那本有名的小詩裏，時常說些酒話。他的人生觀，也好像李白一樣，暫時行樂，世上的什麼大事小事，少去管牠，喝了酒再說。他有幾句詩，說得最痛快。

『喝一杯酒罷！因爲你不知道你從什麼地方來，也不知道爲什麼而來。』

『喝一杯酒罷！因爲你不知道你爲什麼去，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  
這位先生可算是把世事看得最清楚的了。酒可常喝，然一次不可過多。多則亂性，失去酒道矣。若有一兩樣下酒菜，幾個好朋友，邊談邊酌，真是趣味油然。若在自己的寢室裏，同美貌的太太，剝着栗子花生米等類的東西，談談過去的戀愛，談談故鄉的情形，談談自己心愛的書，淺斟低酌，亦是閨房中樂事。獨飲最苦，大半在失戀失意中。每當醉後醒來，回憶過去悲歡，寂然有身世飄零之感矣。

我自己如愛抽煙一樣，也愛喝酒，但是酒量並不大，比起郁達夫何魯這兩位酒王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酒的種類雖是多，我最歡喜紹興的黃酒，黃酒

同日本酒很相像，只有顏色稍微濃一點而已。前年在安徽大學教書的時候，下了課，找不着一個消遣的地方，每天總是同何魯喝酒。老何雖是數學家，却是一個十足的名士。喝了酒，寫起詩來，是滔滔不絕的。我們袋子裏有了錢，就到館子裏去，兩三樣菜，三四斤酒，喝得昏昏大醉，偏東倒西地走回來，街上的警察，鼓着眼凝望着我們，以爲這兩個人發了瘋。有時袋子裏空了，就叫茶房到學校門外的小店裏去賒一瓶酒，一包花生米，兩塊豆腐干，在安慶特有的昏暗的電燈下，喝一個痛快。當時參加我們這種酒會的，還有曹漱逸，饒孟侃和汪靜之。靜之雖不喝酒，他却歡喜吃花生米，吃栗子，並且吃得很快。他吃得飽了，用他那種瀆溪縣的音調，朗誦着唐宋人的詩詞，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有天晚上，月光如水，院子裏幾樹白楊，颯颯作秋聲，我們大家喝得都有點醉意了。何魯忽然高興起來，寫一付對聯送我：

『且斟黃酒消塵慮，

愛聽白楊作雨聲』。

當時大家無不鼓掌稱快，各飲三大杯，靜之無法，喝了一大杯濃茶。他說：『我只好用茶當酒了。』當日情景，如在目前。這一年來，大家因衣食問題，各奔前路，東南西北，不知又在何方矣。

# 觀市政府主辦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記

壹 凡

報上先看到了大幅的廣告，報上再看到詳細的記事，某要人買定了第幾號作品，某大老買定了第幾號作品，某名人買定第幾號作品，以及某名家某名流的怎樣品題等等，使得一向對於繪畫無甚興趣的記者，也想去瞻仰上海市政府主辦的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了。

上海市政府是辦理上海一切市政的政府，如同修馬路收房租，掃垃圾，捉強盜，給車子照會，和洋人交涉，等事，都是由市政府主辦的。藝術也是社會的出產品之一，所以也由市政府來主辦，開個展覽會，以發揚光大之，使上海不但為商業市而再進為文化城，大概是開此展覽會的主旨了。

劉海粟是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的校長，又是鼎鼎大名的在昔自稱藝術叛徒，現下推爲畫宗大師的大家。他的作品又都是到歐洲遊歷了回來的，自然值得公開陳列，以供衆覽了。你想這許多大小的畫片和櫃子，到歐洲遊歷一次，運費共要多少。況且人到歐美遊歷或者留學一次回來，便可聲價十倍，和原先的大不相同。那麼作品歐遊了一轉回來，也可以說是在歐洲留學過的作品，自然有比衆不同的高貴了。在未會去看參觀會時，我就這樣想。

展覽會的地點是在貴州路北京路英士紀念堂，這也是我看了報上的廣告而知道的。陳英士先生是革命的先烈，當時也做過滬軍都督，管理上海，現在看到了他曾治理的上海，有這樣一位大家出來，在九泉之下一一定含笑的，這大概是展覽會地點要定在英士紀念堂的緣故，否則劉先生有他自己的美術學校，很大的房屋可以陳列，何必到這是野雞窠的貴州路來？

這一天我誠心誠意去參觀展覽會了，我很早就起身，洗臉，漱口，之後，坐了車子到英士紀念堂，我是怎樣性急啊！對於高貴藝術的嚮往，我這時是不

自禁地起來了。可是時間太早了，我去時大門未開，只看見湖社，陳公英士紀念堂，這房子上的幾個大字，和在轉角子上的大幅白布塗了紅字墨字的廣告幕。時間真是不肯讓人的，這時正是清晨，誰都知道上海的清晨是糞車橫行的時刻，此時的貴州路也不能是例外，在馬路邊弄堂裏正是萬馬齊鳴地洗馬桶，而糞車也在四方奔馳。我沒有辦法不飽看一回，却也能急急走開了該地。

到了下午三點鐘，我再去，這時便不同了。英士紀念堂正照在陽光之中，是很美麗的一所建築物。靠臨北京路的是一排門面市房和永康里的弄門，那市房靠西的幾間是緊閉着排門，還沒有租出，東首是祥生汽車行和太平搬場汽車行，他們的電話號碼是四〇〇〇〇和九〇〇〇〇特別使人不會忘記。出租汽車祥生是後起之秀，也有雲飛和利利的那麼氣魄。英士紀念堂的大門，開朝西，靠貴州路，除門上面有橫字的湖社及陳公英士紀念堂外，門柱下貼地的一塊石上還有『先烈陳公英士紀念堂基石湖社呈奉國民政府令准建造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奠基』等字樣，想見此建築物之有來歷，有歷史，有光榮。展覽會



的開在這地方，可謂得其所哉了。

這塊地基，本來有一只寺院，叫聖壽庵，還有庵附近的若干土地，也是庵產，原是一個上海王某所捐贈的。這聖壽庵雖沒有靜安寺那麼大而有名，可也算一富有的寺院，因為地價逐年高漲，該庵的位置又近商業中心區的南京路，所以和尙們也就衣食無憂，飽暖思淫了。終於這主持因窖藏女人吸食鴉片以及其他各種罪名，而受了法律的制裁，這庵和基地，也就落到湖社的手中。湖社是幾位浙江湖州人所結的社，浙江吳興一帶，素稱富庶之區，有許革命先進黨國元勳都是湖州人，其中尤以張陳二姓爲大，這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不容記者再說了。湖社因爲要紀念黨國先烈陳英士先生，所以把聖壽庵用來建造成了英士紀念堂，又在其傍邊帶造一些弄堂住宅和店面房子作爲扶翼。

我走進了英士紀念堂，門口豎着市政府主辦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的大白招牌，進門就有掛着湖色綢緞章，寫着招待員三字的人五六人，其中一人指給我傍邊擺着的櫃臺，我一看壁上貼着參觀者簽名處的字條，又見臺上放着大簿

子，便知是要寫名字的地方了。那簿子上已經寫了不知幾千幾百的人名，想見展覽會之盛，我也寫了自己的名字到簿上，這地方有一樓梯直達樓上，正在樓梯上貼有臨時推銷處在二樓的字條，我意欲逕往二樓先看看這臨時推銷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招待員阻止了我，他指給我一個門口，這門口就在邊上是到另一室內的。

我走進了這室中，覺的光線不好，很暗，那些畫放在這地方，是不能看的，所以我沿了指示路徑的箭頭一直走，到了裏面也有上樓的梯子，我終於走上了樓梯，同時我也知道了英士紀念堂的構造。這是一座演講廳的式樣，借來做戲，或放映電影到是很適用的，倘有愛美的劇團要借場所公演，我推舉這地方，決不比寧波同鄉會遜色。這大廳是像普通的演劇堂，或電影場一樣，正中的舞臺從四周都可以看到，而且還有月樓，也可以容納不少人，比之從前常常借給愛美劇團表演北四川路的中央大會堂好多了。而且這裏是新房子，牆壁的油漆也很合適，光線也不差。從樓上窗中望出去，都是瓦片的屋頂，中國老式的

瓦片，可以知道這周圍的屋，是很古舊的，所以怪不得清晨來時，有這許多馬桶的大鬧，原來拉水馬桶等等新式設備是沒有的。

已經走到了紀念堂的門口，在門外却有一個賣物的攤頭，這地方正是大門入口的穿堂之上，就是樓上若逕走上樓梯，便到此地，這出賣東西的攤頭，我看了壁上的字條，才知道是湖海樓土產商店的臨時賣場。所爲土產，當然是指湖州的土產了。大家知道湖州有二大土產是和張陳二姓之在黨國一樣有名的，就湖縐與湖筆，在這裏出賣的，也就是這二種。湖縐的花色並不多，價錢到還便宜，有每尺五角六分的，有五角二分的也有八角四分的，更有一元以上的，都標出價目，任人觀看品評。湖筆也有一二十種價目每枝自分到幾元，應有盡有，都放在板臺上的玻璃盒中。集在這賣場邊的人却不少，我那時也立了好久，看他們賣東西品評東西，倒很熱鬧，據說一天到也要做上百洋錢的生意。我不知道爲什麼來看展覽會的人歡喜買衣料和筆。

在這穿堂壁上，靠着走上月樓去的樓梯上，有一隻橫匾題字是「名垂不朽

，上款是英士先生，下款是中國紅十字會，可想見這英士紀念堂中的革命精神是如何蓬勃，革命免不了戰爭，戰爭免不了流血，流血免不了用得到紅十字會，紅十字會在這地方來一個匾額，真是得體。這匾額正俯瞰着賣場，大有英士先生的革命精神與湖州的二種土產，共同名垂不朽之意，開這湖海樓土產商店的主人，真聰敏極了。他知道湖州土產之可以名垂不朽，他知道來看展覽會的人於無聊之中會想買東西，便在這地方設立個臨時賣場。

賣場的右角是廁所，這倒是最新式的，拉水馬桶地方很乾淨，我進去利用一下撒出了小便之後，就走出了展覽會。回到了家裏，在寫字臺上，作此記。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 讀 書

一 卷

讀書之人萬千，要別之可分爲下列九種：

死讀書 讀死書 讀書死 假讀書 讀假書 書假讀 不讀書 書不讀  
讀書不

忘却世界，忘却自己，拚了性命來讀書，這便是死讀書。死讀書的人有三種：一種是相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他心中先存了想居四民之首的念頭，所以抱着書本子不肯放手。以爲讀了書，做了士，便可以步步高陞了。第二種人便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將世人追逐的榮華富貴理想化，觀念化，然後從書本子上去找滿足。他住在陋巷中讀阿房宮賦，讀書得意時，便覺得自己住的不是陋巷而是阿房宮了。第三種人更不同，一榻一几一清茶，時時在默想那『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的味道。一

飯千金，一衣萬元，在別人看來是榮華極了；他却以為沒有吟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那樣痛快。他視書如朋友，得新書好似逢了新的朋友，一見便覺傾心；得舊書則如『千里遇故知』，越看越親密。或許有人勸他『讀書毋忘救國，救國毋忘讀書。』他却說：『你救你的國，我讀我的書；』你有你的作用，我有我的快樂。二者既不可得兼，那又何必兼呢？』這種人大概有書癖，當屬論語派中人。其淵源遠在古版論語上說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讀死書便是『一知半解』。好像吃東西，在吃時是『食而不知其味』，既吃後便是『食而不化』。這種人有死讀書的精神，老是手不釋卷；但死讀書的人還有希望，還有『讀書之樂』，他却連這一點『希望』和『樂』都沒有。私塾中倒背四書五經的子弟，學校裏把課本讀得爛熟的學生，便都是此等人。他縱然做得出幾句文章，也是賣驢契之流，令人看了半天，還是莫明其妙。他很遵守『開卷有益』的信條，讀書是無選擇的。他恐怕典故不熟，幼學瓊林於

是讀了又讀；又恐怕用字不當，康熙字典不妨手抄一通。

讀書死就是爲讀書而死。凡人皆有死，爲讀書而死却有點不同。秦始皇焚書坑儒，這班儒生是讀書錯了，所以該死。漢朝楊惲以報孫會宗書腰斬，明朝高啓以改修府治上梁文而腰斬之類，那是讀書好了，所以也該死。至於因讀書而找不到出路，心中悶悶不樂，因此患憂鬱症而死的；和那一班讀書時太下工夫，因此患肺病吐血而死的，那更不知多少了。這種人死得很可憐！

假讀書便是掛羊頭賣狗肉一流人，他表面上是撐着讀書的招牌，實際上書自書我自我。在家庭未允許他讀書時，他曾將讀書如何重要如何有益，說得天花亂墜；等到慈悲心一發，起碼八百塊錢一年的學費條件講好了，便是他的世界。旅館和公寓，也許就是他的學校；跳舞，打麻雀，也許就是他的功課。袋子裏的錢完了便濡毫伸紙，寫信給父母親大人，說是今年學校怪可惡，學費加了一倍，還要繳制服費。洋裝書又貴，一買就是幾十塊……所以非趕快寄錢來不可。這封信寫得非常嚴重，而且信紙信封一定印有某某學校用箋或某某學校

絨等冠冕堂皇的字樣。錢到了，或許感覺得麻將出息小，便改選回力球，或多買幾條航空獎券。

假讀書的人和書是絕緣體，讀假書的人和書的關係，却是『貌合神離』。他一方面手不釋卷，一方面是夢繞魂縈。他偶然從書上看得一色字，便立刻就聯想到玫瑰色的夢的名詞，由這名詞便又聯想到那次公園中和某異性朋友促膝談天的事實，再由這事實便演繹到將來並肩而坐共枕而眠的理思。只要這麼一個色字，他就可以構造一部以自己作主人翁的豔史。同樣的，如果偶然從他人口中聽得一財字或官字，他也可以推想他買的航空獎券一定中頭彩五十萬，中了後一定賣一部一九三六年的新式汽車；或是他的妻舅的妻舅做了什麼部長以後，他至少可以做一個廳長。大凡一頁書看了半天還是原頁的人，或上課後教員問講到何處而瞠目不知所對的人，便都是拿書做幌子的夢想家。

裝假的方法很多，讀書假也是其中的一種。讀書不善，原會滅却真性。農田人心直口快，想到什麼話便說什麼話；但讀書人說話却要轉幾個彎，使你聽



了半天才能摸着頭腦，這便是裝假的表現。所以有人說：小孩子說話只消打九折，農田人說話也只能打八折，一班文人說話却至少要打對折，這話確有道理。小地方是如此，大地方尤其是如此。許多大人先生明明是要錢才來做官，他却偏要說是迫不得已，爲桑梓服務，爲人民謀利益，的確是義不容辭。他拿了你的錢，還要使你沒有話說。這種本領便是從讀書得來的，同時大部分是學校裏養成的。有些學生上午的飯票還是借人的，但西裝却不能不穿得漂漂亮亮，跳舞場還是要去。所以許多人說：現在的教育是貴族化；我說現在的教育是馬桶化。表面上是非常好看，好像個個學生就是紳士；其實當家神賣土地來假裝貴族的，真是多得很。假愛國志士和假革命家所以會騙人，大概就是從早養成了此種習慣，所以至死不悟。

這裏的不讀書不是指從小沒有機會讀書的人，而是指那班中途而廢愛走捷徑的人。他們從歷史上找出了劉沛公馬上得天下和朱元璋和尚做天子的事實，拿來和現在一班倖進之徒際會風雲的事實相引證，知道讀書只會吐血生癆病，

決不知會有什麼出息的。所以他趕快脫下長衫帶上皮帶，搖身一變便是一個軍人。他希望由連長而團長而旅長而師長，再來一次勝仗，便可以做主席。再不然，便是去做生意，買標金。希望不轉瞬間而坐擁數十萬家資，在南京路再來一個某某公司。

有書不讀以青年人爲多，因爲青年人年少風流，血氣方剛，他的理智壓不住慾望。縱然從前買了書，父兄又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讀書；他却心猿意馬，要求偶。要享樂。等到『滿園春色關不住』時。便實行追逐異性，他們的全部時間精力金錢，都是用在與『追』字有關係的上面。如果追着了，於是追字又變成了玩字。設不幸而失敗了，則懊喪萬分，呻吟終日。『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蟲冬有雪，欲要讀書待明年。』幾本什麼書早已束之高閣了。

大凡慾望多問題多的人，對於讀書的態度總是猶豫不定，在未入校前，要顧到中學畢業後是否可以當紳士，或是又要顧到大學畢業後是否可以做官。他一個學期繳了二十塊錢的學費，起碼一個月要賺一百塊錢，才算不吃虧。如果

東鄰吃了虧，便覺得不讀書好；如果西隣有出息，於是又覺得讀書好。結果一年四季，都是在問讀書不？即使他入了學校，也常是靠籐椅上，口中啣一根香烟，眼睛望着天花板，在那裏想出路問題婚姻問題。有時覺得這些問題還是讀書容易解決，但有時又覺得還是不讀書比較解決得快；於是在他腦海裏翻斛斗的，又是「讀書不？」

書本無知，好惡惟讀者興之所至。讀者不顧性靈，一定要像八股先生一樣，爲拔貢而讀文，爲試典而吟詩，自然如啞子吃黃連，有說不出的苦。苟能不作任何計算，不拘任何時節；在書中捉住一兩句扼要話，細細咀嚼，則亦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樂趣。所以不管死讀也好，假讀也好，不讀也好；讀還是在讀，書還是在書。曾國藩家書上說得好：「……且苟能發憤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卽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憤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卽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宜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讀書人應該洗耳恭聽。

論語文選 2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實價五角

郁達夫選

上海霞飛路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二四〇號

---

版權所有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672B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印行